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十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同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三	九•一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二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二〇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一四•四六	一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隊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三九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隊膳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〇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三•一四	一五•二四	停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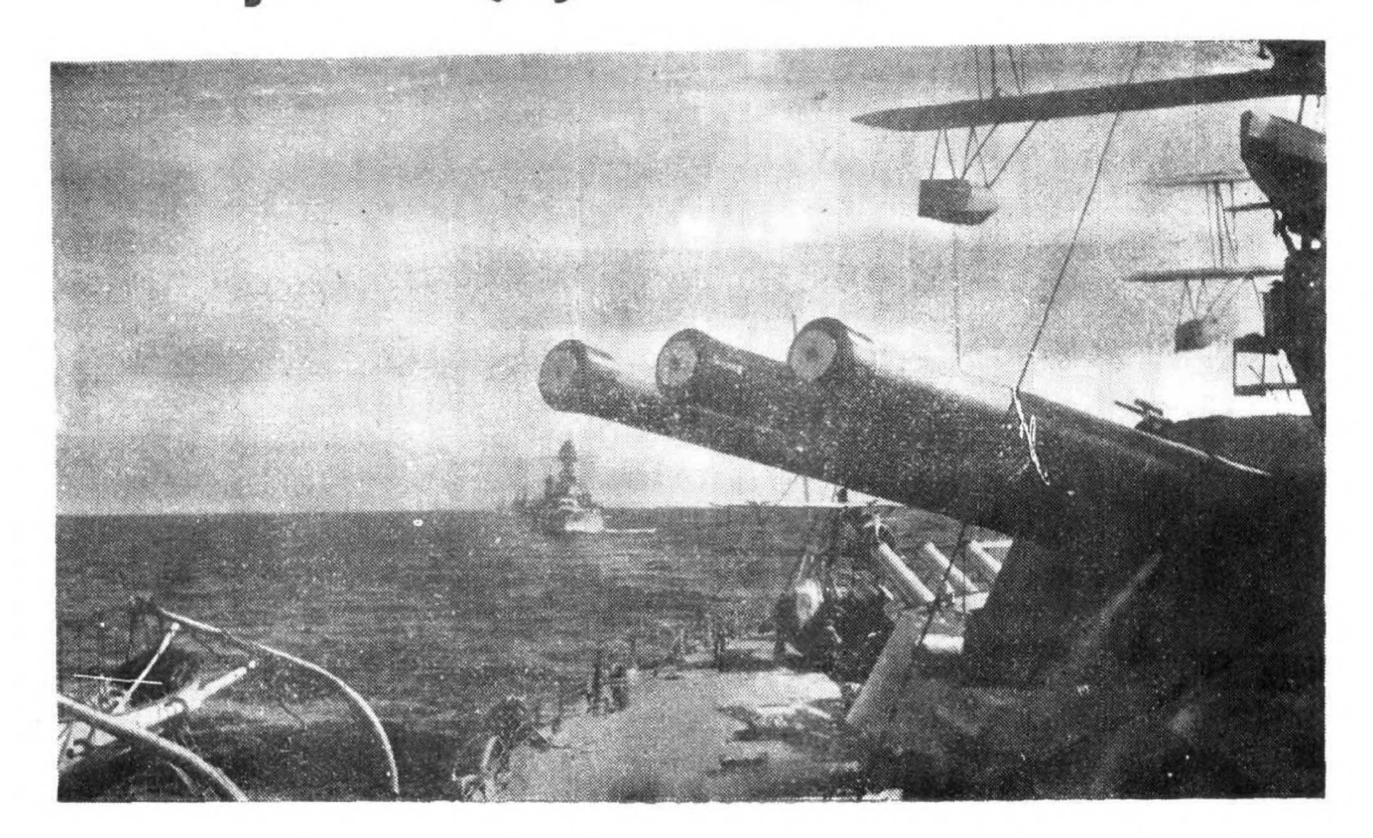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〇•〇〇	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二•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九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隊膳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八	不停	不停	一二•〇六
第三〇二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隊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二〇	七•三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三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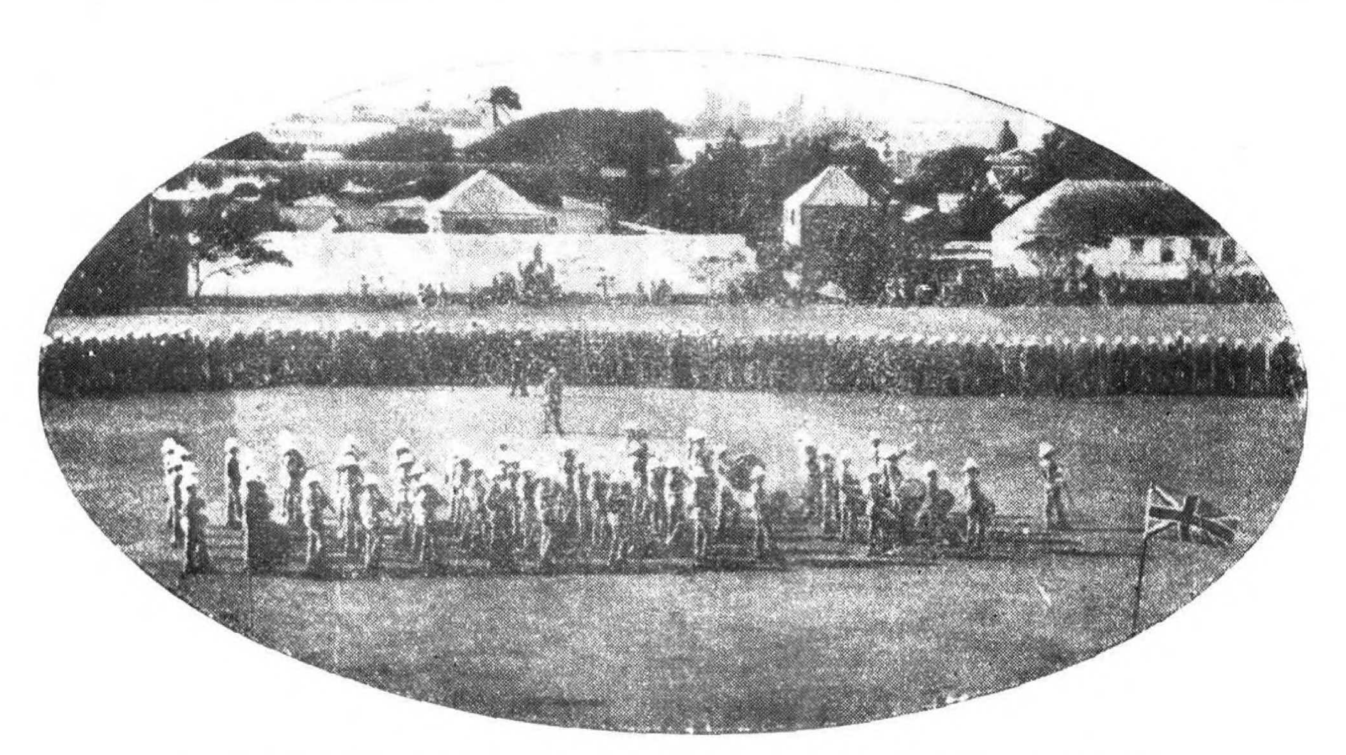
南極探險



愛爾司華斯南極探險途中，汽船正冒氷南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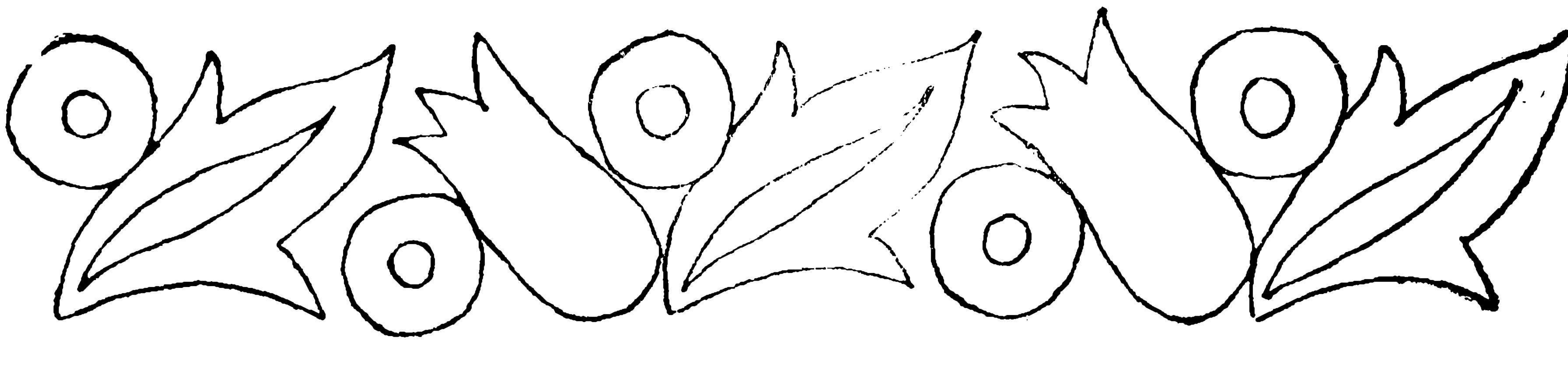
英美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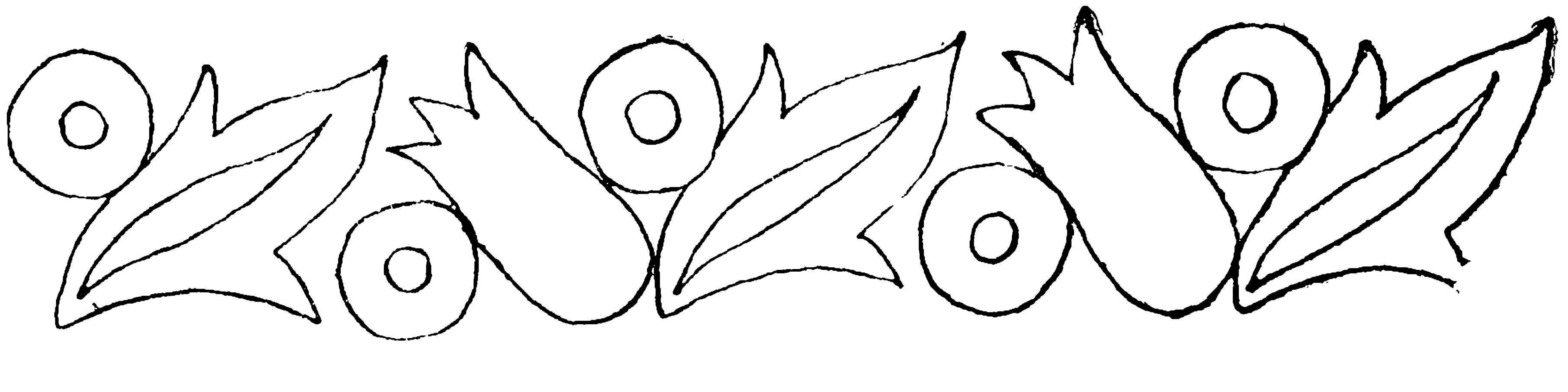
（上）美國艦隊由太平洋回大西洋，此景係在加里佛尼亞海岸所見。

（下）英國大西洋艦隊司令威廉保爾檢閱將士。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出版



一周簡評

西南兩機關的取消

本星期政治上之最重要消息，是取消西南兩機關之呼聲。

最近形勢，兩粵軍事領袖，業已同意取消。據說正疎通胡(漢民)鄒(魯)二先生，鄒的關係尚不重，胡先生似乎尚不首肯。

軍事領袖的陳李有無不顧阻撓毅然實行之決心，還不能判斷，但可信醞釀略久，一定可以達到。

西南兩機關，在今日是分裂不統一的唯一的象徵，除此而外，實在看不出這兩機關另有存在的意義。所以常識的普通中國人，恐怕沒有不盼望取消兩機關的實行。

日本於華北，常常願其學廣州，形式不分裂，內容實自主，所以對於華北當局之事事請命中央，反認為可詫。從這一點說也可以知道西南兩機關的存在，只有在供給外人以蔑視中國國家之材料一點上，有其效用。兩粵諸領袖，赶緊決心罷！

孫部繳械

晉綏軍已將孫殿英部全部繳械，徒手運回，傅總指揮作義，對這些繳械兵，照料周至，同時却將繳得之三萬餘槍，送繳軍分會。這種光明態度，表示國難後新軍人之立場，實在是近來可喜之事。所以要論晉綏軍此次的功績，國民應該不吝任何的贊詞。

祖國真到了需要一切軍人覺悟之時了！我們盼望孫殿英之敗不止為內戰之終，並且成為軍隊革新之始！尤其華北各軍，應該看看晉綏軍的樣子！

拉西曼歸歐

上月三十日塔斯社莫斯科電，傳出一消息，說：有國際銀行團代表，在上海談判對華投資事，日本出而阻撓，不能進行，日本却表示願單獨借款企圖支配中國。此說傳出，頗震動一時，但汪院長孔部長，業已明白否認。

國聯所派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因國聯行政院在五月間開會，故將離華回歐，準備向國聯報告來華之結果。日本方面，認拉西曼為失敗而歸，但至少就表面而論，日方之咒詛，亦未免太早。

不過事實上國際對華投資成功之希望甚少。中國方面，大概有一種計劃，先成立一個小規模的內國銀公司，然後相機接洽國際投資，所以前途尚遼遠的很。我們看，即使內國銀公司成立，也很難招致歐美投資，國聯的技術合作，很難進一步變爲經濟援助。

黃膺白赴贛

駐平之黃委員長，果於本月初(即四日)啓程赴南昌。他此次南行，不必有很重大的意味，恐怕最注重的，仍只是目前應付上的二三問題。

日本在所謂「廣田協和外交」之下，目前不致有何等重大舉動，但就華北論，有幾許實際問題，已經非中央有確切方針，不堪應付。

聽說黃先生此行，預定一月以後才北返，我們盼望中央當局，乘此期間澈底的討論一下。

新疆與西藏

新疆近日，又無消息，馬仲英確已退過哈密，但東路還是未通，南疆也還有問題。軍隊的紛亂，帝國主義者的覬覦，依然證明新疆問題萬分嚴重。聽說中央已有確定的根本計劃，但彷彿尚未開始實施。

在這星期之內，西藏却有極好的消息，就是西藏派出代表團，想歡迎班禪迅速回藏，代現在之攝政，主持藏政。這代表團，本月二日，已經離開印度向上海來了。班禪的回藏，當然增加西藏的內向，使西藏與中央恢復緊密的關係。從一種意義上說，此事或可認做國難以來之第一佳音！

辜仁發案

辜仁發控妻案，本星期更形擴大。辜已離職，但人們的憤怒，並不因其離職而減輕。

本案內容，報紙閱傳，不必再敘。總之，重婚已經有罪，控妻更顯卑劣，而最後竟宣揚其妻賣淫，想藉此打倒其妻的地位，其心事之陋劣殘酷，更爲中國空前所未聞。

現在蔣先生竭力提倡禮義廉恥，而辜之行爲，無一不恰恰相反，還多一種殘忍的罪惡。此種人做一省民政長官，眞是國家的不幸。

輿論對此案無不要求澈底的糾明，恐怕只離職不能了事罷。

中土訂交

中土迄無正式國交，本月四日在安哥拉簽訂了成立國交

的條約，雙方政府的批准，自無問題，此確爲外交上一大可紀念之事。

中國國民，對革命後之土耳其，常表示欽佩之意，而就國際政局上講，這兩個亞洲民國的友好，也天然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在中國今日注意西北邊疆建設之時，和土耳其通商換使，也實在爲時勢所急需。

我們盼兩政府從速批准，希望中土國民，今後成立親善的邦交！ （榆民）

日本的內政與外交

齋藤訪西園寺的結果，日本政局暫呈穩定，一如本報上週的判斷。

除去文相繼任人選的詮衡，尙未決定外，日閣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目前政局的安靜，是與日本外交有利的。外相廣田所謂的協和外交，重心側重親美。本週的消息，如關於神奈川條約締成八十週年紀念，由石井對美廣播親善演說，如近衛文麿訪廣田，懇談赴美的使命，以及日衆議員籌備設美日關係俱樂部等等，都是在「聯美」政策上做工夫。

轉瞬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的所謂「危機」，就要屆臨。日本懷着要求海軍比率平等的滿腔大欲，既然想貫徹廣田「不戰而勝」的外交，那末對於這一類的苦工夫，是不得不做的。

在日本內政方面，本週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荒木和陸相林氏協商，向政府建議救濟農村的國策，林氏並特意爲此，晋謁元老西園寺，可見軍部對這個問題始終的重視。的確日本農村問題，近來是十分嚴重，論者甚至拿這個作爲較量日俄國力上日本的一個弱點。但是這問題本身，就好像丈八金剛，不易摸着頭腦，不是一說就可解決的。 （歷樵）

美參加國聯建議

美國和平團體二十餘，提議向美政府請願，加入國聯。美國民主黨聞人，威爾遜時代的陸長貝克爾——一度曾有任羅斯福政府國務卿的擬議——也是請願者之一，他並且主張美政府應當明白宣布加入國聯的條件。

回憶前週，曾有蘇俄考慮入盟的消息。據日本電訊，俄方參加的條件，非常嚴苛，眼見這良緣，是不容易締成。美國一向是天驕之子，她的身價，當然不能在蘇俄之下。只可憐這窮光蛋的國聯，有什麼力量能夠量珠十斛，下玉臺之聘呢？

麥克唐納少子馬爾孔傳略

（樵）



英國政治舞台上，近來有許多新進人才，像穆思萊和艾頓這班人，全是有很光明的前途的。現任自治領部幫辦，首相麥克唐納的少子，下議員馬爾孔氏Malcolm Mac Donald 也是現前英國傑出的青年政治家當中的一個。

馬爾孔投身政治舞台很早。當一九二二年他的父親在阿比拉逢Aberavon競選勝利的時候，馬爾孔正在牛津女王書院讀書。麥氏在幾星期之內，成功野黨的領袖，有人慫恿馬爾孔，在工黨有把握的選區裏從事競選。但是馬爾孔却不肯，他寧願在諾丁漢夏充當競選人。經過六年的奮鬬，他最後方才得着了勝利。

一九二三年他在巴薩特勞競選。一九二四年他代表牛津大學辯論隊作環球旅行，由他的姊妹伊絲貝爾女士代他作競選運動。他對於準備競選，十分努力，到一九二九年，他終於獲得了壓倒的勝利。這時候全國工黨遇見有集會，時常邀請馬爾孔去演說。 他對於演說認做是一件害怕的事。他每次要發表重要演說，常在幾天前，就得鄭重的預備起來。他雖然怕演說，但是除去他往菲島和日本兩次參加太平洋學會以外，或是有時返故鄉祿錫茅斯休息，幾乎每逢到星期末，總有人找他去演說。他蒐羅演說的材料，非常精詳，不過演講的時候，並不看筆記。他說話從不趨重感情，一切全憑着精密的理論，並且演詞當中，充滿着準確而詳明的舉例。這種演說的方法，在當時工黨運動裏，可稱得起戞然獨造，就是到現在，像他一樣的人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所以邀請他演講的郵簡，紛至沓來，一般人歡迎他，并不是因為他是首相的公子。他因為參加的集會多，所以對於勞工運動能得着較任何人更明瞭的透視，他交遊的廣大，也沒有人可以及到的。

一九二九年入國會以後， 他雖然不願意出風頭，但是不久就引起人們對他的注意。 他不多說話，但是每次說出話來，全很扼要有力，尤其長於在幕後擘畫。他充任自由領部的幫辦，政績很為優異，因為他任職的時候，對於自由領的事務，並不是一個門外漢。他曾經在第一次印度圓桌會議裏管情報職務，很受新聞界和一般的讚揚，他也參預過沃大瓦會議。無論友敵，大家從沒有指摘過他。他對人十分謙和恬淡，而且機警知人，通達事務，的確具有大政治家不可少的條件，所以英倫很有一部分人士期許他，將來可以繼承乃父的衣鉢。

關於中國的新聞紙

陶孟和

三四十年以來，中國的新聞紙，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都不能不說已經有了狠大的進步。特別是在最近三五年裏，有的報紙頗肯在質的方面下工夫。如消息力求迅速而翔實；新聞的編製力求系統化，更用警人的題目，鮮明的字體，明顯的地位以表示事件性質的輕重；社論的文字則力求負責任，有意義。我們現在每天早晨可以展讀這樣的新聞紙，可以說是一個愉快。讀者的愉快便是日夜辛勤的新聞記者的一種精神上的安慰。

但是如果我們將所認爲最滿意的國內新聞紙與歐美國家有名的新聞紙相比較，便又覺得前者大有遜色，還有不少的應該並可以改進的地方。這個批評，我想國內的新聞記者無不首肯，雖然他要說這個批評未免不恕：一個一切落後的國家的報紙豈可以與進步的國家的報紙相比擬。誠然，誠然。我現在所要說的，並不是要求國內的新聞紙應該馬上並且完全的仿照歐美的大報紙，（就是他們現在也還有許多應該改良的方面）乃是指出他有幾點，似乎可以跟着已往的進步，再下些改進的工夫。如此的繼續改進，將來與世界上有名的報紙相輝映，也不是沒有希望了。

關於新聞紙有多少極根本的問題，頗有討論之必要。如新聞紙在社會居什麼地位；報館屬於何種機關，文化的，宣傳的，還是營利的；新聞記者的責任是什麼，他應該對於自己的人格，對於讀者，還是對於雇主負責任。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重要，我們祇好擱置，因爲要認眞討論起來，每個問題都不是幾千字所能說明，而澈底的討論必須牽涉到倫理的概念，社會的理論，政治的組織，經濟的制度等更根本的問題，此處當然無從談起了。我現在祇將尋常所想到的關於國內新聞紙的內容似乎可以改良的幾點，略爲指出。一般的日報讀者或者也與我抱同一的見解。

第一要討論的是社論。簡單的說來，社論祇是新聞記者對於時事的見解，告訴給讀者。這個見解代表一黨的，一派的，一階級的或報館的所有權者的利益，或立於某種更高的見點，如全民族，國際平和等等，代表大的社會的利益。所

代表的利益容有不同，但若從新聞紙的任務方面看來，似乎每天應該將對時事的見解告訴給讀者的，並且對於一切重要的事件，不拘是政治的，文藝的，科學的，似乎都應該有所論述的。如此才可以說新聞記者盡了指導輿論的責任。但一看國內的新聞紙，有的竟常將社論付之闕如，有的據說常用以賣文為生活者的投稿，不署名的刊為社論。這種敷衍的辦法可謂喪失了新聞紙的作用。至於社論的題目也祇限於幾種，似乎有太偏重於國際與內政的情形。一位朋友試為一二兩月份的天津的大公益世兩報做了一個社論內容的分類，其情形如下：

	國際	內政	外交	經濟	財政	教育	文化	其他	總計
大公報	一三	二〇	六	七	一	三	一	四	五五
益世報	七	一七	八	七	一	一	〇	四	四六

註，右分類的項目，如經濟，財政等，不拘本國的或國際的，均屬之。「其他」不一定是任何問題的討論，常是一種空泛的或無所不談的文章。

以上的統計不敢說完全正確，因為分類上也許有出入的地方。這祇是兩種新聞紙的統計，能否代表全國各大報的社論的情形，我們誠然不敢肯定。（有心的人如將國內及歐美的幾種大新聞紙全年的社論，做出一個分類及字數或篇幅的統計，互相比較，却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題目）但祇就這點零碎的數字，我們便可以看出社論的範圍太狹。國際內政與外交三項問題在一二兩月的大公報與益世報都占社論的百分之七十。其餘項目的百分數極低。內政與國際情形異常重要，值得重視，是當然的。但我們以為除了內政與國際問題之外，可以討論的題目仍然不少。偏重這兩項便不得不偏枯了其他。人類生活是多方面的，而時事的紛至沓來，也是五顏六色，一定有許多值得論評的。例如大報館都設立在都市裏，讀者大部分也都住在都市裏，市政的各方面，除了隨時用新聞的方式報告以外，似乎每月值得一兩篇社論，討論一番。例如新都市的生命在工商業與交通，此類事件，似乎也有評論的必要。如近來天津市的紗廠相繼停工，其原因何在，其影響若何。如有評述，裨益讀者不淺。又如公衆衛生，體育，科學之發明與應用，社會之運動（如實驗區，合作運動，生育制裁等等），如不時有新聞記者的批評或獎勵，一方面可以使讀者得到正確的認識，或者還引起他們同情的擁護，一方面各種事業藉此可以得到工作上有益的參考。此外可討論之問題甚多，不暇遍述。總之，在人事上，政治影響的重大，國際情勢的威脅，我們絕不否認，但是此外若干生靈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在各方面，如文化上，經

濟上，衛生上，社會改革上種種的努力，也各有他的價值，有不容我們漠視的勢力與影響。新聞記者對於此類重要事件，都應該加以評述，報告讀者。

以上所說是讀者過分的要求，新聞記者無法應付嗎？我想祇要有決心，與以相當的時間，新聞紙是可以滿足這個要求的。現在讓我將所想到的一個提議略說一說。第一，新聞記者應該做專門的研究，社論應該依題目的性質，分別由各種專門的人負担。國內報館最奇特的一個現象是撰社論的，所謂主筆，包辦一切的社論，而與新聞的編輯毫無關係。以一個人而能評論一切的問題，當然是不可能的。在現在極端專門化的時代，不特一個人不能知道一切，就是專門的人也不能知道他所專門的一切。例如專門國際關係的人，當然可以說明瞭國際間的大勢，但若講到某兩國間歷史的背景，微妙的關係，則又非對於這兩國有特別的，更專門的研究不可。這種專門的知識，一方面須靠着過去所受的敎育與訓練，一方面便靠着在新聞界服務時對於所專門的事項繼續不斷的注意與研究。有了專門的知識，遇見了屬於所專門的事件，便可以撰社論了。所以要增加社論的種類，便當預備多數人有撰社論的能力；而希望多數人撰社論，便須與館員以研究的機會。假使一個報館，對於每個館員，考察他過去的學業，然後使他從事編輯與他所學的相近的時事，同時再給他所必須的讀書報及旅行考查的機會，我相信三五年後，其中必有能撰述極體面的社論的。

第二，延請專家撰述。近來有的新聞紙已經採用這種辦法。但專家撰述，可分爲兩種。現在所採用的是由個人自由意見。這是一種。另一種我所要提議的乃是就時下重要問題，請專家利用他的知識與見解，發表他的知識與意見。我們上文講到我們希望新聞記者修養專門的知識。但是無論一個報館的人才如何多，各人專門知識的造詣如何高，我們不能希望一個報館的職員組成一部活動的百科全書，或萬有知識的總滙。有許多値得注意的問題新聞界不能勝任討論的。遇見這種情形，便應該請專家來發表言論。有些問題，就是已有社論的意見發表，也不妨找幾位專家，看一看他們的見解。如最近有天龍山石刻被盜的消息。此項石刻是些什麼，在中國美術上占什麼地位，使有待專家說明並指出這個問題的意義。又如最近憲法初稿公布以後，亦不妨於社論之外，再發表專家的評論。誠然，在學術落伍的中國裏，學術的眞標準還沒有十分樹立，極難斷定誰配或不配稱爲專家。尋覓專家的困難，當爲一般人所同感。但對於有些問題，現在已經可以尋出大家所共認的確有專門研究的人。對於其他問

題、現在雖然沒有顯著的專家，但是我們可以慢慢的發見他，發見以後，還可以培養他，鼓勵他。

第三，採訪新聞的改進。重要的事件，關於事件的眞相與詳細情形，必須報館的專任記者，自己採訪報告，不能單依賴通信社的消息。近來國內的大報館時有派遣專員調查報告之舉，又如北平一二家新聞紙關於社會新聞也時有採訪詳細的報告發表。這都是可喜的成績。可惜的就是國內的報館似乎還不知道捉到重要的事件，而施以精密的並繼續的訪查。例如一件大的罷工，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為他常關係幾千人乃至幾萬人的生活，有切實的調查的必要，而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有報告讀者的必要。他的原因，背景，內容，影響都值得調查，而調查的結果便可以供給社論最實在可靠的資料。一個都市裏，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不時發生，處處都是認眞查訪的機會。至於都市以外的重大事件，如黃河決口，祗要報館的人財兩力能夠維持，都應該派專員調查。採訪是所謂新聞學一個最主要的科目。他可以說是新聞編輯的靈魂。成功的採訪報告，一方面供給最好的新聞讀物，一方面又供給社論的一個眞切的觀察。英文關於採訪新聞的書頗有幾種。關於採訪的原則，書本可以告訴你。但是專靠着書本的指導去採訪，不能成功，正如研究科學的人熟讀一部科學研究法不能成功的一樣。採訪是一種探險，一種求知的旅行，而這個探險旅行的結果還要用流暢而動人的文字，發表給幾萬幾十萬的讀者。採訪員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他除了能對付一切的人以外，須有如鷹的眼光，如獵犬的嗅覺，如法官的盤問的本領，而最要的，還須有相當的高等的學識。有意作採訪事業者，如讀美名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自傳，便可以看出採訪是如何的困難，勝過困難以後，如何的有趣味，採訪的結果發表以後，如何的有影響於社會了。我們說採訪員應該有高等的學識，因為透徹的考察一件事不能專憑常識，必然還要相當的學問與見識。例如考察黃河決口，必須多少知道些地理水利與河工。考察罷工，最好有些關於社會，經濟，工業的知識。新聞紙為名副其實，必須靠着新聞採訪的成功，才能成功。

我們可以順便的講到經濟新聞。在經濟發展落後的中國，我們不容易希望有編製良好的經濟新聞出現。有些新聞紙所載的祇是公債行市與匯兌行市。在通商口岸，有時報告些貿易的情形。但所謂「西河棉硬」「蛋黃疲」「羊毛進胃不佳」一類的行話，於大部分的讀者，直可謂莫名其妙。中國經濟的衰落是一事，但編製有系統的，可以使一般人了解的經濟新聞又是一事。例如各種商品的貿易，假使有專員司

採訪，並保着有系統的記載，就不時可以寫出系統的敘述，如價格漲落的趨勢，原因與影響。這種商情的報告不特供給許多讀者有用的知識，在我國一般商人知識幼稚的情形之下，還可以供他們有用的參考。據我看來，編製得法的經濟新聞，要比現在流行的各種副刊，有用的多。

最末，我們不能不談到副刊問題。在北方的幾家新聞紙，副刊，特別是專門性質的副刊，成了最時髦，絕不能省略的東西。你拉攏一個「名人」，我聯絡一個團體，發刊各種樣的副刊，互相比賽。副刊與新聞紙的銷路，果有如何的關係，非我們所得知。假使兩者有關係，事關報館營業，我們不便置議。假使兩者的關係極微，我覺得各種副刊似乎可以合併起來，專選擇其中的精粹，發行一種每週的雜誌副刊。現在辦一種副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期的副刊總在一萬字左右。一年到頭，叫一個人，或三五個人，並且大都是有職業的人，每七天一定寫出一萬字的文章，不能不說是一個狠重大的要求。結果，正如我們現在所有的副刊：有時是極專門的論著或研究，祇有專門家可以領略，有時是潦草，敷衍的文章，報館印了費紙張，讀者看了費時間。假使一種新聞紙有五種副刊，每星期文章的總字數當在五萬以上。若從這些文章裏，删去於一般讀者過於專門及太平凡的文章，選出精粹的一半，印成小冊發行，當爲讀者所歡迎的。副刊的目的是爲提倡科學，文藝或其他專門問題的興趣，或傳播此種的知識。他不是爲專門家刊行的。所以他的文字應該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而且要「言之有物」。最可憐的是專門家以爲不值得一讀而一般讀者讀了莫測高深的文章。國內出版的科學的內容，往往如是。我這個提議，對於那些靠着副刊投稿補助一部分學費的青年們當然大有妨害。但我們爲健全的新聞紙設想，也不得不大胆的提出這個意見。

以上所說，是一個新聞紙讀者一點零碎的見解。他所希望的祇是國內的新聞紙，能夠繼續過去的進步，再進一層。提供有用的，系統的，有意義的消息，知識與見解，於一般讀者，提高並普及他們讀新聞的趣味。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章太炎先生撰

日本陷熱河之明年。合肥段公年七十矣。三月二十三日。於夏正直公生日。義故欲舉觴爲祝。公謂國家多難非其時。於是餘杭章炳麟言曰。所爲祝公者。非瑚璉曼辭以爲諛。願欲公任其難耳。君子急病而讓夷。公不宜引避。公辭弗獲。乃許。按公平生行事。馳說者慮有異同。惟與中華民國終始不能異。再造共和之績。夫人所知也。自遼瀋事起。本兵者失計於前。侵尋三稔。塞北半陷。北畿瀕寇。祇以長城爲界。其危如累棊。人所欲僥幸者。恃蘇維埃與日本一戰耳。北方勝，中國幸而瓦全。然亦不能收失地。東方勝，即河朔一切淪於小腆。今之形勢。非若晉宋二代，可以江左延命也。此中智以上之所爲危。其與民國終始如公者。固當計及之矣。公於日本。初亦主親善。然不肯蹙地以媚之也。及三省陷。東人覘國者。數以好言餂公。公力折之。蓋始之不欲恃氣矜以攖人之怒者。鄰交之道也。終之必以正色相遇者。體國之義也。曩關東陷後數月。炳麟在天津。與公從容論事。公嘗恨往者人情不恕。外蒙古已送款。復爲內兵牽制失之。語次慨然。誠令公計不挫。即漠南北皆列巨鎮。足與東三省相扶。就不幸失三省。熱河必不動矣。此公之經略最閎遠者。而今當爲追痛者也。水之未潰也。一丸泥足以障之。及其既潰。日夜負土楗石。猶不過殺其少半。今所望於公者。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長城以內。敵人不得恣意蹂踐。察哈爾綏遠兵足自固。猶始終爲中國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覬。任其難者。非公當誰屬耶。去歲日本陷熱河時。適與公生日相直。公聞之歐血。病幾不支。今鑽燧已改矣。而公幸伉健。往事紛紜。宜無可追述。後之事。猶幸公以全力任之耳。昔郭汾陽有大勛於唐。爲讒夫所構。廢處里第。淸代李肅毅亦以兵衄罷鎮。蓋偃臥賢良寺者三年。及吐蕃犯闕。天子幸陝。終賴汾陽拯之。八國聯軍陷京師。亦賴肅毅出與支拄。得以講解。雖厚致歲幣。終無割地之辱。今公之遇。不過如郭李。且其天性弘廓持重。與汾陽相似。而肅毅又其鄉里先進。素嘗聞其風烈者也。天果不亡中國。雖有猜忍之士。百計螫之。終不能抑之不起。炳麟爲中國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辭。古之制也。遂書以爲序。

編著中國文學史的改進問題

沛濤

「一」

從近年出版的許多種中國文學史看來，中國文學史的建築工程，直到現在還沒有走出研究和準備的階段，一面在逐漸的清算着以往的錯誤，一面在不斷的探索着新的材料和新的路途。對於這一研究準備的過程，作者想在這裏概括的做點檢討工夫，做爲後文貢献改進意見的根據。

照作者所見，這許多種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必須指摘的較重大的錯誤，約有下列幾點：

一，文學史變成了學術史。「胡雲翼在新著中國文學史」自序上說：「最初期的幾個文學史家，他們不幸都缺乏明確的文學觀念，都誤認文學的範疇可以概括一切學術，他們竟把經學，文字學，諸子哲學，史學，理學等都羅致在文學史裏面，……所編著的都是學術史，而不是純文學史。」這段批評最早期文學史著作的議論，實在確當得很。

二，文學史抹掉了歷史的事實。歷史家不應當哭，也不應當笑，只應當理解認識，這才是眞正歷史家的態度。中國文學史家們却往往不能這樣，常常不惜憑仗着個人的主觀見解，把歷史的事實任意抹殺。例如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既把詩的領土擴張到韻文的全體，却又不錄漢代的辭賦，因爲牠們是「劣作」，是「有韻的散文」。也不錄宋代以後的詩，也因爲牠們是「劣作」。漢賦誠然多是有韻的散文，難道「詩經」中就沒有有韻的散文？爲什麼「雅頌」可入詩史，而辭賦却不能？至於說到「劣作」，更是笑話。且不必說那只是個人的主觀見解，就令眞是劣作，編詩史並非選詩，怎能把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就輕輕以劣作兩字抹掉？又如譚正璧在「中國文學進化史」上說：「本書……對於退化了的文學也加以非議或忽視；以進化的文學爲正宗，其餘爲旁及。」就歷史的事實看，我們不能否認文學的過程中有着發展的進化的和衰落的退化的兩種現象。歷史家的任務，正該正視這個由發展進化而衰落退化的連綿起伏的過程，與以如實的敘述和透澈的說明。如今偏要加以忽視，這

是什麼態度？又如胡適既自稱所著「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卻把「古文」叫做死文學，連一個歷史的地位也不給牠，好像歷史上的許多古文運動和演變的事實等於沒有一樣。所以他講王褒只取「僮約」而拋掉他的辭賦；爲王褒志不惜浪費許多篇幅去敘述，以致陷於極其誇張的狀態。

三，只有主觀的批評，沒有客觀的理解。如胡適講李白的詩，說李白好像在天空中遨遊自得，與我們不發生交涉，杜甫才是我們的詩人，而白終不過是「天上謫仙人」。胡雲翼講司馬相如的辭賦，稱道他是有才氣的作家，卻深怪他不肯用文學來表現自己，徒然爲靡麗之辭以獻媚帝王，言下不勝其欷歔惋惜之意。趙景深在「中國文學小史」上敘述曹植的作品終了後，附數語道：「其依戀之情，灼然可見；曹丕何心，竟如此之殘忍呵！」又敘述杜甫的晚年作品，亦附數語：「天呀天，何以待我們的詩人這般殘酷呵！」李白放浪出世，相如獻媚帝王，這自然各有他們的原因和背景。歷史家正該探索那原因和背景，深刻的來理解牠，不該僅只批評和惋惜了事。至於末例竟是哀辭，連主觀的批評也不是，更不值一說了。

四，只有事實的記錄，沒有因果的說明。胡雲翼曾批評過去的文學史，只知零零碎碎的記述作家的身世和作品，而不去注意文學思潮的起伏，文體的淵源流變，和各時代背景及原因的分析：他並且聲明要極力糾正這方面的錯誤。但他所注意的仍然只限於事實方面，——各個時代文學思潮的形態，各種文體的發展，各種文派的流變——至於產生那些事實的動因，他依舊沒有注意到。比較起來，在許多種同類著作之中，胡適和胡雲翼還算頂注意因果的說明的。不過他們的說明只是片段的，零星的。在能夠找出原因的地方，便連篇累牘的說上一陣，那找不出的，只好偃旗息鼓，老老實實的仍然做他們的事實的敘述。例如杜甫和白居易都作了許多寫實的諷諭的社會詩，這些詩很明顯的都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於是他們就會原原本本的說明牠一陣。講到六朝時代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胡適說：「六朝的文學，可說是一切的文體都受了辭賦的籠罩，都駢儷化了。」胡雲翼說：「自魏晉的曹丕陸機，到梁代的蕭統蕭繹，他們都認定文學應該是美文。……唯美主義的文學論，確是可以代表當代一般文人的文學觀念。」這個駢儷化的唯美文學的趨向，牠的背景和原因是什麼？因爲沒有顯明的社會根原可供說明，他們只好存而不論，一字不提了。他們的說明又是表面的，浮淺的。胡適講李白說：「這樣一個狂放的人在當時卻很受社會的敬重，臨去朝廷，皇帝作詩送行，皇太子親來送別，……可見

這是一個自由解放的時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敎的威權剛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學的權威還沒有起來，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學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學。」但是魏晉時代不是更自由更解放麼，爲什麽却一切都駢儷化了呢？胡雲翼說：「李白是一個富有熱情的浪漫詩人，是一個天才最活躍的作家。他胸襟空闊，氣魄雄厚，才氣磅礴，故所作詩皆自由肆放。」這是說李白的特殊風格所以產生，完全是他個人的胸襟和才氣所創造了。這豈不等於什麽也沒有說麼？還有，應該在這裏附帶一說的，因爲近來中國社會史討論的流行，用新的物觀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漸漸多了，於是有應時而與的號稱用物觀方法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出現。如賀凱「中國文學史綱要」，譚丕模「中國文學史綱」就是。不過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認識既不充足，對於物觀的藝術方法也缺乏瞭解，雖然知道隨時注意的去做因果關係的分析，然而仍然是表面的，浮淺的，實難令人滿意。作者有暇時想單作一篇批評他們的文章，此刻不能詳述了。

上述這些缺點，是把許多文學史的著作不分時期的總括觀察而得。倘使照時期前後，大概的把牠們當做一個演進的過程來觀察，就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味的顯明的趨向來，如下表：

時期	文學觀念	文學史觀念	方法	貢獻	缺點
最早期	範圍極廣，包括全部學術。	記錄作家，批評作品。	多抄錄古人陳言。	古無文學史專著，從此算是有了叫做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了。	是學術史，而不是文學史。
早期	抒情的美文爲主，範圍狹了，觀念明確了。	仝	考證作品眞僞，重估作品價值。	建立明確的文學觀念，掃蕩陳腐的傳統見解。	倘主觀的批評，多散漫的記述，只可說是欣賞的文學史。
近期	仝	敘述文學思潮和文體文派的流變，並附以說明。	探究主潮和趨勢，主觀的片段的說明其原因。	開闢注重主潮和趨勢的文學史的路徑。	沒有客觀的理解和深湛的說明。
最近及將來	仝	敘述並說明文學思潮和文體文派的流變。	科學的社會觀的分析與說明。	走向最正確的方法，以求建立完美無疵的中國文學史。	

首先要聲明，上表所列，只是粗略的大概的觀察，並非嚴格的劃然的區分，一點參差出入的情形沒有。這無非在表明歷伏在複雜錯綜的表面情況之下，其主要的趨向和路徑是這樣而已。

這一個演進的過程，簡括的說，就是：從廣泛的混沌的文學觀念，過渡到狹義的明確的文學觀念，劃清了文學史取材的範圍；從散漫的記錄作家和作品的文學史，趨向於系統的敍述文學思潮和流派的文學史，開闢了文學史邁進的道路；從主觀的粗淺的批評與說明，轉變爲客觀的深刻的解剖與分析，獲得了文學史建立的正確方法。最近雖然不過剛有了「號稱」應用物觀方法而其實還夠不上的著作，但趨勢所歸總是可以看出的了。

〔二〕

上文所檢討，是關於歷史的編制方法上的問題。在這裏，想再來對於中國文學流變的諸觀察，加以簡單的評論。

(一)白話文學是歷史中心的觀察。這個觀察創始於胡適。他認爲白話文學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白話文學史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所以他一面把所著的中國文學史冠上白話文學史的名稱，一面把古文的流變從歷史上斷然的劃棄。顯然的，這是一偏之見。第一，無論古文白話，要之都是文學表現的形式，都是內容的附麗。文學的演進，在其內容上常呈現着極其複雜多樣的變化，形式的變化常常適應着依附着內容而產生。觀察文學的流變，固然不該遺棄了形式方面，但內容比較的更重要，決不該執着形式而忘掉了內容。把白話看做是歷史的中心，這不但抹殺了古文的歷史地位，而且更割棄了文學的內容，扭斷了內容與形式間的關係。這樣觀察歷史，絕難瞭解歷史的眞象。第二，在文學的歷史過程中，現在的所謂白話常常是偶然的副次的文學形式。把這一形式過分的誇張起來，認做歷史的中心，勢必至於特別抬高白話作品的地位，而抹却了非白話的作品，陷進歪曲歷史事實的泥坑中去。「白話文學史」講「僮約」，講王梵志，正是這種表現。第三，歷史上許多有價值的作品常常不是白話的，假使拋掉了他們，那麽，中國文學史就未免太可憐了。所以，他不得不擴大白話的領域，「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的作品」進去，於是非白話的作品也就容納到白話文學史裏，深刻的暴露出所謂白話和古文的界限，原只是他個人任意的區分，而白話文學是歷史中心的觀察，究竟是一個講不通的偏見。

(二)文學在不絕進化的觀察。據譚正璧說，文學常在不

絕的進化中，含有新陳代謝的作用，本來已進化的文學，可以被更進化的取而代之；而文學史所敘述，就正是這進化的文學，對於退化了的文學，應加以非議或忽視；所以他把所著作叫做「中國文學進化史。」文學在牠的演變過程中，一面在發生，生長，發展(卽進化)，一面也在衰落，消滅（卽退化）；諸種不同的文學思潮，文體，流派，各有其從進化到退化的過程，同時並形成一個極其複雜錯綜的時代文學狀態。這種意義上說文學是在不絕的進化中，這觀察是十分確當。但這也就同時包含有文學也在不絕的退化中的意思。歷史家應該分別爬梳着每個從進化到退化的過程，探掘其原因，給以確切的敘述與說明。所以文學史不但該講文學的進化，一併也該講文學的退化，在這裏旣不當有所忽視，更不能加上什麼非議的。把所著叫做文學進化史，並且要非議退化了的文學，這雖然表示也承認進化和退化是同一過程中的兩個階段，然而他特別重視並推崇前一階段，而忽視甚至厭棄後一階段是顯然的。這種態度，充分表示他對歷史現象缺之深切的瞭解，只知盲目的崇拜進化，而不能真正理解進化的意義。而且，割棄了文學的退化階段，而不加敘述，這究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書雖然名爲進化史，却也並不遺漏的敘述了他所認爲退化了的每一樣文學，顯露出內容與命名的不能一致。

(三)兩種潮流起伏的觀察。周作人講中國文學的源流，把中國文學分爲兩種不同的潮流：

(甲)詩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載道——載道派

他說：「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文學史。」又說：「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爲文學剛從宗敎脫出之後，原來的勢力尙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他並且按時代列了一個略圖以表示這兩種潮流起伏的狀況。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察。他着眼在內容方面，他認定了言志派和載道派的對立，他說中國文學過去所走的並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條彎曲的河流。這些意見，都非常精確。但還有叫人不滿意的：第一，他所列的兩種潮流起伏的略圖，過於簡單的圖式化了，並不能把中國文學的複雜狀態眞實的表出。兩種潮流不但在不同的時代互相對立，有起伏變化的不同，卽在同一時代也是常常如此。卽如唐代被列入載道期內，這自是根據於韓愈的古文運動，或者杜白等的社會詩也可附入。但古文運動在唐代的影響並不甚大，決難做爲當代文學潮流的代表。唐代最盛的還是五七言詩。社會詩只是其中的一個支流，不但不足代表整個的唐代，並且不足盡杜

白。又如宋代最富於時代性的作品是詞，而詞絕非載道的東西。列兩宋於載道期內，將置詞於何地？第二，這兩種潮流時時的起伏變化着，其動因是什麼呢？說載道派的生出是因為文學內保存了宗教勢力，但這勢力怎麼就會使載道的潮流時而起時而伏呢？對於這些較深刻的問題，可惜他並沒有什麼解答提到。

（四）文體盛衰流變的觀察。王國維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這個對於文體的盛衰流變的觀察，從事實方面講，自然是再確當不過的。但對於原因的說明，却難以叫我們佩服。一種文體凋敝的時候，常常伴隨着「染指遂多，自成習套」的現象，這自是事實。但不能把原因就全然歸結於那上面。文體——也就是文學的形式——凋敝了的時候，更伴隨着文學內容的枯萎。在那時，文學的形式要素，受着作家們過度的重視；他們常常以全副的精力追求着形式的美的完成。於是內容遂遭遇着無情的極端的蔑視，因而經常的陷於被犧牲與被蹂躪的地位了。單就文學的形式而論，可以說這正是登峯造極的時期。然而形式究竟不過是表現內容的工具，非附麗於內容不可的；如今，牠竟要脫離內容而想獨立起來了，於是內容遂被壓擠，陷於窒息而死了。於是，這個本來是附麗的美的外套，也就成了空洞的軀殼，而走向衰萎的程途了。於是，這一種文體就陷於凋敝了。但形式為什麼會受作家們過度的重視，作家們又為什麼專力於形式的追求呢？這種流風，這種趨勢，決不是偶然的奇蹟，而自有其必然發生的社會根原在。歷史家正應該努力探索發掘這個，而不該滿足於浮淺的表面的只限於形式的解釋。

〔三〕

根據上面的檢討和批評的各點，可以概括為下列幾條原則，做為編著新的中國文學史標準，以便改正過去和現在的所有的錯誤。

第一，應該是客觀的歷史。客觀的意思，一，就是既不把歷史上重大的事實抹掉，也不把細微的事實過分推崇而流於誇張，總該是把事實恰如其分的認識，恰如其分的描寫，使歷史的記述更逼肖歷史事實的真相。二，歷史的事實常是整個的集體的，孤立的個人作家與作品，等於是樹林裏的一株或數株。我們不能只見樹株而丟却了樹林，我們也不能只

見孤立的個人作家與作品，而忽視了文學的風尚，流派，運動和趨勢。應該從風尚，流派，運動，趨勢中去考量事實的演變，以及作家和作品的地位與狀態。三，主觀的批評是不需要的，因為那不但無補於事實的瞭解，並且常為事實瞭解的障害。

第二，應該是說明的歷史。每一個文學運動，每一種文學趨勢，每一次文學變遷，都有其必然發生的根原與背景。每一個作家甚至每一篇作品，也都有其必然產生的基礎。文學史的眞正任務正是要把握這些根原，背景與基礎，而與以明確的說明。例如，最早期的文學史著作變成了學術史，已經由胡雲翼氏非難過了。但那明明是承襲了過去的傳統的文學觀念而來的。至今我們如再沿襲那陳腐的觀念，自然是不行。但我們若僅知非難那觀念，也不會眞正的理解牠罷。古人為什麼會保有那樣的觀念而不知改變呢？這裏面有一種必然的原因在。客觀的給與以說明，那才是歷史家的態度。至於那說明，一，應該普遍的施之於全部文學史，而不可局限於某一流派，某一時期，或某一作家。二，那說明應該力避表面的，浮淺的，形式的滿足，而要是深刻的，窮源竟委的。三，那說明應該是純客觀的，主觀的批評方法應該根本避免。

第三，應該是科學的社會觀的歷史。有了上述兩條，似乎已經夠了。然而上述兩條若沒有這一條做骨幹是不行的。一，做為文學史研究根據的資料，常常取之於古人的記載。但古人的記載因為並非立脚於科學的觀點之故，有時不免混淆或歪曲了眞相。沒有科學的方法做指示，往往會陷入因襲的謬誤裏去。考證學所以必要，就因為牠能解除這個困難。二，文學作品是人的精神的產物，人又是生長生活於社會之中的。人的精神常常依存於社會而存在。雖然人的精神有時也能影響社會，然而那是有限度的，而且影響社會的那精神，到底還是社會的產物。表現於作品中的作家的情緒與思想，和當時的風俗習尚，學術思潮，社會和政治的形態，甚至產業狀況與地理環境，常是密切的關連着。要想做普遍的深刻的窮源竟委的說明，沒有這種社會觀的方法，那好像是失掉了舵桿的船舶，難以如意的進行半步的。

依據這幾個原則而編著成的中國文學史，雖然不敢說一定會成為完美無疵的大作，足以空前而且絕後，然而倘要產生那樣的大作，那麼，必須遵循着這幾個原則而進行，總該是可以斷言的罷。

一九三四，二，六。

關於「報廟」

王橋

頃閱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十二期凌霄一士隨筆，見有關於崇奉五道廟與「家有死者，舉家男婦先往報廟」之記載，讀後覺其所敍，大有可以補充之處。以其旣專指河北而言，那末，我自覺很可以用河北人的資格，加以補充。

(一)五道廟即土地廟，一名土地祠，又名土地堂。其門聯無一定，橫額四字多有用「你來了麼」的。一般人對他的身分，大致以「陰地保」的資格看待他，雖不像對「陽地保」一般的那末輕視，却也不像對龍王般的十分鄭重恭敬。「陽地保」旣管的着人命，當然「陰地保」也是一樣，所以，人死後先通知他。請他轉詳「陰縣長」城隍，城隍會同判官等人，驗訖後，再發照交「聚魂司」管轄，這隻靈魂的功罪，須待城隍坐堂時再由「聚魂司」提審。「聚魂司」則相當「拘留所」一類的機關。

在城裡住的人，因有城隍廟，所以，「報廟」的人，應當先土地次城隍末聚魂，挨次走拜了。在鄉間就沒有這末快了，只能報告給土地，鄉間的土地，可彙呈城隍。

(二)只在是一個村落都有土地廟。不過，也有沒有的，代以「白衣菩薩」使她「代管村政」。本來「白衣廟」是求子孫昌旺繁茂才設立的，人們對她這位慈祥婆婆，都很愛戴，所以，死後也願她給代管轉咨，以免受皂隸等鐵鎖木枷的折磨。但，「白衣廟」是大戶財主家自族設立的，久之，同村雜姓人也可以沾點便宜。

(三)報廟時的裝束不一樣，做法也不一樣，有許多不許女人報廟的。人死後在門外插「掛錢一束」，依男女性別掛門之左或右，一掛錢一名「壽紙」，俗稱「紙放都」。壽紙每頁成長方形，總束一端，每頁用鐵鉻子打一制錢形，於另一端，按男女別，剪成男∩形女M形。頁數按死者之壽，恒多於壽數數頁或十數頁，以取老喪（又稱喜喪）之吉兆，而避短壽之凶兆。以其按壽年製成，故曰「壽紙」。所以代表死者者也。

(四)人死後先易簀，再舉哀各依服制戴「勒頭布」或「孝帽」。『由家哭行至廟，並以一人持燈籠』兼持條盤，置紙錢火柴與香。入廟時伏哭階前，待持盤者焚紙錢賄門鬼後再進，依次化紙伏哭土地城隍聚魂之前。然後出。是謂之「押道紙」，蓋先花買路錢之意也。押道紙於人初死後，大率均於人死半小時內舉行，以其舉行倉促，故只顧頭部之孝裝，而拖踏其鞋。（將鞋後跟壓倒，如着拖鞋）備露倉皇失措之狀。

(五)「押道紙」之後，於傍晚即仍如前儀「報廟」去。如死於晚間，「押道紙」歸來後，緊接着就去「報廟」。「報廟」時，則均着孝服，用白布封孝鞋，如雙親中尚生一親，則封鞋時不合於後跟，使留約一寸許之靑地，俗謂留得愈遠，則另一親死的愈晚。

(六)人死後除押道紙外，餘即稱報廟，有報一次者，有報二次者，多者有報六次者。報廟時，有去時不舉哀，而於化紙拜神後哭着回來的，有來去均哭的。

(七)人死之次日，晚間舉行「送路」之禮，亦謂之「送盤纏」。是日戚友咸集，晚飯後請笙樂團吹打鑼鼓如做「道場」一樣，於靈前睟經，至半夜許，俗謂之做「伴宿」，睟經畢，由孝男護拉壽紙於地徐行，遶棺或靈床(註一)三匝，徐步拉送廟中巡行，笙樂奏於前，戚友各持已燃香束散香於途，孝男婦等，均口呼死者之輩稱曰；「×，給你送盤纏來咧。」另一人持紙糊侍兒行於壽紙側，呼着給侍兒命的名子說：「××，好好的侍奉你×。」紙侍兒對死者之稱呼，從死者之最晚輩。由廟中出來，即捧壽紙於廟側預設之祭桌後椅子上，待之宛如死者本人。由孝男婦給他盥漱理髮照鏡拂衣等儀做畢即行親友辭拜禮，最後孝男婦行禮，禮畢，請壽紙登車，時有冥樓冥轎冥車冥侍冥役冥伕多事陳於前，並有麪做之小餅，懸侍兒頸中作食糧，另有紙與麪做成的城形油燈，十二個，向西南成一行隔離排列，謂之十二連城，先點十二連城，然後焚化冥事，是謂禮成。小兒等多競拾冥侍之小燒餅，謂食後小兒夜行不膽怯。

這種儀式，係謂死者已去西南方佛域極樂國的意思。十二連城，即係指示必經的道路和方向。

(七)中國內部的人，還是信仰佛教的多，一切俗尙，亦多以佛教之影響爲大。如驗死者後事者，多有殯葬時，檢孝男碎瓦石(註二)的下面，看看平平坦坦的一塊土上有什麼痕跡，以驗死者輪迴轉生者爲何物。

以上拉雜的按交河的習俗，作了一篇補充的文字，雖說算不了什麼，但，對於硏究民俗上，亦未嘗不無小補吧。

二十三，四，一。於交河。

(註一)人死後檢査玉匣記與憲書，如犯重喪，有當天不能斂者，有到第二天還不能入斂的。

(註二)葬儀，於行遺奠禮時，孝男就預置之石上，於柩前摔瓦。放這塊石頭時，均先將地上的土平好了，使無任何痕跡，然後，再罹置這塊石頭，待孝男摔瓦，靈柩起程後，再掀開石頭驗死者之足跡，以辨轉生後爲何物。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國防預算【二】

松軒

第二是形式上經常歲入超過了經常歲出。在本年度預算中，經常歲入比去年度約可增加一億圓，這顯然是因實施通貨膨脹政策後，財界相當地得到了活氣的緣故。它的結果使經常歲入和經常歲出大體上保持暫時的調和。一九三三年度的總預算，有六千八百餘萬圓（若加上追加預算，則有七千三百餘萬圓）的歲入不足。這種經常歲入不足，也稱爲經常的赤字，是國家財政破產的病徵。在去年的六十四屆議會上，這種現象就成爲一般攻擊的目標；今年高橋財長大加注意，努力保持歲出入的均衡，使預算編製得復歸於常道。但是詳細的檢討起來，所謂兩者的「均衡」僅僅是形式上的，實際上，經常歲出仍舊超過經常歲入很多。這種弱點在財政當局巧妙地使用一些手段，掩蔽起來了。最顯著的例就是，應當屬於陸軍經常費的一千數百萬圓，公然的把它稱作滿洲事件費，而在臨時費項下支出。滿洲事件費在日本早已成爲恒久性的支出，應當編入經常費項下，但是財政當局把牠掩護起來。因此如果詳細地加以分析的話，今年度總預算經常歲出和經常歲入的均衡，僅僅是形式上的。

第三是歲入項下有巨額的公債。這是廣義的赤字公債，數額爲七億八千五百萬圓，表面上比去年減少了一億七千萬圓。但在這七億八千五百萬圓中，沒有包含特別會計之部的公債與交付公債；加以從去年度有七千萬圓的追加預算這一點看來，本年度也大概要有與此數相當的追加預算的。假使眞有七千餘萬的追加預算，勢必又須以赤字公債來彌補，因此赤字公債的總額定要增多了。因此今年的赤字公債，也預料將超過十億圓了。由過去的日本財政史看來，這個數額無疑的造成了空前可驚的紀錄。

第四是行政費的減少　本年度的預算，因爲公債費的利息，恩給，年賞等費特別增加，普通的行政費就不能不因此削減了。僅是公債一項，每年約發行十億圓，利息幾何級數地增加上去；在今年度的預算中已經充分地表現出可悲的結果了。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日本財政問題的嚴重，比去年度尤爲加深。高橋財長雖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十四億圓的新規要求減爲七億餘圓，但預算額較之去年度並不見減縮，赤字公債也不見比去年度減少，其原因實爲國防費的驚人的增加。國防費的增加，無疑的是造成日本財政的嚴重現象之核心。故把本年度的日本預算叫做「國防預算」，也是名符其實的。此種國防費預算特別偏重的現象，使日本財政前途伏下極深刻鉅大的危機。

上述的國防預算即爲本文檢討的焦點，將於次節討論它的內容。

二　國防中心主義的預算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日本這次的預算是怎樣地反映出日本的現狀，所謂「非常時意識」是在怎樣地反映於這一次的預算裏面。

赤字公債的累積，與將近百億圓的巨額公債的威脅，因不景氣而不能對人民再加以更重的負担，凡此種種，都使日本財政陷於嚴重的危機中。同時，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國際關係日益孤立，南洋委任統治地的糾紛，日蘇外交的惡化，日美太平洋的爭霸，日英經濟戰，海軍軍縮條約的修訂，這一切都使日本終日感覺惶惶不安。日本國內對於「非常時」的解部，有的說是由外面襲來；也有說是由內部製成的，意見十分紛歧，最後終於舉行一次五長會議來決定最後的國策。五長會議的內情雖秘而不宣，但從本年度預算的編製上看來，就可知日本海陸軍當局，都對於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的緊迫的國際局勢非常加以重視。一月二十七日日本的衆議院中，政友會的內田信也向齋藤總理提出質問道：

「齋藤首相在去年的第六十四次議會裡，聲稱今後已無須再有巨額的兵備改善費了，但是爲甚麼事實上在今年度海軍方面增加了八千萬圓，陸軍方面一千三百萬圓，合計九千三百萬圓呢？」

齋藤總理的回答是：

「由於四週的緊張局勢，不得不如此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

由這樣的問答，可以看出過去深慮日本財政因赤子預算而陷於破產的齋藤總理，也不能不屈服於軍部的見解而同意於國防中心主義的預算了。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閣議上齋藤總理曾有如下的報告：

「我們爲了要使外交工作有力化，爲了要防備於萬一，首先必須注意到國防力，故在我國財政保持調和的範圍以內，須先充分的圖謀國防力的充實。關於這意見已漸趨一致。」

高橋財長在預算審查閣內孤軍奮鬥，其着眼點却並不在忽視國防中心主義的預算，而是目睹日本財政的危機，企圖儘可能地使今年度的預算不致超過去年度。例如第一次對各部新規要求的承認額中，軍事費就佔了四四．六%，第二次對各部復活要求承認額中，海軍方面就佔了一半，可見高橋財長對軍事費的要求，還是十分注意的，而後藤農長對時局匡救費雖以辭職相要挾，但終不値得高橋財長的一顧。由此至少足以表明高橋財長對於軍事準備費比救濟農村破產的時局匡救費要重視些。

最足以表現日本當局的國防中心主義的預算精神的，是在由財部編成的預算綱要中的預算編製方針上。該預算綱要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財部送達貴衆兩院，其編製方針有如下的說明：

「鑑於國庫歲計及公債政策前途的嚴重，一九三四年度預算是應該極力緊縮的；但因國際的現狀異常險惡，對於陸海軍的國防費，有多額增加的必要。又滿洲事件費，時局匡救費，以及因滙兌行市變動所生的貼水費，也須與上年度同樣地繼續支出相當的巨額。因此，其他諸項經費，除了屬於所謂義務費之外的，幾乎全不能增加。歲入方面，隨着經濟界的恢復，可以有相當數額的自然增加，但是因不宜於採用增稅及其他歲入增收計劃，歲入的不足，仍有和上年度同樣的趨勢，因此必須仰給於公債財源的補充。一九三四年度預算的編成，大體上是根據下列各項的：

（一）關於軍備的擴充，支出緊急而必要的軍費。

（二）滿洲事件費，鑑於「滿洲國」的現狀，本年度支出應需的數額。

（三）農村的振興及其他關於時局匡救所必要的經費，則根據既定的方針，

比之上年度相當削減。

（四）其他新規事項，除因匯兌低落而國債本利償還上必然發生的貨幣貼水等不得已的經費外，幾乎完全停止支出。

（五）除關於改善軍備的經費，及有特殊財源充當其支出的經費外，停止其他新規經費的支出。

（六）支出關於滿洲事件有功者賞勞所需的經費。

（七）不採用增稅及其他歲入增收計劃 ，歲出不敷的數額以公債財源來塡補。

（八）本年度因實施通信事業特別會計制度，關於通信事業的預算，不使包括於一般會計之內。

由上述的預算編製方針，我們可以明白今年的預算也是以國防為主要目標的。例如關於軍備改善費，滿洲事件費等，都主張支出應需的數額，而關於振興農村及其他的時局匡救費，則根據既定的方針加以縮減。

現在，這龐大的預算案 ， 在本屆第六十五次議會的衆議院預算總會上，經過兩週餘的審議，已於二月十三日得民政與政友兩黨的同意，全部通過了。又於三月十四日貴族院的議程上無修改的正式認可了。在這次的議會中，雖然表現出許多軍部與財閥的代言人政民兩黨的衝突和對立，但對於國防第一主義的預算案，財閥與軍部的意見還是一致的。我們從下述的政民兩黨代表的承認預算案的演說中，可以窺知日本財閥對以國防為中心的本年度預算案的態度。

政友會的代表太田正孝說：

「在九年度（一九三四年）預算中，不滿之點雖然不少，但因為我們也感得成為預算中心的國防費非常重要之故，在「非常時」局面下所產生的不能不承認的這次預算，我們若暫時不提到國防費與其他國費能否保持均衡的問題，大體上是合乎時代的要求的。」（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東京讀賣新聞）

這樣，政友會就以「確立產業政策，計劃國費的均衡，鞏固財政的基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的空洞的附帶議決的條件而對總預算案予以同意了。

民政黨的態度怎樣呢？我們看櫻井兵五郎代表的演說：

「昭和九年度的預算，是以國防第一主義的精神編製的，其歲出入都達二十一億一千一百萬圓，實質上不下於昭和八年度改正預算數的龐大預算。國防費佔九億四千七百餘萬圓，由預算分配上說，雖不免缺少圓滿，然而帝國現在所處的環境十分困難，——國際上陷於孤立，通商問題遭遇很大的難關，加以負有維持「滿洲國」治安的條約上的責任；因此認為適應此種事態的軍備充實之舉，是十分緊急而且是不得已的。」

民政黨方面，也在這樣的態度之下附加幾項官樣文章的希望條項而同意原案了。

國防費的本質及其在總預算中的地位，現在我們根據數字，給予詳細的說明。

我們先將最近幾年間的歲出預算加以觀察：（單位百萬圓）

各年預算或決算	經常部	臨時部	歲出共計
一九二六年度決算	一，〇八三	四九六	一，五七八

一九二七年度決算	一，一七一	五九三	一，七六五
一九二八年度決算	一，一八四	六三〇	一，八一四
一九二九年度決算	一，二一二	五二三	一，七三六
一九三〇年度決算	一，二〇二	三五五	一，五五七
一九三一年度決算	一，一一一	三六五	一，四七六
一九三二年度實行預算	一，二三三	七七八	二，〇一二
一九三三年度預算	一，三六四	九四四	二，三〇九
一九三四年度預算	一，二四七	八六四	二，一一一

（見日本經濟往來一九三四年一月號一一四頁）

上表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從一九三四年起，將通信事業費劃歸特別會計項下，故在一九三三年度以前，須將該費扣除，方能與今年度預算相比較。如一九三三年的預算，扣除了通信事業費，實際上只有二十億五千一百萬圓，和今年度的相比尚差二千萬圓。這樣看來，今年度的歲出預算比之過去任何年度都膨脹。而這多出其他年度的部分，大半的用之於軍事費上。歲出預算的突增，是在滿洲事變後的所謂「非常時」的期間，故可知突增的原因是出於軍事費的擴大所致。我們從下面的最近數年一般會計歲出種別表中，即可知道軍事費發展的趨勢以及軍事費在歲出中所佔的位置。

一九一九年以降一般會計歲出種別表（單位百萬圓）

年度	行政費	軍事費	國債費	合計	同上百分比			
一九一九年	五二四	五三六	一一三	一•一七三	四五%	四六%	九%	一〇〇%
一九二一年	六四七	七三〇	一一二	一•四八九	四三	四九	八	一〇〇
一九二三年	八六八	四九九	一五三	一•五二一	五六	三三	一一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八五九	四四四	二二一	一•五二四	五六	二九	一五	一〇〇
一九二七年	九九一	四九一	二八二	一•七六五	五六	二八	一六	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九八四	五〇四	二八四	一•七三六	五六	二八	一六	一〇〇
一九三一年	八〇八	四五四	二一三	一•四七六	五五	三一	一四	一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〇二四	六五九	二五九	一•九四三	五三	三四	一三	一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一二三	八五〇	三七六	二•三〇九	四八	三四	一六	一〇〇

（見日本改造一九三四年一月號一八頁）

在大正九年，因為第四十三屆特別議會內通過八八艦隊編成計劃，故此後三年間的軍事費特別增加，幾達總歲出的半數；隨後，又有漸次縮減的趨向。一九三〇年只是佔總歲出二八%的軍事費，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發生，軍事費又突然增加。一九三二年已由三一%，遞增到三四%，一九三三年的三六%。到了今年，又突增至四四•八%。

現在再來檢討一下今年度軍事費預算在歲出總額中所佔的地位。

陸軍部	經常部	一六八•五八七•〇〇〇圓
	臨時部	二八〇•八七四•〇〇〇
	合計	四四九•四六一•〇〇〇
海軍部	經常部	一九九•三三七•〇〇〇
	臨時部	二八八•五三四•〇〇〇
	合計	四八七•八七一•〇〇〇
財政部	滿洲事件第一預備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軍事費合計		九四七•三三二•〇〇〇
其他各部合計		一•一六四•二〇四•〇〇〇

總計	二、一一一•五三七•〇〇〇		

（見日本文藝春秋一九三四年一月號二七一頁）

從上表看來，今年度純粹的軍事費歲出合計達九億四千七百餘萬圓，佔歲出總額二十一億一千一百萬圓的四四•八%，超過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又如恩給，軍事公債利息，滿洲事件功勳者賞金，遺族扶養費，青年訓練所費等，實質上是應屬於軍事費的，但預算中以之爲行政費或國債費而劃歸其他各部；故若將這些經費也劃歸軍事費之內，則今年度的軍事費，總要超過總歲出的二分之一以上了。

這樣巨大的軍費，究竟用在那些地方呢？我們先從最近兩年度海軍經費方面看來：（單位千圓）

費別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三四年度	同上百分比	
俸給費	五七、一二二	六三、二六七	一四•三%	一三•九%
事務費諸支出	五四、二六九	二六、二二七	一三•四	五•四
物品費	二九二、三八一	三九八、三七八	七二•四	八一•〇
衣糧費	二〇、四一八	二二、一四一		
用品費	八、六九九	一〇、二〇七		
燃料費	二三、四三六	二九、九〇五		
造艦費	一二三、五七四	一八八、三七二		
兵器費	九〇、六六六	一一四、八〇八		
建築費	一〇、三九九	一五、二九九		
工廠設備費	一四、八四一	一八、二七〇		
合計	四〇三、七七一	四八七、八七一	一〇〇	一〇〇

（見日本"Economist"一九三四年第四號三〇三頁）

從上表看來，可知今年度海軍預算的特質，是特別着重在物品費上，已由上年度的七二•四%增至八一%。其增加的原因，是爲第二次軍備補充計劃確定後，造艦費航空兵器費非常膨脹的緣故。造艦費比其他任何經費都多，有一億八千八百餘萬圓，次多數爲兵器費一億一千四百萬圓，其中航空兵器費就佔了五千餘萬圓。

其次觀察陸軍經費的應用分配：（單位千圓）

費別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三四年度	同上	百分比
俸給費	九七•五八六	九八•七二〇	二一•八%	二二•〇%
事務費諸支出	六六•一九二	五三•六七〇	一四•八%	一二•〇%
物品費	二八三•八五四	二九五•七八〇	六三•四%	六六•〇%
被服費	二一•三八三	一八•九八二		
糧秣費	四三•三八三	四四•八七六		
馬匹費	五•九五八	四•一七九		
兵器•彈藥	一六一•五七九	一七二•三九七		
器具•器械	六•〇〇三	九•六一二		
建築•修理	二〇•八七二	二〇•六三七		
防禦工事費	二四•七四七	二六•〇四九		
合計	四四七•六三二	四四八•一七〇	一〇〇	一〇〇

（見上書三〇四頁）

一九三四年度的陸軍經費也和海軍經費同樣，俸給及事務費較上年度減少，而物品費則較爲增加。

出以上的分析，一九三四年度陸海軍經費九億三千七百餘萬圓中，物品費就共佔了六億九千四百餘萬圓，可知日本在集中軍備的擴充上，怎樣將佔總歲出三分之一的經費用在不生產的戰爭上面！

在軍事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新規事業費。因為恒久的軍事費，是每年都要支出的經費，每年數額並無多大的增減；而軍事新規事業費，却毫無限制的，它是由國際的形勢變化與軍事當局有無準備戰爭的野心而定，有時可減至很微的數目，有時卻可增至比任何支出還要巨大。因此預算編成的最大難關，就是在軍事新規事業上。例如日本今年度軍事新規事業費的要求額為八億二千餘萬圓，是一個極可驚的數目；經高橋財長與軍部力爭的結果，被承認了四億九千二百餘萬圓，這仍是一個可驚的數字，這個數字幾達各部新規要求總承認額的三分之二。那麼被承認了的軍事新規事業費在總承認額中所佔的地位怎樣呢？下表是說明這數字的：（單位千圓）

		新規要求額	承認額
陸軍部	經常部	一一•六二七	三•四七一
	臨時部	三五九•八五八	二五四•二五一
	合計	三七一•四八六	二四八•七二二
海軍部	經常部	一〇七•四七一	二五•二一〇
	臨時部	三三一•七〇九	二〇九•三八一
	合計	四三九•一八〇	二三四•五九一
財政部滿洲事件第一預備金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以上軍事費合計		八二〇•六六六	四九二•三一三
其他各部	經常費	一九八•三八一	一〇一•八二四
	臨時	三八〇•七二八	一二八•〇六六
	合計	五七九•一〇九	二二九•八九〇
總計		一•三九九•七七六	七二二•二〇四

（見日本文藝春秋一九三四年一月號一七〇頁）

以上新規要求額十四億圓，而其承認額僅七億二千三百萬餘圓；其中陸軍佔二億四千八百萬圓（外有滿洲事件第一預備金一千萬圓），海軍佔二億三千四百萬圓，而其他各部僅佔二億二千九百萬圓；陸海軍合計幾達五億圓，佔了總承認額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各部合計二億二千九百萬圓內，國債本利金，恩給等義務費佔去九千五百萬圓，故普通行政費的新規要求，差不多完全沒有着落了。

軍部的新規事業費中，最主要的項目是軍備改善費，和滿洲事件費，其數額有如左表：（單位千圓）

軍備改善費	三〇〇•八四三
滿洲事件費	一四五•四七二
其他	三七•〇〇二
總計	四八三•三一七

總額四億八千三百餘萬圓，其中軍備改善費就佔了三億圓以上，相當於總額的六二%。

一九三四年度預算中所列舉的軍備改善費有三億三千一百餘萬圓，比上列的多出三千一百萬圓，這就是因為軍備改善費中，並非全部都是一九三四年的新規經費，有一部份是以前就規定了的繼續費，現將既定的和新

規定的全部揭之如後：(單位千圓)

部	類	既定額	新規增加額	合計
陸軍部	經常部	一三·八二六	二·七七一	一五·五九七
	臨時部	二·七六四	一〇六·八一六	一〇九·五八一
	合計	一五·五九〇	一〇九·五八七	一二五·一七八
海軍部	經常部	一四·七八七	一一·七六九	二六·五五九
	臨時部	——	一七九·四八六	一七九·四八六
	合計	一四·七八七	一九一·二五五	二〇六·〇四三
財政部	臨時部	一六四	——	一六四
總計	經常部	二七·六一四	一四·五四〇	四二·一五四
	臨時部	二·九二八	二八六·三〇三	二八九·二三一
	合計	三〇·五四二	三〇〇·八四三	三三一·三八六

(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版東洋經濟新報一五八二號五四頁)

陸海軍兩部的新規經費的用途是怎樣分配的呢？

陸軍部(單位千圓)

(一)陸軍幼年學校添招學生所需經費	一六
(二)擴充在滿兵力所需經費	四、三六八
(三)為準備軍需品而支出的既定繼續費	一〇二、五四七
a. 國防充實費	(一〇〇、〇〇〇)
b. 震災損失恢復費	(二、四五七)
(四)為刷新教育訓練而對整理教育用品等所需經費	二、二五〇
(五)設備飛機場等所需經費	五、二四七
總計	一〇九、五八八

海軍部(單位千圓)

(一)艦船部隊人員增加費	八〇一
(二)航空隊編成及維持所需經費	五、一〇六
(三)航空兵器維持費的增加	四、九九〇
(四)改善教育經費	一、三九九
(五)根據第二次補充計劃的補助艦艇製造費的增加	六六、八五四
(六)充實各工作機關所需經費	一二、四五〇
(七)軍需品貯藏設備費	二、二〇〇
(八)無線電報機關的設備及改善的經費	五五〇
(九)航空隊設備費的追加補充經費	二四、二〇〇
(十)艦艇改裝及修理費	四八、八六八
(十一)潛水艇二次電池裝換費的追加	三九五
(十二)軍需品充實費	七、二〇〇
(十三)軍器的充實及更換費	一四、九九九
(十四)其他	一·三三三
總計	一九一·二五五

(見日本軍事雜誌旭一九三四年創刊號二三頁)

從以上兩表看來，陸軍方面國防充實費為一億圓，幾佔陸軍新規經費的全部。在海軍方面，第二次補充計劃費最多，約佔六千六百萬圓，其次艦艇改裝費約佔四千八百萬圓，航空隊增設計劃費約佔二千四百萬圓。

軍備充實計劃自然不僅限於今年度施行，而是數年間繼續着進行的。

如第二次補充計劃，由一九三四年起定爲四年，這四年間預計支出的經費爲四億三千一百餘萬圓。其計劃補充的艦艇種類及艘數列之如後：

輕巡洋艦	二	
航空母艦	二	
驅逐艦	一四	
潛水艇	四	(以上是海軍條約限制以內的艦艇)
水雷艇	一六	
驅逐艇	四	
水上飛機母艦	三	
給油艦	二	
工作艦	一	(以上是海軍條約限制以外的)
合計	四八	

(見上書三四頁)

此外尚建造小艦艇若干艘。

航空隊擴充計劃，也同樣由一九三四年起，在四年中繼續進行，預計增設八隊。艦艇改造計劃則從一九三四年起，在兩年中進行，預定改造的艦艇有主力艦長門，陸奥，榛名，航空母艦加賀和鳳翔。這樣，軍事新規事業費是要在今後數年間繼續支出的，故今後該項經費也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例如一九三三年的軍備改善費僅二億三千九百萬圓，今年度竟約增了一億圓。

次於軍備改善費的是滿洲事件費，外交，財政，陸軍，海軍等四部共計一五九・三二一五・三二一五圓，其中陸軍部項下最多，達一億三千三百餘萬圓，其次是海軍部一千一百餘萬圓，陸海軍共計一億四千五百餘萬圓。

除軍備充實費及滿洲事件費之外，與陸軍部有關係的有帝國在鄉軍人補助費，滿洲事件功勳者賞金，靖國神社臨時捐款；與海軍部有關係的有新艦艇維持費，大演習費，滿洲事件功勳者賞金等等。其中關於海陸軍滿洲事件功勳者賞金，據東洋經濟新報（一五八二號五四頁）的調查其數額如左：(單位千圓)

陸軍部	三九・九六二
海軍部	一〇・八五七
其他	三・七九一
合計	五四・六一〇

除正式軍事費之外，還有所謂機密費，這也與軍事費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屬於海陸軍項下的是佔絕對多數的部份。該費總額一千二百六十八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圓，而陸軍項下就佔了七百三十三萬四千四百零五圓，海軍項下佔了一百七十四萬三千三百圓。現將該費全部列之如左：(單位圓)

(未完)

意大利獨裁政治的本質

大炎譯

法西斯主義鼻祖墨索里尼手創的意大利獨裁政治，已成目前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場面，有的國家攻訐他，有的國家倣傚他，居然成了目前各國政治原則上的取捨的目標了。我們對於這種重大的問題，不可不作本質上的究討。這篇文章却能給我們一個要領。作者今中次磨氏將「意大利法西斯黨獲得政權的過程」，「法西斯國家的基本原則」及「意大利的組合協同體（Corporazioni）的組織」等問題，詳加剖析，指示要點，誠爲研究政治問題的良好資料，爰爲迻譯，以饗讀者。

——原文載於日本「法律時報」三月號——

考茨基與列寧兩個人關於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的問題，曾有激烈的爭論。考茨基主張：一切獨裁政治都與民主政治相矛盾。他對於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問題，又發表了同樣的主張。

獨裁政治的概念，的確非常曖昧，往往與專制政治同視。其實獨裁政治形式上雖是專制的形態，但非專制政治自身；乃是專制政治與立憲政治互相結合的一種新概念。試看日本的憲法上規定的緊急法令，緊急處分與戒嚴佈告等非常行爲，嚴格說來，都帶着獨裁政治的氣味。

近來在立憲國家中，不得不運用非常法令的事象，逐漸增多，所以立憲政治已逐漸傾向獨裁化。至於法西斯主義是一個更進步的獨裁主義，她已經漸漸離開立憲政治，走進專制政治了。

民主政治的中心問題，在於當權者的如何構成？意大利可以說是君主政治下的法西斯主義，德國是民主政治下的法西斯主義。以前克林威爾曾想建設最澈底的民主憲法下的獨裁政治，而今日猶哥斯拉夫却實行着君主的獨裁政治。可見無論立憲政治或專制政治，都有民主的或君主的兩種形式，如果有人認爲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根本矛盾，就是他不明白憲法學的基本概念。

想說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關係，必須提到自由主義。所謂獨裁化或統制化表面上似乎與自由主義相牴觸，其實今日法西斯獨裁政治下的統制，依然是私有財產制與資本主義下的統制。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並非將社會機構的全部統歸在政府的權力下，不過是以維持既成的社會機構爲最後目的之消極的統制而已，其中固然有許多事實，比較已往不干涉主義之自由主義的辦法，顯然的統制化了，但在根本的社會機構的構成原

則上，依然保存着自由主義的本質。所以法西斯獨裁制，仍然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牠不但不能掃除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積弊，反倒使之深刻化，換言之這種獨裁政治乃是進一步的資產階級的獨裁政治，進一步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與進一步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意大利法西斯黨進攻羅馬的日子，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二日後墨索里尼氏掌握了政權，彼時法西斯黨的政治勢力，僅佔下院議員總數五百四十名中的三十名。但至十一月中旬議會兩院竟決議授與墨氏政府以獨裁權了。其決議內容如下：

「關於釐定租稅法，制限國家機關，任免官吏，與辦產業，節省經費等事項，現政府可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自由施行必要的處置，處置方法即有法律效力。但基於此項被授與的權力所採取的措置，須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向議會報告。」

依上述決議，至一九二三年的最末一日，政府應當解除這個獨裁權。墨索里尼恰在這個期間以前，採取一個政治手段。這個手段就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通過的選舉法的修正案。

這個新選舉法是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主義的選舉法，該法案起初頗遭上下兩院的反對，但上下院議員與政黨終於在政府的極度彈壓下，以二百二十三票對一百二十三票的多數通過了。一九二四年四月六日依新選舉法舉行總選的結果，法西斯黨獲得了總投票額的百分之六四•五，因已超過半數，法西斯黨員遂攫得了議院的三分之二的議席。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的瑪特其暗殺事件，可以視為此項政策的一種反動行為，從此以後，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勢力逐漸擴大，政府威信形將墜落，可是墨索里尼，即能利用這個時期，使法西斯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在瑪特其事件以後，更確定了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第二二六三號法律上規定着首相的權限；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第一百號法律上，規定着：政府有權頒佈有法律效力之命令。依前者規定，可以說廢棄了責任內閣制，採取首相對於君主單獨責任制了，結果等於保障首相的無責任，比較任期四年的美國大總統的權力，强大多了。所以意大利的君主政治，不過剩個形骸，形式上雖是君主政治，實質上乃是民主政治，因為首相並非單獨的實行政策，還有元老院，議會，法西斯評議會，全國組合協同會議等機關，對於首相決定的政策，均有審議與協助的權限。

然而首相的地位並非立憲式的，乃是專制式的，由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第百號法律可以證明。這條法律包含四條，第三條規定着：「代替法律之命令」。這一條在日本憲法上並不出奇。該條第二項中，承認政府有頒佈緊急命令的權限，形式上雖然是勅令，實質上乃是閣議的決議，也與日本的緊急命令相當。

墨氏依上述法律確定了首相的獨裁制。為鞏固這個獨裁制起見，他又採取了一個政治手段。即是解散其他政黨，確立民族法西斯黨一黨主義的法令。

解散反對政黨的法令，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召集的臨時議會上採決的。該法之第四條規定：「不論在任何名義下，凡企圖恢復曾依警察解散之團體者，處以三年至五年之徒刑；加入此項不合法之團體或宣傳該團體之主義，綱領，及運動方針者，處以二年至五年之徒刑。」所列不合法

團體中雖未包含「自由黨」，但該黨已被禁止集會及發行機關報了。

法西斯黨政權至此才完成了一黨獨裁制。該黨政權確立的過程，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1)本着一九一九年三月之綱領所成立的革命黨，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的羅馬大會後，改爲法西斯政黨，一九二三年二月與弗得茲尼的民族黨結合爲民族法西斯黨，這就是現政府政黨的創立時期。

(2)一九二六年十月頒布第二綱領，取消一切與既成政黨類似的各點，執行一黨獨裁的路線，最主要的，是拋棄一九一九年三月頒佈之第一綱領中規定的立憲自由主義的綱領，並改變黨內的組織。從此以後，黨的內部取消了結社的自由，在嚴格的黨規下，採取黨魁中心主義。在這個時期中獲得了國家的政權。

(3)在法西斯黨獲得政權的第十周年，——一九三二年十月——頒佈黨的第三綱領。這個綱領的特徵是黨規的强化與民族精神訓練的嚴格。例如每年四月二十一日舉行盛大的法西斯典禮以團結 法西斯青年團 及義勇軍，對於紊亂黨紀，違背法西斯黨之精神者，嚴加譴責。如無期或有期的隔離，除名，放逐等處罰。受放逐的處罰者，褫奪一切公權。

目前所謂民族法西斯黨的組織， 以國防義勇軍，女子青年會，幼年團，少女團，社會教育團體，競技協會，女性及幼兒保護會，在鄉軍人團等民間團體爲社會勢力的基礎，此外有正式黨員做爲地方的細胞組織的戰鬥者，黨員以各縣的黨部聯合機關的幹事爲中心而團結，地方幹事下設黨執行局支部，上設黨的全國大會，與黨的中央執行局，以墨索里尼氏爲首領。中央執行局由十一個幹事組織，以總幹事爲議長，此爲最高的行政機關。

黨的最高執行機關以外有一個法西斯大評議會，此爲黨的最高審議機關，這個機關本來是黨機關，但成立不久，即依國法訂爲國家機關了，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由評議會決議後，同年十二月九日依法律第二六九三號公佈爲國法的組織了，更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之法律第二〇九九號修改了組織內容。

由上可知民族法西斯黨與意大利政府，已逐漸融合。此外還有下列幾點：

(1)墨索里尼的官銜爲「首相兼法西斯黨首領」。

(2)國防義勇軍與青年訓練團同爲國家的軍事預備軍，其軍團長與國家軍隊之軍團長受同樣待遇。

(3)法西斯青年團是國家公認團體的唯一組織，直接受政府的指導。

(4)黨總幹事長可以參加各種國家機關，並列席政府的內閣會議。

法西斯主義的機構與古來帝王專制政治不同，法西斯制權力的基礎，不祇是單純的武力，乃建立於地方的與細胞的基本組織上，所以這是以細胞爲基礎的一種統制組織。爲構成這種組織不得不廢棄立憲式的地方分權制，因此於一九二六年頒布了許多地方制度修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波的斯塔(Podesta)的規定，與關於地方議會的法律的頒佈。依此項法律地方長官與市鎮村長等均改爲任命，且其權限也獨裁化了，同時地方共同團體的組織也職能化了。這完全是建設以下所述之法西斯組合制度的準備工作。

做完上述之修改地方制度的基本工作以後，乃着手組合國家制度的創

立。最重要的法令，有下列三條：

(1)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法律第五六三號之關於團體勞動法的規定。這條法律是創立組合國家的根本法令，其中包含三項：(一)關於職業組合的公認及勞動團體契約權的規定。(二)關於勞動裁判的規定，(三)關於禁止罷業的規定等。

(2)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頒佈之關於施行上述法律之第一一三〇號勅令。其內容為(一)職業組合的基本組織(公認，組織，行政，會計，監督，統制)(二)職業組合之聯合體的組織(三)組合協同體的組織(四)勞動團體契約的規定(五)勞動團體爭議的規定(六)組合團體與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之結合關係的規定(七)犯罪及處罰的規定等。

(3)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勞動法。這個勞動法是一種對抗馬克思之階級鬥爭主義的勞資一體的民族生產主義，强制國民為民族與國家而勞動。

基於上述三種規定之法西斯社會經濟的機構，完全是對於近代立憲政治制度的根本修正，因此有詳加分析的必要。

依上述三條法令，可知法西斯組合國家，有下列三個原則：

(1)為增進民族生產力，規定勞資協同的組織。即是民族主義經濟政策的機構。

(2)以職業組合為社會單位的機構。這種職業組合完全是由集團主義中抽去自由的一種統制的組合制度。

(3)各種範疇下的各地方的公認職業組合，統歸政府支配，各種職業沒有自由分配的權力。這是民族的生產上文化上各種機能的聯合體，即所謂組合協同體。

關於第一原則之民族經濟的內容，祇要一看「勞動法」就能明白，此處不必詳述，至於第二原則之職業組合的構成，却有說明的必要。

職業組合的意義　職業組合裏邊，雖然包含着勞動，資本，藝術，知識及其他職業，但祇限於國法上的公認者。

職業組合的公認　某種職業欲得官方公認時，必須有就職人員十分之一以上之團體的請求。

職業組合員的資格　職業組合員必須是十八歲以上的勞動者或傭雇者，並且是道德政治及國家觀念良好的人物。非意大利人，必須住十年以上始得為組合員但不得為指導者。除官吏外，其他職業團體，須得幹部的同意始能承認。官吏團體是一種特權的組合，並非職業組合，所以從事公共職務的人員沒有職業組合，如軍隊，警察，司法，官廳，公立學校，市鎮村官吏等。

職業組合的組織　職業組合可以組織聯合組合，但不得加入未經政府許可之國際團體，某種職業組合已被公認後，政府不再承認其他同樣性質的職業組合。

職業組合的目的　職業組合的目的不僅做職業上的互相扶助，尤重國家的與社會上的援助，技術的教育人格的修養，民族精神的訓練等。

職業組合的法律上的地位　未得公認的組合，沒有國法上的人格，故不能享受公法上的各種特權。所謂特權的，在經濟方面例如關於該種職業的各種團體契約或規定，政府保障其効力。在政治方面例如允許參與國家的政治等。反之職業組合必須遵守政府的支配。據

亂組合之規定者，須受一定的處罰。在立憲的組合法下，保護組合的財產，是重要項目，但在法西斯組合法下，對於財產關係極其輕視，特別注重勞動契約，產業協定，與政治公權等內容。

政府對於職業組合的監督 政府積極保障職業組合的目的，在於實現民族生產事業約統制。所以政府對於公認的職業組合，有下列各項支配權。

(1)政府有隨時取消公認之權力。

(2)關於組合職員之任命或選舉，須得政府之許可。

(3)須向政府或地方官廳呈送事務報告書。

(4)倘組合之决議違反法律命令或組合設立之本旨時，政府得隨時取消之。

(5)組合之行爲須得政府或地方官廳之許可，如財產目錄之變更，五年以上之財產負担，人員問題，組合費之提高等。

(6)組合部部長有權解散組合總會或委員會，一年以內一切事務由組合長或組合理事負責辦理，重大事件得由政府委員管理。

(7)組合費收入額之十分之一，須解奉政府作爲組合部特別會計而保管之。

職業組合的聯合及區分 職業組合的結合有兩種。一種是資本家方面的組合和工人或被傭者方面的組合；一種是各種職業的資本家及勞動者的組合。所謂各種職業者，內分工業，農業，商業，海上及空中運輸，陸上及內海運輸，銀行等六種，分勞資兩方，所以共有十二個組合，此外有一個各種自由職業的組合，共計有十三個組合，被傭者大抵與勞動者組織組合團體。

上述之十三種組合內，未算入特權的組合與消費組合。

各種職業部門的聯合組合，分下列三個階段(一)單純組合(二)地方的聯合組合(三)全國的聯合組合。

組合制度是中央統制下的國家組織的社會細胞，將各種生產活動在分業的形式下統一，承認各種職業的對立與勞資的對立。依法西斯的勞動法的原則，這種分散的組織，須共同努力民族的繁榮，即所謂組合協同主義，依此可以補救職能代表制度的缺陷。組合協同制度的性質並非由下而上的組織，乃是由上而下的統制。勞動法第六條規定着：「組合協同制度是生產力的統一組織，代表產業各部門的綜合。」依下列幾個方法以實現這個目的。

(1)勞動爭議之調停及必要法令之頒佈。

(2)爲改善與發達生產機能，所須要之積極的保護。

(3)職業介紹。

(4)保護與指導幼年及徒弟之勞動。

(5)關於保險傷害及保護工人等法規之制定。

組合部部長得任免該組合協合團體的議長。協同體外同時附設各種職業部門的審議機關，該審議機關由各加入組合的代表組成，資方代表人數與勞方代表人數相等，但自由職業組合的代表算入勞動者組合的代表中，該機關的權限依勅令規定。

組合協同體的中央機關有兩個：第一是組合協同部，此爲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依勅令第一一三一號設立的。第二是全國組合協同議會，該機關於一九二六七年時爲勞動爭議仲裁裁判所，依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第二

○六號法律，始改為今日之經濟代表議會。

上述兩個機關是組合協同體的中央機關，各地方亦有同樣性質的機關，以代替立憲的地方自治制度。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法西斯黨大評議會議決改革全國組合協同議會，其改革案的內容，未悉其詳，但改革的方向，不外是將立憲政治改為純粹的法西斯式的獨裁制。

立憲議會與全國組合協同議會的存在目的，當然不同。前者審議一切國務，後者祇審議組合協同體的經營與民族生產的繁榮等事項。從權能上說：前者是立法機關，後者雖稍有立法權，但主要的是諮議機關的性質。

在沒有政黨存在並且否認政黨政治的法西斯國家中，這種立憲議會的存在，絲毫沒有意義，事實上也並非必要的機關。再說既然施行職能代表制，這個立憲議會更覺失與全國組合協同議會相並立的意義了。

總之，政府既然有獨裁式的立法權並且法西斯黨大評議會有法律上的審議討論權，則一般立法機關之立憲議會，就不必要了。但是最近即使將立憲議會廢止，也決不能賦與全國組合協同議會以同等的立法權，去年十二月十日的改正案，証明反將全國組合協同機關的權限縮小了，企圖更强化政府及黨的機關，同時使資本家方面對於勞動階級的支配，立於更有利的地位。

以上我們把法西斯國家的本質說明了。這種制度完全是維持私有財產制度，保障資本發展之優勢的制度。意大利政府防止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政策，並非消除階級，乃是使國民轉向民族的協同目標，努力國際資本的霸權以防衛獨占資本的壟斷。這種法西斯國家的企圖與機構，在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確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合協同國家也可以說是順應資本主義獨占化的一種獨裁化的政體。

杏山草堂詩話㈩

曾嘯宇

祥符史道鄰先生。可法 孤忠亮節。史冊照垂。其幼年奇行軼事。亦往往散見各家載記。獨先生所為詩。世無傳本。即零篇散什。見者亦稀。辛未春，余偶於大梁古玩肆中。獲覩先生手書堂屏一幅。筆力遒健。畢見圓光。係先生舊作新月一律。上衘書玄度年兄。詩境亦清逸曠邈。具凌雲御風之氣。可寶也。詩云，是誰昨夜斫清波。剩得纖纖一曲多。出匣霜萍憐覩影，臨粧倩女鬥新蛾。還教萬里同瞻仰。不為人間受玷磨。老桂婆娑青逾耋。佇看宏焰滿山河。致閣部殉難揚州。其墓在今揚之東門外梅花嶺上。有一聯絕佳云。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

讀「娜拉走後究竟怎樣」後

文　宛

國聞週報十一卷十一期中，有錫冰先生的「娜拉走後究竟怎樣」一文，讀後覺得有幾句話想說，首先我得申明，我是非常同情錫冰先生的態度的，他曾對於現代中國婦女——特別是所謂知識階級的——的病態，加了深切的透視，而樂意貢獻一點藥石與她們，可是他的推論，令人不能不懷疑，雖然自己一向對於社會問題婦女問題等：沒有甚麼認識，不過是這社會中生活的一份子，也想吐出欲說的話來；並且感着近來婦女在社會上的徬徨無路，「回家去吧！」的呼聲是日益澎張起來，倘使眞的娜拉們都又回到家中去了，是不是婦女問題就算獲得了解答？

錫冰先生的主要意見，簡單說來是認爲：今日「婦女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而是「幸福的問題」，所謂「幸福」，就是「非經濟的男女關係問題」，由此又論到戀愛與道德的問題；現在讓我們一步步的看來：

歷史上曾經發現出不少証據，告訴我們說：在古代有一個時期，那時代女子是世界的主人，她們曾經命令一切，支配一切，如後代的男子，原因是那時人少，土地顯得廣大，出產的食物，不必需打架爭搶，大家都能夠吃得飽飽的，「幸福」在那時是多得與空氣一樣，大家簡直不知道這是個「問題」；後來人口隨着時間一天天增多起來，人類生活需要力與血去換取；女子因了生理的關係，被懷孕和撫育孩子等事務佔去她們的生命：所以她們的生活，必需依靠男子賜與，從此女子的地位，便由支配者變爲被支配者，從此她們的幸與不幸，便得聽他人的吩咐，這事實呈顯給我們看的是；一個人須有維持自己生活的力量，方始有護得幸福的力量，不然，縱令幸福，那是人家賜與的，那是沒有保障的；所以，自立的生活與幸福，根本上有着分不開的關係，說今日婦女的幸福，並不需要「經濟上的獨立與自由」，未免太將事實撇遠了，有如瞎子摸着個圓圓的熱燒餠，說造就是太陽，一樣的可笑。誠然魯迅先生以爲「婦女能有經濟上的獨立與自由，則婦女問題自然即解決了。」似乎太將這問題看得簡單，但事實不得不令我們承認，獲得「經濟上的獨立與自由，」實爲婦女獲得「幸福」的一個工具。錫冰先生又見到：「我們今天婦女，就是經濟上有了獨立，行爲有了自由，依然不能稱爲解放，」這是不錯的，可惜他竟沒有找到這正因爲，今天社會上傳統的對婦女的觀念與束縛，依然存在的原故。這時代是這樣一個複雜矛盾的時代，新思想與舊思想，新道德與舊道德，各方面都充分表現着最高度的不諧調，生活在其間的，豈是僅僅獲得「經濟獨立與自由」便能幸福無憾嗎。況且這幾個經濟獨立的婦女，正不知佔全國婦女幾千萬分之幾？而她們所以能獲得這個位置，又不知費了若干心血，受了多少頓軋，——有特殊勢力與背景而獲得職業的，不在此例——這

正足以証明整個社會仍然操縱壟斷於男子手中，少數婦女的經濟獨立，也還脫不了是他們偶然慈悲的施捨，在這等情況之下，若何可謂幸福？不料據此而云：這樣，你們並不比從前在家中幸福，扔下這個吧？還是回家去好。娜拉倘使不太怯懦的話，她會明白必須經過辛勤的跋涉，方能走到康莊大道，她能因為半路上嫌太費勁，又回家去嗎？

鋗冰先生既認為「婦女的幸福問題」，就是「非經的男女關係問題。」又知道「如果戀愛一詞，無有道德意義，試想，還有什麼價值可言？」無奈新道德又未成立，似乎這便是「從一而終」可以理直氣壯重新再苗起來的當口，雖自己也覺得有點「開倒車」的嫌疑，可不要緊，因鋗冰先生是自以為處處不忘婦女的幸福，為了婦女們的幸福，他所以敢冒此不韙，可惜的是鋗冰先生竟至於善忘到這步田地，幾千年來婦女們輾轉於「從一而終」的桎梏下，不但出賣了身體與生命，簡直也出賣了人類固有的品格與智慧，她們為此早已血枯淚竭，今日一般離婚後的婦女，所以不如離婚後的男子容易重新獲得幸福的配偶，這正是一般人的眼光中尚有「從一而終」的餘孽，在那兒作祟，誰知鋗冰先生還未忘情於此，竟又高唱起「從一而終」來！

論到「道德」，鋗冰先生說：「我們誠然可以破壞舊的道德，但新的道德不能成立，或成立了而不能較舊的道德有效，則是此時將會成無道德，或虛偽的道德了。」這裏我們且問什麼是道德？「道德，乃是大多數認為合乎情理的行為。」牠有着兩個最要條件；即空間性與時間性；甲地認為道德的，乙地或認為不道德，以前認為道德的，未必是今日的道德——這種例子很平常，不必詳舉——所以當大家都承認舊道德必須加以新估價的時代，而新道德尚未完全存立，這過渡的時代，痛苦與犧牲是必然的，換言之是進化必經的軌道，乃因此而担心「無道德或虛偽道德。」便該從事於新道德的建設，不料却主張恢復最不值恢復的一種舊道德，未免違背進化的原理。

再進一步說吧！「從一而終」簡直就不是一種道德，如果男女相互間的關係或結合，基礎是建築在愛情上的，而且那愛情能繼續下去，根本就不需要「從一而終」這種道德信條；如果男女的關係，發生不基於愛情，或是愛情不能延續下去，那時用「從一而終」將他和她硬縛在一處，那麼「從一而終」簡直是非道德的，或是「虛偽的道德」。事實上很不缺少這種掛着「從一而終」的招牌，男女間的關係雖是維持着，在那下面產生的是虛偽，痛苦，罪惡。這時與其說「從一而終」是道德信條，不可乾脆說是商業條約，倘又說這是為的可憐婦女們，沒有「從一而終」為藉口，怕她們遭男子遺棄後，不能自己生活，這彷彿是拿了「從一而終」去鼓勵她們將愛情當作商品，將婚姻當作職業，——這簡直是不道德的，「如果戀愛一詞，無有道德意義，試想，還有什麼價值可言？」——我們的理知倘還清醒的話，恐怕是不忍心引導人這樣走向錯誤。

鋗冰先生更有一層不可忽略的苦衷，是他鑒於：「西洋人愛的理想，還是自我犧牲，為一愛人，應該完全拋棄自己，這一點實在比「從一而終」進步得多，深入得多，在愛的理想上全無報酬可言，我們却很少能做到，所以不得已，才提出「從一而終」的道理。」這的確是我們自己的弱點，該當承認的，不過人類倘使能進化的話，似乎不宜於如此悲觀，有中國人「愛的理想」總有達到「自我犧牲」的一天吧！

最後，我想說的是；希望談論今日中國婦女問題的人，別忘記多費點研究的時間，在那大多數的婦女身上，幾位都市中的摩登女士，實不足以代表大多數的婦女；倘論及「幸福」，似乎大多數的「幸福」總比較少數人的「幸福」來得更重要迫切些。

一九三四，三月，於清華園中。

零亂章（書評）

王獨清著　一九三三年八月　樂華版　價二角五分

李長之

現在的中國處處令人感到人的缺乏了。說起來就是件可笑的現象，在中國不但作家是希罕的，批評家是希罕的，連讀者也是希罕的。在如此情形之下，每每助長了我們對于作品的寬容。根本沒有戲看，壞戲也就不敢輕予挑剔了。說句不敬的話，大凡談到中國今日的作品和作家，無不帶點門面的「矮子裏頭選將軍」的意味。截至現在爲止，中國的新文壇，敢保十二萬分的險，尙沒有第一流的東西，縱然是一張一行，出現過。倘若是如梅林格（F. Mehring）爲無產者的辯護，因爲負荷着的歷史的使命之重大與急切，而無暇致力于藝術的製作，倒也罷了，然而中國的文藝界，却顯然不能援以解嘲。因爲，無疑的，也就是不可諱的，乃是整個的中國民族之生命力，竟可悲的呈着衰微的兆徵了。在極少極少的僅有的幾個作家之中，還表現着貧乏，懶惰。目前是，既沒有幾個作家，而一個作家也沒有多少作品。因爲這，幾乎讓我們不忍得論什末短長。

捧興的話不說，在寂寞之中，我見到王獨清的零亂章。要說這本詩集是以改變捧興，驅散寂寞，事情當然沒有那末容易，爲好聽，當然也不必需。不過，究竟是件具體的東西，作爲我們論列的對象了，令我們失望的地方固然有，而敎我們不敢希望的竟然也呈現着的也同時並在，我們也就略可告慰。

那便是，作者在詩裏，還有一致的情緒，也還表現着作者的個性，雖然粗糙，不充分，文字又是那樣幼稚，簡單，和不够勁。

作者是有詩人的氣息的，而且是浪漫詩人的氣息，却很可惜沒發揮到盡致的地步，正是孟子說的，「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王獨清的浪漫色彩，有是有，可是還沒熟了的。浪漫主義的解釋有多種，在事實上，也有種種面目不同的浪漫主義者，然而其中有個共同的成分，便是L. Abercombie所指出的重自我，逃現實，在現實裡感覺自己的不適應的一點。現在我們看王獨清所表現的詩中，往往見出一種很深的悲觀情調：

我是幾乎不知道今天去了的白晝

到明天能不能再向我回頭……

唵，陽春喲，你就再來向我招手，

但是，你到底，你到底於我何有？（頁五一）

對於自己，是常有一種自卑的懺悔，因感覺自己的無力，渺小，遂常找一種偉大的對象，作爲歸宿，這對象是海，是湖，是夜，是死：

明媚的海波喲，你導我前行！

我看見你是，是那樣的清澄！

我恨不得跳在你底懷中，
把我這罪惡的身子洗淨，
然後呵，再去拜訪他了！（頁一）
呵，海，澎湃的大海！
快使我忘去那使我彷徨的悲哀！（頁七）
這沐浴之場，
……………
你這像蒂白河水的明眸，
洗淨了我心頭的無限煩憂，
可是我只想把全身都睡了進去，
一直沐浴到，沐浴到死時方休……（頁十二）
來夢湖，來夢湖，
我永不忘我和你接近的時候！
那時候，我好像是個無藉的人，
　這是一無所有，
我那些流落的哀愁，
——都，投在了你底波頭。（頁十七）
聽見夜底顫聲：
那是一切生命，
所有希望，榮幸，
所有歡樂，愛情，
都在過去輕輕，

不停，不停，不停……（頁二十一）
就讓這死的沈默把我緊守，
……………
你的這像愁雲一樣的頭髮，
就來把整個的我壓下，
壓住我所有的願望和我底國家……（頁九）

在隱約中，都透出他不能克服現實的悲哀。他自己很渺茫，他的歸宿，既是海，既是湖，既是夜，既是死，也就同樣可以說，他乃是一無歸宿了。他沒處去了，然而他要逃：

呵，月兒，我願騎在你這條橋上，
就讓海底歎息把我圍在中央，
我好一步一步地踏着光明前往，
好走向，走向那遼遠的，人不知道的地方……（頁二十三）
唉，人間是怎樣的苦惱，
我要借生命未破時冒險而逃！（頁二十五）

以這樣不能和現實迎上前去，以應付的人，即使偶爾想革命，也當然不是現實中的行動了，革命對他，不過是如海，如湖，如夜，如死的一種「逃」的方向就是了。他只見了一位在他以為「情感是這樣的健全」的友人，便「好像成了革命的一員」了，其實，這不過是像在憂愁中見了個虛構的兇鬼的惡相，便聊以定神止哀而已，革命對他終是一張幻想的「畫」，而不是一件真實的「事」。所以，在他拿定革命的主義以後，只有：

從前我對任何人都在周旋，殷懃，

可是現在，我要把往日的友人都當作敵人……(頁五〇)

這樣革命，不過相當于發脾氣。猶如對父母撒嬌而不吃飯，並不足以稱爲改革家庭。在「長安」一詩裏，見出他什末都明白，他懂得開維，他懂得雅典，他懂得巴黎和柏林，然而他仍然愛「永遠葬我心腸的石棺」的長安。他是不會革命的。

說到這裏爲止，我一點也沒有對作者非難的意思。我覺得，人類裏所有的情緒，便都可寫成詩。環境和根性不同，詩的表現也就不必一致。只求不同的方向湊起來，能合成人類的整個，那便業已盡了藝術的職能了。不過，要點乃在，在某一個方向，也就是就某一個方向而言，你卻必須發揮到充分處，否則你是不足以被採來作爲湊成整個的人類的一部分的。莫泊桑寫人生的醜惡，是够上藝術的，因爲他在人生的醜惡這一個方向上寫得充分，朵斯退益夫斯基寫人生的愛，是够上藝術的，因爲他在人生的愛這一個方向上寫得充分。自來寫人生的健全方面的也有，像歌德，但這種人很少，就是歌德，也只是少數的作品如此。所以，在文學裏表現頹廢，不革命，甚而反革命，都不算什末。憎藝術的人，是決不會見了戲台上的奸臣，而馬上給幾個耳光的。我們也就知道，現在那些叫囂的，拿了封條，專門檢定人的意識的，只是不會看戲的傻瓜罷了。我對戲，雖不專門，至少我見了奸曹操，並不動氣，反而越奸，越高興，越去欣賞那戲子的才能。只是裝奸臣而不奸，倒說不定要罵的。對王獨淸的詩，即有此感。

王獨淸的詩，如果就他的方向看，是應該如何熱烈，豪放，以及充有深的哀愁，和高的向往的，對現實，也該如何的憎惡，厭倦，和時時既想妥協，時時又不得不逃的痛苦的，而那感情上的起伏，跌宕，更如何應該成爲往復的節奏和美麗的浪濤的。但他都差得太遠了。

我覺得他的失敗，一方面在于他的環境的限制，一方面卻是他自己對於天才的糟蹋。

在這本集子裡，就詩看，見他所接觸的，還太空洞，也太簡單。他所有的是情緒，不過似乎他的情緒還沒有用武之地。即以女人論，在「斷章」兩詩裡便見出，並沒有太密切的來往，無怪乎印象是微弱的，自然也激動不了作者若何的情緒，我們也就只見有敷敷衍衍的白紙黑字了，這便是他環境的限制。

其次，他確乎不會培養自己的天才，他尤其茫然於以他的詩的內容所應該採取的適合的形式。以情緒出發，是不宜于在詩中打算盤的，但他，總免不掉：

從此我要改正我這生活上的消沈，痲痺，不然是——還不如跳進這
火山口中，讓這無用的身子完全燬化……(頁一二五)

而且，把算盤打到淸楚得淺薄的地步：

我知道我們底思想已經是隔了幾個世紀，我也知道你盼望我的熱情總
是不減往昔，可是這個我們社會總與我們的矛盾，
沒有方法來使我們得一個安息！(頁三四)

單論文字吧，因爲他的情緒是直接的，故最怕鬆，最怕冗長，在他卻顯然是忽略着。尤其重要的，是情緒上的東西，一鋪張就會失眞的，他也恰陷在鋪張的迷魂陣裡頭，例如！

你給我說的話，
被風吹向天涯，

吹到那幽靜的海峽。

你給我說的話，
被風吹向天涯，
吹到初出的太陽光下。（頁一二）

中間又有一段，乃是「你給我說的話」如何如何，結尾還是你給我說的話，就這樣被風吹向天涯，至於不必說而說，往往成就為淺薄，畫蛇添足的辦法，只有害於所表現的情緒，是一無好處的，例如！

我伏在燈下，準備給你把信來寫，
當着這，當着這春天的深夜。
可是我才把你底名兒輕輕地寫上，
我底心臟便在突然之間跳躍得好像發狂……（頁二五）

到此為止，那情緒我們已很能領略，雖然文字仍是有鬆而冗長的毛病。但他又來一個蛇足！

唵唵，當着這溫柔的春夜，
恕末我，我却簡直是得了寒熱……

刪去為是。餘如韵的太隨便，直是順口瞎謅了：

我想起了楊子江上的雨花台。
那周圍也是山明水秀得可愛，
可是那兒底山上的石頭片片，
渲染着志士底碧血永遠不乾。（頁十九）

以及體裁的不調合，更是胡鬧了，即在剛才舉出的詩後，同一題目之下，便有

來夢
明淨
溶溶，
泣濃
倒影
水中，
我以為這和那：
鐘聲蕩，
鐘聲蕩……
噹
噹噹
噹噹噹
噹噹
噹
蕩蕩蕩（頁六）

同樣要不得。前者的要不得，是在有種「醜人多作怪」的意味，怪得醜而已。後者的要不得是在抹殺文字的用處了，文字乃是寫別種工具所不能的材料，斷不能用來寫還不如用他種工具的材料。即以噹噹噹為例，是決不如製成留聲機唱片的妥當。還有一首，眞莫明其妙的，索性也說上，是「花信」，在「其一」裏，是一位妹妹寄花來，在「其二」裡，是朋友送來了碧桃，于是希望她不要像碧桃的凋謝，在「其三」裡，却又是「你」啊「你」啊的，倒底不知是幾個人，也不知是否一件事，似連又斷，似分又合，不啻到了聊齋中的鬼狐世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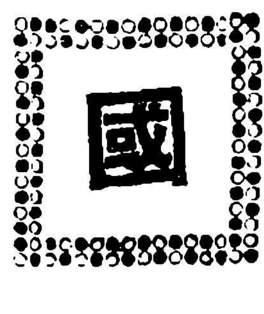
歸根到底，我以為作者是把自己糟蹋了，倘若不踏現在一般的中國文人之倚老賣老的（其實並沒老）臭架子的話，前途還不見得絕望。在集子中多少令人滿意的却只有「能唱」和「夜間的黃浦灘」三首。

二十三年一月九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二十三年四月五日止

（硯農）





西南變局轉向統一

粵桂同意撤兩機關

西南裁撤政務會及執行部兩機關，由軍委會設立西南軍分會，粵桂軍改歸中央管轄，以完成大局統一，早日實行合圍剿匪；邇來經中央積極進行，已臻具體化。自李宗仁由桂到粵後，於三十日午政務會，執行部召開常委聯席談話會，對設軍分會及兩機關存廢問題，作詳細討論。陳濟棠，李宗仁有接受中央命令意，會議後召見各省代表，有所商討。李宗仁並定四月一日赴港，謁胡漢民，徵詢意見。嗣南京政界即盛傳粵桂對撤銷兩機關意見完全一致，已擬有通電，俟向胡漢民，鄒魯等疏通後，即發表。三十日汪發表談話，謂西南兩機關裁撤問題，陳濟棠，李宗仁甚表贊同，以求統一中央黨政系統。港傳中央對日外交有所變更，實屬不確，想係奸人造謠。又據南京三十一日電息，西南軍分會一切章則，已由繆培南擬就，採委員制，委員人選以東•南•西•北•中各路剿匪總司令兼任，設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陳濟棠，李宗仁分任，業已電呈蔣核示。又香港四日電，陳濟棠電軍委會，請每月仍發剿匪軍費六十萬。蔣復電•准由四月起照撥。陳定十六日召開軍事會議，陸軍少將以上官佐，海空軍上校以上，均須出席，粵軍政改革及對時局，均由此會議解決。於此足見統一運動，已臻具體矣。

各方注意胡之意見

孫科代表吳尙鷹三十日午乘日后輪抵港，據談將往謁胡漢民及西南各委，請對憲法草案加以批評，定三十一日晉省。香港電，三十一日政務會派劉蘆隱陳融赴港謁胡，徵詢對時局意見。西南對於憲法草案，於政務會三日例會，討論後，推鄒魯，劉紀文，劉蘆隱，鄧靑陽，林翼中，林雲陔等爲研究委員，乃派李曉生赴港，徵胡漢民意見。又胡三日發表對憲法草案談話，對國民大會與國民委員會及中央地方政制，均表示不滿，且謂白紙黑字憲法，斷不能臻於憲法之治云云、

何來國際大借欵之說？

莫斯科電傳內容

莫斯科三十日塔斯社發表一重要電訊，謂列國正計劃對華大借欵，而日本發表强烈之調論以抵制之。此訊傳出，已聳動國內外之聽聞。原電云：此間各報發表上海來電稱，應宋子文之聘而來華之國際銀行家巨頭，在滬最近進行之談判，已惹起上海外人方面極大興趣。彼輩銀行家刻正研討由國際銀行團向中國發一大量借欵問題，此項貸欵計劃，曾獲得美國大總統親近人員之准許及贊助，但日本駐華外交代表方面對之則堅決抵制。日本對於該國資本未被加入國際銀行團貸欵之中，曾堅決抗議，且對詢問日本是否參加此項貸欵之人，作否定之答覆。日本代表要求現在上海擬製貸欵計畫之銀行家放棄該計劃，其理由即爲中國現狀不許外資發展，而同時日本刻正向南京政府提議，以締結一堅固之中日條約爲條件，而借以日欵。日本外交界曾直率向銀行團代表陳述，舉凡與中國及他國間關係有

關之問題，最後決定之權利在於日本，因日本有能力一維持遠東治安」。日本此種態度，已惹起財政界極大憤怒，彼等認爲此事等於日本企圖對全中國建立無掩飾的日本保護國地位。一般力稱：日本此類要求尙係第一次以如此强硬之方式表現，甚至將若干列强政府批准且經國聯贊同之既定財政計畫，直接置於日本否决權之下。南京政府所聘請之國聯秘書處駐華顧問與專家等，公開懣怨日本此種抵制，無異對彼等「改造」及「鞏固」中國之努力，在根基上加以破壞云。

宋汪對此之談話

上海三十一日電，塔斯社之電發表後，三十一日即有人以此事詢宋子文，宋未遽答，謂俟考慮後再談。宋子文孔祥熙及實業界領袖三十一日晚八時宴拉西曼餞行。至二日晨汪精衛自京到滬，召諸爾醫生診構尿舊病。下午接見報界談：週來本人尿內糖質增多，故來滬診治，別無任務。財部目前無借外欵之必要，外傳將借外欵非確。過去美會電請商整理借欵，最近將作實來電，亦提及日本急於整理對華借欵，但財部原有內外債整理委員會之設，對內外各債均在整理中。此次日美換文，當可减少日美緊張，我國目前急須修明內政，至外交方針，始終並無變更。黃郛日內南下，外傳其攜有解决華北問題方針，本人在未晤黃之前，未有所聞。西藏問題，英已表示絕無謀藏野心，班禪入藏，是另一問題，藏民如歡迎班禪，中央當竭力助其回藏，班禪與中央均無以武力送其回藏之意。西南兩機關裁撤事，最近數度交換意見，尙在商洽中。據何應欽報告，察東漸安寧，日方並無重兵，華北方面於外交最近無進行云。

財孔之否認及解釋

南京三日電，汪精衛，孔祥熙三日晨抵京，孔語記者：塔斯社莫斯科電所傳國際銀行團代表在滬談判對華投資消息，汪昨在滬業加否認，本人對此事亦未有所聞，中國對內對外債務，財政部早經着手研究整理辦法，惟須視國家財力所許範圍內分期實施。拉西曼奉命來華，對我國經濟建設計劃頗多助力，刻因國聯行政院大會將於五月中舉行，拉奉召回日內瓦，向大會報告一切。外傳拉因受某方阻擾，不能活動，故回日內瓦請示，殊非事實。至何時再來，須俟國聯訓示。改良幣制案，業經中政會及經濟委會通過，財政部負執行之責，正草擬實施計畫，將由擴充中央造幣廠入手，經費已有着落。又上海五日電，孔祥熙五日晨到滬，否認向國際銀團舉巨額外債，並謂無此項銀團組織，各國自顧不暇，何能投資中國，我雖力求建設，需要投資，但政府須視條件及其他環境而定。義庚款銀團所發之三千萬六釐證券，決十五日十足發行，每半年還本一次，以十二年還清，其條規五日送各銀行云。

拉西曼報告將發表

南京四日電，拉西曼日內離華赴日內瓦，外間頗多揣測之詞，據國聯技術合作代表辦公處確息，國聯行政院下次常會，將於五月十四日在日內瓦開會，其與中國技術合作之特委會亦將同時開會，審議其技術代表之報告，因此，拉西曼決於下週離華，赴日內瓦出席該項會議，至拉氏致國聯行政院公會之報告書，將於下月在京及日內瓦同時公布。

中土簽訂友好條約

南京五日電，外部息，中土兩國四日在安哥拉簽訂友好條約，土外長電汪致賀，汪五日覆電表示感慰。中土當局數年前即曾各派代表商訂條約，因故久無成議，最近外部以駐瑞士公使胡世澤赴埃及出席萬國郵政會議之便，特訓令胡使往安哥拉，與土外長直接商談訂約。五日晨外部接胡使來電，報告中土條約業經商妥，於四日與土外長在土京簽字。該約規定雙方得互派外交代表，享受國際通常之待遇，該約經兩國政府批准後，將在日內瓦換文。

黃郛赴贛請示方針

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於三日下午五時離平赴贛謁蔣，請示華北外交問題。漢口五日電，黃郛五日晨十時三刻專車到漢，張羣唐有壬等，均在站歡迎，下車後即與記者談話如下：黃首謂此次南下，因華北最近各項外交問題，有向中央商辦及請示必要，今日到漢謁張（學良）後，即赴贛謁蔣，晋京謁汪，俟公務完畢，再赴滬轉杭掃墓。以時日計之，回平銷假，

當在一月以後○長城各大口已接收，小口因雙方交通均不便，接收略費時間○記者叩以通車問題，最近交涉是否尚有進行○黃答此僅爲一技術的問題，緣當唐山至榆關間鐵路收回時，雙方口頭曾提及此事，以後因國人對此尙多不甚明瞭，遂又擱置○此次謁晤蔣汪時，將請示一磋商辦法，希望在不承認僞國不割裂四省之原則下交涉，或以路與路爲對象，就行車之分配．車之標誌．營業之分劃等技術問題，訂定辦法，此在國際亦不乏先例○關於華工出關問題，黃謂此多由漢奸招致，在高麗營集合，既無標記識別，取締亦極困難○中國與此類相似之特殊問題頗多，須一一隨機應付○記者最後詢以前數日孫院長談話，謂華北問題危機殊多，果至如何程度○黃氏笑謂，中國之事，情報過多，亦有時吃虧也○又電，黃郛五日晚乘德和輪赴贛○

剿匪軍事之近況

剿匪軍事，最近進展較爲遲緩，惟以國軍推進一步即趕築碉堡，修建公路，後方聯絡及對匪區封鎖，頗收效果○蔣原定清明節，返籍掃墓，嗣因軍事諸待主持，已決定暫緩離贛○

共匪召開全國大會

南昌一日電，據報載：某部搜獲匪二月五日佈告，謂僞蘇維埃二次全國大會，一月二十一日開幕，會議十一天，選博古等一七五人爲僞中執委，楊炳龍等三十六人候補○二月三日僞中委會選毛澤東等十七人爲主席團，毛爲主席，項英．張國燾副之○並選張聞天爲僞人民委員會主席，下設各部人民委員，朱德軍事，王稼薔外交，邱振詢勞動，高自立土地，林伯渠財政，吳亮平經濟，陳潭秋糧食，梁伯召司法，曾山內務，瞿秋白教育，項英工農○又朱德爲僞軍事委會主席，周恩來．王稼薔副之，並任黃嘯仙爲僞中央審計長，葛必武爲僞臨時最高法庭主席○

南潯路又經匪擾

南昌二日電，南潯路之馬迴嶺，一日突竄來匪數百餘，襲擊車站，並毀橋樑，斷電線，經該處護路軍痛擊，紛向余家河方面潰逃，南潯已

通車○三日電，瑞昌因孔匪騷擾，有難民一批逃抵省垣，省賑會恐妨礙治安，給欵賑濟，但不准入城○

東路相持前線沉寂

廈門三十一日電，赤匪羅炳輝部竄寧洋，並竄至距漳平縣城六十里之地，中央軍已派兵進剿○二日電，蔣鼎文一日到廈，閩北閩西剿匪軍事，現因各段有關公路未打通，後方供給困難，暫未前進○閩西四縱隊各師，大部仍駐龍巖龍門一帶，前鋒均與大小池連城距離不遠，共匪以贛東贛西均受壓迫，東南連絡線被截斷，主力不相統屬，故前線均在沈寂中○蔣鼎文以前方未至緊張時期，無赴龍巖必要，日內赴漳坐鎭○福州二日電，李玉堂師已進抵龍巖上杭邊境之大池，並肅清大洋鎭附近殘共○該師另一部已進抵連城之新泉，劉戡師前部已抵龍巖邊境之古田○

何鍵談湘匪已無慮

長沙三日電，何鍵宣稱：蕭匪克被我軍緜轉圍剿，受創甚大，現有槍不過一千二百枝，會合永新蔡匪會文，共約四千人，向永新北花溪．黃江．蔡家坪．和山等處竄伏○高匪詠生竄伏黃金洞．七鷄坳一帶，僅剩人槍千餘，與原伏幽居之匪會合，總共不過二千人○我軍正分途向蕭高兩匪清剿○竄擾湘南一帶之李匪宗保，人槍不過三百，已派部隊前往剿擊，即可將其消滅○賀匪龍時在湘西邊區騷擾，最近已經陳師將其擊潰，正向鄂邊跟踪追剿，目下湘境之匪已不成問題，惟西路軍擔任剿贛西之匪，雖經兩月來長追痛剿，尙餘殘匪數千人，須相當時日，方可完全肅清○

劉湘電告克復萬源

漢口一日電，劉湘電漢告捷，謂五路軍已克復萬源，原文云：（上略）五路前線游擊司令陳國樞，担任萬官渡之線，相機出擊，頃據該司令報稱，已於二十七日將萬源城克復，匪退距城三十里之箭墩及官渡灣，現正相持中○是役我軍傷亡二百餘員名，匪死五六百人被我生擒百餘人，獲槍四百餘枝等語，特達，劉湘世申○蔣委員長特電劉湘，嚴禁剿匪軍擾民，謂倘視民衆爲征服奴隸，則不啻前方剿匪，後方造匪○又據重慶二日電，宣境赤匪一日又竄擾官渡，經官軍擊退○其正面之匪約有六團，徐向前．何畏兩匪首均在約岩指揮，傳匪大部又有向通巴移動勢○四日電，五路軍三日夜挑選敢死隊，向羅文壩進攻，當攻克最險之紅巖台，現正猛攻

鐵山寺。

各將領在漢商善後

漢口二日電，張學良二日召何成濬・徐源泉・劉鎮華・蕭之楚・張鈁・龐炳勳・郝夢齡・羅啓疆・潘善齋九將領，商剿匪善後。何成濬・張鈁當晚赴贛。郝返圻水。徐・蕭定三日分返沙市・安陸。王以哲・劉多荃二日午抵漢，過信陽時曾下車，晚謁張學良，報告防務，定三日北返。劉鎮華日內赴邊區視察，再赴六安督剿。又據開封一日電，張鈁部奉命赴贛剿匪，不日開拔，遺防由龐炳勳部塡充。

劉桂棠匪自魯入蘇

魯軍窮追逃入蘇境

劉桂棠匪竄入蒙陰山中後，殘部千餘人，三十一日經大軍截擊，三十一日夜由唐棣溝，折向西南逃竄。一日復經各軍圍擊，損失泰半，轉向蘇境，二日夜離坪上三日晨三時到蘇魯交界之徐家莊，猶歸鎮一帶。許文耀率部由坪上，谷良民率師部直屬部隊由大店分別前進圍剿。三日午劉匪已到蘇境贛榆屬曹城地方，午後四時到贛榆石橋西南之吳山，廬山一帶。韓復榘除電請王均派隊截擊外，並令谷良民，許文耀追剿至石橋為止。另派谷師一部駐守郯城縣，防劉匪回竄，其餘各軍即分別復員回防。

一度陷贛榆又退出

濟南四日電，劉桂棠殘匪由魯竄蘇時，聞僅餘四五百人，乃入蘇後收容潰匪，並會合蘇匪，死灰復燃，人數增至二千餘。三日午後五時由吳山廬山竄抵贛榆縣西關馬廠，先放火搶掠，城內駐有民團二三百人，當堅閉四門防守。劉匪於晚八時許爬城，攻入城內，將民團繳械，大肆搶掠。匪當夜停宿該縣，大部駐城內，小部駐西門。四日拂曉，民團由城內逃出，魯軍追擊隊四日晨到贛榆附近，劉匪始於晨八時退出縣城，向西南沙河，羽山，白塔埠一帶竄逃，午後已到達該地。蘇主席陳果夫電韓復榘，請不分畛域，派隊入蘇會剿，韓當令各軍入蘇追剿，谷良民四日晨率師部直屬隊及康古魁團，由坪上出發，午到距贛榆城三十里之小河子涯，午後已入城，李宣德率騎兵團亦到贛榆城。孫桐岡四日乘機飛贛榆偵察，見城內已到有騎兵，想即李部。王均部亦到大浦鎮，魯軍馬貫一旅亦由郯城西進。孫桐萱率師部直屬部由臨沂向沙河前進。

孫殿英部編遣完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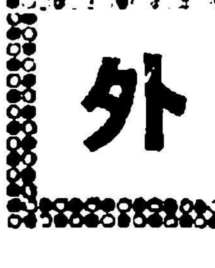
孫殿英離軍後，孫部大部皆歸降。人數共三萬餘，經晉綏軍緊迫與利誘至三十一日已全部收繳竣事，除寧綏陝邊積匪楊猴小因地形熟悉竄過三聖宮外，餘無一人漏網。楊匪現經後方部隊邀擊，業已擊潰，並生擒其參謀長南清璽，即就地正法。此外孫軍數小股因別有企圖，經後山蒙古草地，向察東潰竄，不願受編。惟晉綏軍在後山扼要預有佈置，數股均被圍繳。晉綏軍已有一部於一日復員東開，共繳槍二萬餘枝，大砲迫擊砲數十門，機槍數百挺。晉綏軍表示悉數呈繳軍分會。改編部份，祇編三旅，番號已由傅電呈軍分會頒定盧豐年為步一一七旅，劉月亭為步兵一一八旅，于世銘為騎二十四旅均直屬軍分會。並指定劉部在臨河，盧部在陝垻，于部在五原暫時集中，徒手整理，稍有次緒，即調赴河北訓練。編餘之應遣送者，在包頭辦理，其第一批遞解之官兵七百餘人，已押運到包，由豐玉璽親在車站附近為搭帳棚收容，並監視該殘部，不使入市騷擾，給養由縣府代備。俟火車備妥，即行東運，在軍分會指定地點給資遣散。監視之晉綏軍除留小部負押解工作外，大致已準備復員，各返原防。孫部基本部隊訓練尚有可觀，駐平之二十五師關麟徵部在長城抗日戰役頗有損失，擬選拔孫部士兵若干補充缺額，已派副官吳元安率官兵二十餘名到包向三十五軍接洽，於孫部遞解遣散之士兵到包，准其挑選，帶平編入該師。

尚有一部流散為匪

據寧夏二日電，抗命改編之孫殿英軍殘部千餘人，竄抵阿拉善旗之定遠營一帶，刦掠焚殺甚慘，經寧軍騎二團馳往剿擊後，刻向察爾哈塔爾林一帶潰竄。同時孫部悍匪鄭恩誠忽率衆竄踞河東之萌城堡，惠安堡，花馬池等處騷擾不堪，已令馬鴻華團進剿。又據軍息，寧夏一日電，孫逆殿英前次抗命稱兵，擅委陝北悍匪鄭恩誠為寧東警備司令，並發烟土白面槍械子彈，在寧陝邊境招納土匪為內應，又復冒充中央黨部特派員煽惑駐

寇，以圖擾亂後方。當經馬鴻賓部派隊痛剿，其少數殘部向甘肅固原環縣一帶潰竄。近又死灰復燃，在寧夏河東惠安堡一帶擾亂。馬鴻逵已飭駐軍追剿，最近期間不難肅清。





日本新閣方針已定

軍部對國事之態度

東京三十日新聯社電，舉行三日之陸軍師團長會議，已於二十九日終畢。此次之會議，以其可以窺見軍部之動向，故頗爲各方面所注目。林陸相在該會議席上對時局明白的表明今後軍部之態度，略稱：世人關於今後政局之推移，對於軍部之態度，有種種傳說，其實陸軍以議會閉幕後，即設立國策審議會，以決定國策之根本方針。然關於强要政府推行其方針，則全然未加考慮，且亦未能持該項之態度。惟對於與國防有關係之國策，當然向首相及關係閣僚陳述意見，並協議其實行。雖然仍限於政府有推行可能者，以及緊急不得已不能不採取非常手段以期其實行者。總之陸軍對於此等事情，予以度外視之，而決定國策强要政府推行，實無其事，今後且亦絕對不能採取此項手段云。又五日電通社電，陸軍方面擬向政府貢獻關於國防之重大國策，經二日在陸相官邸由荒木與陸相林氏懇談後，已作具體決定。其內容雖尙嚴守秘密，無由詳悉，但似係以解決懸在目政閣議中未獲解決之農村思想，教育等問題爲前提。而依廣義的國防見地，樹立改善各種政策之具體，故其範圍頗爲廣汎。又林氏於赴關西旅行之歸途，將赴興津訪問西園寺，亦似意在詳細說明陸軍全體之意見。

齋藤西園寺之會見

東京三十日電，首相齋藤於三十日閣議請全體閣僚出席，決定時局之對策，並將於四月一日赴興津訪問西園寺，詳細報告議會之經過。此外關於明春退出國聯後效力發生之善後處置，及應付第二次華府會議之準備，披瀝政府之所信，以求西園寺之諒解。俟回京後即着手專任文相之後任補充。興津一日電，首相齋藤與西園寺公之會見，已於今晨九時五十分在興津坐漁莊舉行，蓋齋藤與老公已闊別一年未晤矣，此次會面，由齋藤報告議會之經過情形，及內政外交等問題，「滿洲國」帝政實施後之狀態，暨文部，外務，陸軍，商工等各大臣之進退情況，最後復就政府處理今後之時局有所開陳。老公對此亦有激勵言詞，會見約一小時。

內閣所訂更生政策

東京二日電。齋藤往訪西園寺之結果，已決定政府仍維現狀，而將於明日後，即補充內閣閣員，以圖强化內閣基礎。惟當銓衡後任文相時，首相擬由現閣僚內之遞相南氏及商相松本中擇一調任，而另由政友會方面推薦遞相或商相之後任。又電，關於現內閣之政權授受事，目前決意仍由現內閣担任政務，政府對齋藤內閣更生之政策，正在考究中。確聞所訂之政策如次：㈠內政會議因議會閉幕而停止，將於最近續開。除對米穀對策及農林關係諸問題加以研究外，並對其他各省所管暨教育制度等諸問題，將協議考究根本方策。㈡設監察制度以振肅沈滯的官界。㈢依外相廣田之協和外交方針，謀協和外交之澈底，對一九三五六年之危局務努力使其圓滿渡過。㈣謀確立米穀對策。又電，現因內閣已決定不辭任，今後將以積極的態度担當時局，對此政民兩黨抱有下列見解：政友會，早已預料現內閣不辭任，今後本黨仍不變從來之態度，決繼續以是是非非主義，無論如何，以政策本位看視今後政府之施設。民政黨，政府對今後之政局，須能得一新人心之方策，尤要者爲更新國策。

日本着手聯美工作

東京三十日電，政界各方面對近衛公爵之赴美雖作種種觀測者。惟近衛赴美，意在向美國朝野傳達日本之對美方針，並說明對於「滿洲國」之日本立場，而互相交換意見。故當茲一九三五・六年重大時局將屆之際，近衛此行，實含有重大意義，或將成爲出席第二次華盛頓會議日代表候補者之前提，亦未可知。該公爵就此事發表談話云：余於近十年來，即抱有相機赴美遊歷之希望，直至現在始克償其所願，此行雖意在列席余子文孝之卒業典禮。但抵美後，自當與各方面交換意見，余擬於四月上旬往訪西園寺公爵，獲其諒解後。即與齋藤，廣田，大角，及林銑十郎會見，聽取政

各方面意見，以便作赴美後陳述意見之準備。惟此行旅程，或將延長至歐洲方面，亦未可知。又余之赴美，若能稍有所利於國，自所樂爲，但政府似將爲樹立米穀對策，而於九月召集臨時議會，故余亦擬九月以前趕回本國。又東京五日電，近衛文麿與外相廣田會見後，發表談話如下：「此次擬以個人資格赴美，故無由外務省派隨員必要，此行須與美總統羅斯福以次該國朝野人士會面，故先晤外相廣田聽取其述明對美方針及彼向來所抱負之所謂協和外交之全豹，以便向美國傳達日本之外交眞意。目下政局亦似已安定，臨時議會必不致即時召集，此際擬照計畫赴美。至於在美勾留期間，預定兩個月，大概於八月底或九月初即可歸國，現在無意轉赴歐洲方面遊歷。又電，現任衆院議員中曾多年僑居於南北美各地者，約有二十名，此次原口，竹澤，田中，岸衛等四氏擬發起組織一日美關係俱樂部，特於昨日先開籌備會。據聞設立宗旨係爲使精通南北美各國國情之人士，有聚集機會，互相得開陳抱負與經驗，謀貢獻增進國家間之親善。尤鑒于今後因第二次華盛頓裁軍會議及移民等問題，預料日美關係必呈複雜化，開始時擬作政治活動。又最近將招請駐在日本之南北美各國之大使公使，開講演會云。

國交紀念 廣田祝詞

東京三十日電，本日爲美國提督潘雷首次到浦賀與日本締結所謂神奈川條約之紀念日，本年又值日美開始國交之八十週年，故紐約，綠杉磯，朴特蘭，西雅圖等處之日美協會及商業會議所特舉行盛大之紀念祭。外相廣田亦於二十九日發出如下趣旨之致辭：「日美開始國交以來，茲已達八十年，其間雖因多少之誤解，而發生不同之意見，但仍得維持迄至今日之親善，誠爲兩國堪慶賀之事。當此潘雷紀念日兩國國民由衷心舉行紀念祭，實含有極大之意義。今後爲永遠之和平與安寧，仍以協力一致招來太平洋時代一如其名，是所切望」云。廣田關于此事復於本日正午發表談話。又石井子爵今早七時經由美國大使介紹，舉行對美廣播演說，今晚七時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亦決定向國內舉行廣播演說。

日拓務省 侵滿毒計

東京三十日電，永井拓相於本日之閣議倡議滿洲將來之經濟建設方針如下，並已獲得各閣僚之承認與諒解。㈠滿洲將來之經濟建設，應由日「滿」兩國共存共榮之見地，在以滿鐵爲根幹之方針下，以改造滿鐵現在之組織。㈡由滿鐵舉辦滿洲之交通，國防產業以及一般之基本產業。㈢對于滿鐵傍系會社之整理，亦認爲必要，目下正命滿鐵銳意考究。然傍系會社中有經滿鐵予以獨立解放，而能圓滿的獨立者，亦有非置於滿鐵之統制下，不能完全的發揮其機能者。因鑑於此種情形，擬俟滿鐵自身考究之結果，即講求適合時宜之方法。㈣關於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認將來由滿鐵移管於政府（關東廳管轄）爲至當，目下在此方針之下正考究中。又拓務省對於昭和九年度之滿鐵總預算（包括軍事費及特別事業費，）約一億九千四百萬元，業已依照原案承認，俟大藏省許可，將於一兩日內正式決定。該項乃係滿鐵成立以來未有之龐大預算，且鑒於目下內外情勢之重要性，故政府於認可之際決定特予以附帶如下之注意：一九年度預算實施時，以節省冗費爲主要，對於能縮小規模者即變更既定之計畫，而爲極小之規模，同時對於能延期舉辦之事業計劃，即儘量予以延期至後年度，務必使滿鐵不背本來對國家的使命而予以最善之處理。

二次華府海會之準備

德將要求 參加會議

柏林四日電，今日報稱德國將參加明年舉行之海軍會議，其目的僅在謀取凡爾塞和約之修正，以期確得海上更大之安全，而非欲與世界各大海軍國平分海政云。德報又登載官場聲明否認德國已擬成大海軍建造程序之說，報稱德國欲造大批軍艦，非數年不辦，而德亦無此經費云。

英美間正 交換意見

倫敦四日電，據外國發表消息，美國似曾向英國建議於一九三五年舉行海軍會議前先行交換意見，惟據英國負責人宣稱，英國並未接到此項建議。蓋自一九三三年三月英國發表裁軍備忘錄之後，倫敦與華盛頓間即繼續進行談判，故無所謂提議交換意見，惟雙方討論之內容，爲一九三五年以後應行替換之海軍頓數問題，關於此點，今尙未得到同意耳。

日本準備强硬對策

東京三十一日電通社電，陸軍方面以在明年度舉行之華盛頓會議中，勢將依次述理由，而涉及滿洲問題，故現頗關切於此事，㈠中國將依其傳統的政策，而以該問題觸犯九國公約等爲由，作爲會議議題，竭力向之陳訴。㈡參加該會議之各國，亦以鑒於滿洲問題及脫退聯盟並刻下之橫斷的對日通商壓迫狀況，而將依使日本孤立的立場，持較諸一九二一年之華盛頓會議，尤同情於中國之心理。㈢加入國聯國家及其他世界各國，既始終持關於滿洲事變之日本所持態度，爲違反在第一次華盛頓會議簽字之九國公約之見解，則僅就理論上言，亦無拒絕中國此種陳訴之理由。因之，陸軍方面刻正銳意研究其對策，而擬在日內舉行之外務•海軍•陸軍及其他關係各省之第二次華府會議對策議會中，正式提議，並作强硬之主張。至政府當局間現對此事所持意見，則大體如下：㈠無論其何種政治的策略，從速將滿洲問題作爲會議問題，日方當以此種應允，足直接阻碍「滿洲國」之發展，及擾亂東亞永遠和平爲由，斷然拒絕，且不接受該會之請求。㈡因之，在事前當自動的向東請參加會議國家，探明其是否將以該問題作爲議題。㈢在參加會議後，若復突以該問題作爲議題，則將立即撤回日本代表。

新加坡港大體完成

東京一日電通社電，日海軍當局以新加坡英國海軍根據地與日海軍之海洋政策，有重大關係，故對此事頗爲注目。其修築工程最近進行狀況，大體如次：㈠關於要塞之修築，砲座之裝設，及兵營之建築等各種工程，已大體告竣，可望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完成，現並已作隨時均可竣工之準備。㈡在有森林及沼地處所，建設大船渠及附設設施，刻已將船渠附近之碼頭築竣，可望於數月後完成能停泊最大船艦之船渠，現尚未着手修築者僅餘地面工程而已。又此項經費原定爲一千萬鎊，但現只須使用六百萬鎊，即可竣工。㈢在空軍根據地置有大轟炸機與飛行艇各一中隊，此在作爲英國極東空軍之根據地上，雖似屬過小，但由本國至新嘉坡間，若用飛機則只須四日即可飛到。故在作爲常備軍上，縱屬過少，亦無礙於事。㈣，此外尚有由海峽殖民地之歐洲人及歐亞混血人並馬來人所組織之飛行中隊。

公保非島獨立之議

華盛頓二日合衆社電，共和黨參議員李德今日宣稱，將來簽約承認及保障非島永久獨立時，蘇俄當在被邀之列。李氏接見合衆社記者時談稱，如無條約保障非島永久中立，則其地位在獨立後，必極危險。「余認爲關於非島中立事，類似瑞士及荷蘭之中立條約，大可採用。蘇俄與中日等鄰國及英法義等海軍列强均將被邀簽字，美國當然在簽字者之列」云。李德拒絕詳細解釋邀請蘇俄簽訂保障非島中立條約之重要性云。

東京三日合衆社電，官方今日承認，菲列濱於十年後獨立問題，對一九三五年華盛頓海軍會議必將增加新問題。日外務省及海軍省頃正研究美國准許非島獨立之含意。據聞日本將宣布承認及贊助非島保守中立云。

非島政黨之爭執

東京三日電通社電，某方電訊，關於美總統羅斯福已批准非島獨立案訊，非島中之奎松派雖大表歡迎，而烏納摩里亞派則認爲最惡方案，提出抗議。故贊否兩派之抗爭，今後似有愈益激烈化之象。一方對於政治經濟上之變動，提倡禁止金輸出或減低平價等者亦有之，故非島之獨立現殆已爲一般的悲觀空氣所充滿。

美國遠東政策不變

華盛頓三月三十日合衆社電，美外交協會今日出版刊物稱，郝爾與廣田交換書簡之影響，大部爲心理的。該刊稱，「郝爾廣田交換書簡事，固極重要，但其效果則大部爲心理的，蓋此舉足使美日緊張關係弛緩，就郝爾至三月三日始答復廣田，二十一日始發表往來函件一事，可證美國不承認「滿洲國」之主張，並無若何變動。此間發覺日方報紙及官方輿論多以爲郝廣交換書簡，係美國意欲與日本討論承認「滿洲國」•海軍比例•美移民律•菲列濱軍備等問題之表示，但外交協會認爲美方並無此意旨，此間無人相信維斯福有變更胡佛斯蒂生政策之意旨。反之，美國將繼續不承認「滿洲國」，但美國極不願以武力解決太平洋上諸困難問題云。

美俄加入國聯之聲

美和平團體之建議

紐約三日電，美國關國際切和平之團體二十餘，現提議向政府請願美國加入國聯，威爾遜前總統時代之陸軍部長貝克爾亦保請願書具名中之一，貝克爾並要求政府將接受加入國聯之條件，明白宣佈，又建議修改國聯盟約，藉以確切保障世界和平。

日本對蘇聯之觀察

東京三日日本新聯電，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問題，最近頗喚起各國輿論之注意。據綜合到達外務省之各方情報，此事於兩三月前始傳佈於各關係方面，本月十二日將在日內瓦舉行裁軍幹部會，俄外長李維諾夫爲出席該會將赴日內瓦，對於入盟問題，當有所接洽。聞蘇俄之加入國聯條件如下：㈠凡加入國際聯盟之各國，承認蘇俄，㈡「希望與加入國締結互不侵略條約」，㈢要求人種平等權，㈣不戰條約與聯盟規約之調和，以上各項均爲歐洲各國及國聯擬欲解決之懸案。觀現在雖聯盟加入國如捷克芬蘭二國均未互相承認，故希望於加入後即時承認，乃蘇俄之外交政策。又要求改造國聯．人種平等兩項更無實現可能，至對於締結不侵略條約，英義法各國均有反對。總之，蘇俄自身之國情，有與國聯不能相容之點，故預料其不能加入國聯。

美否認曾與俄接洽

華盛頓三日塔斯社電，美國國務院否認巴黎傳出之報告稱：莫斯科之布列特與華盛頓之特洛雅諾夫斯基曾進行關於美國及蘇聯加入國聯之談判。該院宣稱，布列特並未接受任何舉行談判之訓令，而特洛雅諾夫斯基亦未提出此項問題。

縱橫捭闔之中歐

猶發表義軍火運奧

猶哥斯拉夫京城三十日哈瓦斯電，本月十五日左右，外傳有滿裝軍火之火車兩列，於三月八九兩日穿越奧境運往匈牙利。奧國官場曾力闢此說，但此間又接詳細消息，明日將由猶京「政治報」予以發表。大要謂三月九日有火車一列開抵義奧邊境之桑干狄多，計貨車十八輛，其中屬於奧國者四輛，屬於義大利者十四輛，押車者有義大利兵士多人，一抵邊境即將列車交由奧國之愛國同盟黨黨員接收，奧國貨車保用帆布復蓋，至林茲地方，蓋車之布即行更換，中藏何物不得而知。其餘義大利貨車之中則上層滿蓋白菜花，但有人親見白菜花之下，藏有裝甲軍用汽車四輛，及各種軍裝。此列車開進奧國之後，先在維也納附近停放，究竟是否轉運匈牙利抑留在奧境，則不得而知。在克抗茲及卜賴納兩處亦有人發現軍火運輸，距今十日以前，有飛機十五架由義大利駕駛員乘坐，飛抵奧國之達列何夫地方，事後義大利駕駛員均乘火車返國，飛機爲義大利有名之金質飛機製造廠飛亞特廠所造，馬力七百五十四，飛機配件同時運到，其中十二架裝有機關槍，義大利對匈牙利曾供給飛機四十八架云。

羅外長反對修約

羅馬尼亞京城四日電，外長迪杜勒斯柯對衆院發表重要演說，謂特里亞農(對匈)條約界予羅馬尼亞之利益，去羅國所應得之權利尚遠，此羅馬尼亞人民所皆知者，乃意大利及匈牙利仍要求加以修改，此種主張已屬危險。迪氏旋謂，法國對於小協約各國予以保証，殊可欽佩。又謂羅馬尼亞始終贊成中歐各國經濟合作政策，最後表示反對修改條約。迪氏演說在衆院中發生深刻之印象，衆院決定將演詞印刷，予以張貼。當迪氏言及法國保證不令條約修改時，全場歡聲雷動，議員全體起立，羣呼「法國萬歲」。

土國抗議義相演詞

土耳其斯丹波爾四日電，上月十八日墨索里尼於簽訂義奧匈三國協定之後，曾發表演說，其最後一段含有義大利向亞洲發展之意。此間輿論對墨氏此言，表示抗議，報界發表答辯之文字，措詞甚激烈，並有譏刺之語。土耳其大使曾與義相作長時間之會晤，土政府對此項會晤，將向國會發表宣言云。

英日之商業談判

棉業談判暫難恢復

東京三十一日路透電，英日棉織業談判或將改由英日雙方政府以外交方法辦理之，據今日外務省發言人稱：日方對於英方主張棉織業談判改由日英政府辦理之建議，在原則上並不反對，但在英政府未有新建議以打破目前僵局前，日政府不欲有所舉動云。又倫敦三十日路透電，英日棉業談判之日方代表團，今日已首途返國，駐英日大使及英海外貿易部會計處長克勞威均在維多利亞站台送行，日代表團將在巴黎逗留二日，再赴尼西及羅馬，四月八日離奈勃爾斯返國，約五月十七日可抵日本。

日提另開商務談判

倫敦三日新聯社電，關於日英棉業由政府間進行交涉之日政府回答文，已於三月三十一日由松平大使遞交英政府。據本日英國官方傳出消息稱：日政府表示凡關於一般的通商問題，願與英國進行交涉。又觀該回答文會言及通商會議，大概將在倫敦舉行，會商日期並未指定，且日本對於通商交涉之範圍，並未表示何等意見，總之此等問題，於開始交涉時，再行決定。又四日電，英商部於復活放假期後之三日，特開會議，而以關於日英會商之松平所致回答爲基礎，有所討論，惟因尙須考慮會商開始期與議題範圍等，故在正式會議舉行前，似將由松平及侖西曼兩氏，依預備交涉之形式，舉談數次。又英方以民間頻促速開正式會議，故擬迅即開始進行此項交涉。

蘇俄已無西顧之憂

不侵條約展限簽字

莫斯科四日塔斯社電，關於蘇聯與愛沙尼亞，拉忒維亞，及立陶宛間互不侵犯公約及糾紛和解公約延長十年至一九四五年年底之協定，已於本日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簽字。該協定包括緒言一段，條約兩節，緒言內稱：簽字各國，於簽訂此項協定之際，其精神不外爲發展簽字各國間之邦交，而獲得一堅固之基礎。協定第一條規定互不侵犯及糾紛和解公約與其附帶之文件，一概繼續有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協定簽字後李維諾夫發表演說。

匈俄復交

羅馬三日電，本年二月六日匈牙利駐土耳其公使榮格與蘇俄駐義大使鮑泰奇亞在此間交換文件，正式承認蘇俄，兩國間外交及經濟關係，由是恢復，但蘇俄對於匈牙利未派外交代表，匈牙利方面，則命榮格暫駐莫斯科。頃悉蘇俄已命該國駐維也納公使貝特諾沃斯基暫兼，駐匈公使館址仍設維也納。貝氏擬不日前往匈京，向攝政霍木呈遞國書。

美國內政之煩悶

恩給案終於成立

華盛頓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恩給案參院本日投票結果發表後，總統否決歸於無效，而此項法律遂決定成立。此由總統對國會之地位而言，不可謂非嚴重之失敗，而國庫負担亦由此增加矣。此次國會對於總統否決之法案，再予通過，已使人發生國會反抗總統之感想，且其二次投票之迅速，尤足令人驚異。蓋由總統簽署否決咨文，以至兩院陸續投票維持原案之時爲止，前後相距不過三十點鐘耳。參院心理以羅斯福權力等於全無節制，故此次必欲通過此案，以警告總統，兼以表示參院之獨立性質云。華盛頓二十九日合衆社電，民主黨議員白恩思今日稱，恩給案經國會通過事，恐將迫羅斯福要求通過增稅之立法，因該項議案包括極大之支出，如不增稅，恐不能保持原有預算之平衡云。反對此項議案人批評，國會議員不當在政府拮据之際，倡議增加自己薪金，現財政部正準備報告羅氏，何項稅則可再增加，俟彼釣魚歸來後決定云。

衆院主張調查智囊

華盛頓三日哈瓦斯電，威特教授所傳有人擬推翻美國現在社會制度樹立共產制一層，昨日衆院議長蘭奈宣稱，將組織委員會加以調查。致

悉蘭氏對於此舉，並不贊成，渠謂由衆院組織委員會調查智囊團之共產主義行動，實為一種極荒謬之辦法，衆院從未有此舉動。但衆院議員仍多主張調查，結果卒決定於星期四組織委員會調查此事，而以民主黨議員白爾溫克為主席。華盛頓三日哈瓦斯電，農部次長特格威爾新著一書「吾人之經濟社會」，謂美國人之有智慧者對於經濟問題應效法蘇俄云。此種主張引起共和黨參議員狄孔生之反對。狄氏頃在參院中對特格威爾之經濟理論大施攻擊。按特格威爾之意，統制經濟必俟生產方法悉歸國有，並由國民經營之後，始能實現。特格威爾主張生產方法收歸國有之前，須先作第一步工作，即應由私人自行組織機關，以視察各種實業，使其更為集中，以為收歸國有之準備。據特氏所見，美國目下情形即在第一步辦法中，氏謂美政府對於鐵路有最高統制權，如認為適宜時，即可將其大部份收歸國有，此外全國銀行資本一半以上，已為國家所有云。華盛頓二十九日合衆社電，今日衆議院規程委員會議決由國會調查「智囊團」，此案尚待衆院同意，規程委員會雖認為蘭德及威特諸人對「智囊團」之攻擊，為「華爾街」銀行家所指使，但認為此事究有洗白之必要。

徹查海軍赤化案

華盛頓二日合衆社電，據海軍部官員披露，海軍少將安德路思現正調查陰謀赤化美海軍案，有四人因散佈「船友呼聲」雜誌，已被逮捕。該雜誌確帶赤色，並與一九三一年英海軍暴動案，有聯帶關係。安氏現在桑狄哥，緊築水軍準備赴大西洋巡行云。加州桑狄哥二日合衆社電，安德路思少將今日下令調查在海軍艦上共產宣傳之範圍，自某三十一歲海軍軍人布列頓及同情共黨者三人被捕後，官方已下令澈底調查此事。四人被捕後，並爾出富于宣傳性之書冊數千本，安氏稱，調查結果將由華盛頓海軍部發表。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起
至二十三年四月五日止

（記者）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西南政務會及執行召開常委聯席談話會，有受命中央取消兩機關意。
▲顏惠慶自贛抵滬。
▲英使賈德幹過京北上。
▲劉桂棠自汜水東竄。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英使賈德幹抵平。

四月一日　星期日

▲汪兆銘自京赴滬，診視肝病。
▲戴傳賢焦易堂等一行抵西安。
▲贛匪竄至馬迴嶺，襲南潯路車站，燬橋樑，經擊潰。

四月二日　星期一

▲于學忠北返，抵北平。
▲劉桂棠竄至蘇省贛榆縣境。

四月三日　星期二

▲汪兆銘孔祥熙返京。
▲黃郛離平赴贛謁蔣。
▲日使有吉抵杭。
▲于學忠抵津。
▲中華學藝社在北平開第五屆年會。
▲劉桂棠股竄贛榆縣城，燒搶極慘，海州吃緊。

四月四日　星期三

▲今日兒童節，各地慶祝。
▲黃紹雄離平赴晉。
▲故宮博物院新理事在京舉行首次會議，推蔡元培為理事長。
▲中土友好條約簽字於安哥拉。

四月五日　星期四

▲黃郛過漢口。
▲黃紹雄抵太原。

論評選輯

舛誤的民治觀念與立憲

立法院徵求憲法草案批評的期限，本定三月底截止，但截止後仍歡迎接納國人批評的意見。這種虛懷若谷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

本報對於憲草已有過幾篇批評。現在願再從政制原理方面，指出國人近年來對於政治制度的幾點誤解，以希在基本思想上另闢一條路徑。

（一），辛亥革命以來，國人有一個心理，實是政象混亂的主因。這個心理便是懼怕「政權」。我們好像都以為專制政體之所以最壞，就是因為君主有無上的威權。因此我們於無意識中覺得，政權本身即有極大的危險性：所以又以為政府的權力愈小，人民便愈少有被壓迫的機會。

這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們敢說民治政體需要政治力量，和君主專制完全一樣，不，並且還需要更大的政治力量。除非無政府的混擾狀態是我們的理想，不然，則「治」與「權」永是不能分離的。我們如果要「治」，便須有權；祇有得到「權」，方能「治」。

不但政治力量是必需的，政治力量還必須是「專」的。國人聽到「政權」已經駭怕，聽到「專權」兩字，幾乎更要談虎變色。這樣是不能了事的。我們以為，有權必「專」，「專」始有權。「專」與「權」是不可分離的名詞。但我們須分淸，「專權」不必即是「濫」權。我們更須記取，「專權」可以使之「負責」。並且「負責」的「專權」，便正是民治的特色。不但一黨專政的是專權，多黨的民治國，一樣是在大選之後，一黨或一黨以上的妥協了的團體，在那裏「負責」地「專」政。

我們從幾次所公佈的憲法，所制的憲草，以及許多政論中，都可以見到要限制政權——特別是行政權——至最低度的苦心。這份「苦心」非用極猛的藥把牠攻得雲消霧散不可！我們的問題，絕對不是要不要政權，却是怎樣控制政權，怎樣利用政權。

（二），除了因對專制政體起了畏忌政權的反應之外，國人對於西人政論，大體上還有一種很壞的誤解。這便是對權力分立說的誤信。權力分立的政府論，自身便是一個錯誤。法人孟德斯鳩於一七四八年寫「法意」一書，以為英國政府的好處在三權鼎立；一八六七年便有英國自己的政論家白芝赫出「英國憲法」一書，在內中指出內閣溝通行政與立法兩機關，堅決否認立法與行政的隔離。白芝赫在那時却又指摘美國總統制度下立法與行政對峙，是受了孟氏權力鼎立說的毒害。但到一九二七年美國一個政治學教授麥克貝因出「活憲法」一書，又以總統常能盡量指揮國會的話，駁斥白芝赫的批評。所以現在誰都不肯承認自己的政府有幾權分立。幾權分立

說，幾乎成了一種諷刺人的話，祇有打算戲謔某國時，才說這國的政府是幾權分立。

幾權分立論不能成立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若幾權當眞分立，則政府便必致一事都辦不來。

因為國人已經畏忌政權，所以防制政權的權力分立論，便很容易地被國人囫圇吞下。

（三），有了上面的兩重誤解，於是幾次的憲法中，都有貶抑行政權，擴張立法權的趨勢。（嚴格地講起來，這一點對國民黨訓政政府不大適用，因為民選立法機關根本沒有。）這又是一層錯誤。

西人民治原理中一個最基礎的假設，便是：旁人不可信托。他們以為人性是如此的。所以眞正的民治，應該是個人親自參加政治會議的。然而因為有許多實際困難，代表制度非採用不可。舉出代表來去議要事，去防範行政領袖。但是這一種「不信任」的態度，不能推用到極點。西人初行民治，大體上，議會都比較跋扈。但由實際經驗中，得到了教訓：議會按牠駁雜笨大的組織，便不是一個治事的機關。

所以在近來民治國中，差不多都是由行政機關駕馭立法機關。我可以證明無論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全是如此。因為行政機關最要應付的大事，全須經過立法，如不得立為新法，便無事可辦，同時立法機關因為自己的組織的不適宜，所以基本行政方針，必先由行政機關決定，然而再通過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對於行政方面的方針，祇能說一個最後的可否。但牠不能動議樹立大計。關於這一點最清楚的例子，便是英國預算案在國會提出時，國會祇許決可否，不許有增刪。美國的國會立法，也已由「諭令的」，變到「准許的」。去年國會通過羅斯福可以貶抑金元由百分至五十分，我們便可以見到行政領袖有多大的自由。

立法機關最大的效用，便在範圍行政機關。祇要行政領袖的設施不大違民治精神，立法機關便應予以同意。我嘗把立法與行政的關係，比作唐僧與孫行者。唐僧在名義上是代唐皇赴西方求經的，但眞能翻一個觔斗便是萬八千里，耳眼裏掏出金箍棒迎風一幌便是碗來粗細的，却至終是齊天大聖。然而這猴子必須聽師父的話，否則緊箍呪一念，老孫便受不住。民治制度與專制的不同，就在一個有緊箍呪，一個却沒有。有緊箍呪念，便可得到負責的專權。但緊箍呪絕對不可常念，常念便取經不得。

上面三點，是國人對民治之理解的傳統錯誤。武人專政，在起始大部是由于壞政制自邀。我們已經受足那幾個錯誤觀念的殘害。現在我們的政治思想，非轉上一條正確的路徑不可。不然我們便永不能希望創制一個能用的憲法，樹立起責有專歸，系統簡明的政制。

（錄三月三十一日大津大公報）

◇　◇　◇　◇　◇

建設時機不可再失

民國肇興，內戰循環，初未嘗得着一相當較長時期，整理內政，從事建設。國民政府統一以來，亦不幸舊轍重循，新機未啓，自民國十五年起，幾無年不在干戈擾攘中，致內則釀成共產黨之割據，外則招來九一八之侵略；吾人回思過去三年中，華北敵人鐵騎之蹂躪狀況，江西共黨赤燄之猖獗情形，國家得不覆亡者幾希！迄至喪失四省之後，更辱城下之盟，對外

一面，始得稍舒喘息，不幸即有察哈爾之變，勦匪之功漸著，不幸又有福建之役，包頭孫軍更遙爲響應，抗命西進；自去歲塘沽協定成立之日起，此匆匆十個月中內變又復屢發，皆足以直接間接牽制勦匪工作，引起社會不安，亦殊談不到整理內政從事建設。今不幸中之大幸者，最近內變皆能迅速消滅，未致蔓延；且以各方面現在情形論，對於今後內戰之不應有與夫不可能，似皆具有深一層之覺悟。最近消息：西南將成立軍分會，或進一步可取消兩機關，此尤爲政局之進步，統一之佳音。是故今後苟中央持以甯靜，地方不受挑撥，循環的內戰可望告一段落。加以勦匪狀況日有進步，江西匪區包圍之效已顯著，如川，如湘，如鄂，匪勢亦日蹙，以現狀卜之，如不再發生牽制勦匪之意外事變，五六年來耗費全國兵力財力之鉅大工作，亦可望告一假落。國際情形年來緊張達於極度，近則表面亦趨和緩，與東亞全局有關中國存亡所繫之日俄衝突與夫其他國際間劇變似已不致倉卒爆發，就時間一點言，又勿寧認爲於中國有利。內外形勢如此，中國趁此時機，整理內政，從事建設，實爲近年來難遇之好機會。 在吾人記憶中，除民國二三年及十七八年間似曾遇過若干較好機會外，其餘十八年皆少有此種可爲之環境；雖國勢比從前更弱，外患比從前更深，民力比從前更窮，然不能不認爲此種局面已係天予現在中國最後之恩惠，亟應奮發興起，不可再行錯過者也。

整理內政，從事建設，條分縷析，頭緒萬千，眞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然以中國之現狀論，與其貪多務得，徒供宣傳，勿寧謀尺進寸，可收實效，所謂「卑之毋甚高論」者，自係今古不移之理。故吾人主張着手之始，第一在擇人，第二在擇事；以擇人言，中央及地方若干長官倘倘皆責其人稱其位，未免視之太易，期之過高，然至少限度，荒嬉廢事者，貪汚有聲者，庸劣無能者，要不可用，必須酌量更易。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屬吏全盤整理，更感困難，然至少限度，舊者應酌定數目，予以淘汰，新者應嚴格規定考試及保薦辦法，依法登庸，以杜倖進。中央及地方重複閑散勿須急於設立之機關，尤應整個裁撤，更不待言。 所謂用人要政，竊以爲苟從此種簡單易行辦法入手，少設機關，慎選長官 ，嚴核屬吏，祇期成立一個普通有爲的政府，政治效率已可大爲改觀，初不必强勉步罷索利尼希特拉之後塵，出以驚天動地之舉動；但若仍舊必要與不必要之機關雜陳，智愚賢不肖並進，則日言整理，皆屬徒勞矣。以擇事言，現在全國行政之重要者，莫過於治匪，莫過於安民，治匪應從速責諸地方軍隊，擬具計畫，明其責任，嚴其考成；安民應從速責諸地方官吏，清查戶口，辦理保甲，維護交通，疏通水利：中央及地方長官當以全副精神整個力量督率考察之。此兩事果能認眞辦理，地方即可安定，即可興發，其他庶政皆其次焉者已。再就建設言，現在最重要者，爲維護農業 ，開發交通，其他皆爲次要。應從速設立農業金融機關，振興全國交通事業，先儘政府所能籌措之財力，專營此兩種建設，兩事收功，百廢自隨之而舉，無須强勉學蘇俄之五年計劃，仿美國之復興運動，不度德，不量力，名爲百廢俱舉，實則一事無成也。再就消極方面言之，中國今日果欲決心整理內政，從事建設，則凡足以障碍其進行之各種阻力，亦應迅予掃除：例如苛捐雜稅，首須列舉其種類附以次第裁撤之辦法與時期，而用中央及地方之全力，舉辦澈底之所得稅以替代之，一面將軍政各費緊縮核計， 實事求是，務使中央及地方預算得以成立，一也。又如地方人才缺乏，下級黨部

雖以健全，不如暫行裁撤，責成縣長負行政全責，以免紛擾，二也。現在中國生產事業並未發達，資勞兩方智識又未達到歐美任何國家之相當程度，工會自宜暫行緩辦，所有勞資糾紛事務概責成實業部及地方官酌量情形辦理，以勞資兼顧爲原則，使人民得安心投資企業，將近年來無人敢興辦工廠之憂慮根本掃除，三也。除中央及地方政府愼重協商規定必須先辦之事業外，凡假借公益慈善教育建設各種名義，向人民攤派捐稅舉動，概行禁止，以期力有專注，事少紛擾，四也。以上所擧，皆犖犖大端，僅爲吾人一時設想所及，掛漏自所不免。然整理之始，建設之初，必須提綱挈領，量力而行，敢信此種步驟毫無錯誤。吾人深覺自塘沽協定成立以來，民氣消沉，爲有史以來所少見，揆諸甲午庚子兩役後之情形，殊不可同日而語，國人大都認爲時不我予，事無可爲，由失望而致絕望，竟束手以待坐斃，殊不知天之加惠吾人者，猶以此時爲最厚，雖未必能容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然在內憂外患萬分緊急之時機，竟微露此和緩從容之局面，以待吾儕最後之努力自救，苟有人心，可不垂涕感激，死裏求生乎？千載一時，稍縱即逝，朝野上下盍急起圖之。

（錄四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美國「智囊團」的解析

前幾天路透電同合衆社電轟傳美國議會要調査智囊團的消息。這事的發動，是由於美國印地安那州教育家維特的批評，他指出「智囊團」有赤化美國的企圖。民主黨衆議員白爾溫克爾和蘭德藉機就哄起來。據三月二十九日電，衆議院規程委員會已議決得衆院同意後，由國會調査「智囊團」，以爲諸「智囊」洗白。

批評「智囊團」的多半是由於自己見不到牠有甚樣的政治意義，畏忌「智囊團」的則由於根本不明白「智囊團」的性質。我國人自從去年便常聽到「智囊團」這個名詞，恐怕最多也不過覺得好玩而已。希望經過我們這裏的解析之後，可以發現「智囊」問題，與我們歷來的及目前的政治問題，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一）我們先看一看「智囊團」的性質。「智囊團」，大體上講起來，是一種非政治式的組織。實際上，「智囊」祇是一些平常的顧問。不過因爲羅斯福倚賴這些顧問過甚，於是人們才給他們起了一個帶諷刺性的綽號"Brain trust"。這些顧問之中，雖然有許多在華盛頓有位置，如莫蕾爲副國務卿，毛干道爲財長，特格威爾爲農業副部長等。但這幾乎祇是一種偶然的事件。他們主要的功能，仍在乎供給意見與計劃，而所供給的意見，沒有必被採納性。有人以爲「智囊」和中國古時的「軍師」相似，實是個誤解。因爲「軍師」不但立謀設計，並且可以調兵遣將，有最後的政治權力。「智囊」沒有達到這種程度。「智囊」中很有人連原來的職業都不暫時放棄。比如購金政策的主動者瓦倫教授，他仍然每周坐火車回康乃爾大學教書。他甚至連新聞記者都不見，不在社會上露頭角。

「智囊」多半是書癡。在羅斯福初登台時最得勢的要算哥倫比亞大學派，以莫蕾及特格威爾等爲領袖。十月底羅斯福採用新金政策，於是康乃爾大學派佔了上風。這派以瓦倫，毛干道爲領袖。

「智囊」既都是無多大政治意味的書獃子，便沒有甚麼可怕的，而怕他們也是不應該的了。不要說其中像瓦倫這種農村貨幣專家，根本沒有政

治背景，就像特格威爾一般認爲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也不值得怕，因爲他究竟不是作最後主張的人，與其怕他，還實不如怕羅斯福。

我特別指清「智囊團」的非政治性，因爲我願意證明「智囊」政治與專家政治有些不同，而「智囊」政治比專家政治較近乎民治理想。

（二）我們再看一看「智囊團」在政治發展史中的地位。現代政治中，由民衆的需要到這需要的實現，差不多須經過五個步驟：

一，民衆待解決的問題；二，大政方針的決定；三，科學的立法起草；四，國會之通過；五，政府事務官（即文官等常任官）之執行。

民治運動史中最重要的，當然要算國會之形成與決定施政方針權之被國民拿到；此外還有兩個次要的問題，也已漸有具體解決的，便是文官之經過考試而成爲常任，與立法起草的漸漸專門化。文官考試，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起始實行，不久便風行於多數文明國。官吏之以考試法登用，不但剷除了私人推薦與「分贓」制等弊端，並且解決了民治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民治政體下，政黨上層領袖，一定要因時局的變動而有變動，但若連執行官吏也隨着變動，那末，政府的損失不祇過大，恐怕事事都摸不着頭緒，因而一事辦不了。所以文官成爲專門的常任官吏之後，政治領袖的遷動才不致有所顧忌。

專門的立法起草，大體上是在二十世紀黎明期，由美國發起的。立法問題因爲漸漸複雜，若打算使法案內容弄得恰當，意義正確，則非利用相當專門技術不爲功。美國於是有許多州設立「法案起草處」和議會圖書館等，專爲得到科學的立法。

到了最近，大政方針的決定，又感到了許多實際困難，一般政客不敢對于時勢下武斷的診方，於是才有所謂爲「智囊團」的出現。各國本早就有專門顧問，但是利用顧問到極深程度的，卻要算從羅斯福起。

羅斯福的計劃也實在太大了。他整個想在極端社會主義和放任的個人主義之中找一條新路，他的復興財政團，聯邦準備庫，工業復興會，農業整理會，公共工作，內部工作等等，對於財政及工商業加以控制，對於農民及失業者加以救濟。甚至運輸都要統制，勞資糾紛都要仲裁。開支動即數十萬萬。全國一心地參加總動員，誓非恢復一九二九年前之繁榮不可。

及至十月二十二日，羅斯福在廣播無線電中報告美國政府以高價買黃金，不久又在世界市場上買黃金，英法大起恐慌，美元大大跌價，於是掀起金融界絕大的風潮，形成一個絕大的錢幣試驗。

羅斯福「人工的」恢復繁榮計劃，已經有許多人莫明其妙。及至實行購金政策，不但一般人不明白個中道理，有人甚至批評羅斯福自己都不明白他所做的事。

以上我的意思在証明「智囊」對於決定行政方針有怎樣的重要和必要。所以按前面所舉的現代政治中五個步驟，現在可以變成六個：

一，人民待決的問題；二，「智囊團」供献意見；三，政治領袖採納某項意見，定大政方針；四，專門家起草法案；五，國會通過；六，常任官執行。

美國目前在進行着一種社會革命，現狀當然不是常態，不過因爲種種社會關係愈形複雜，「智囊」的利用，因爲美國的發軔，以後一定更會爲政治家注意的。（據日前路透社倫敦電，英國也有人倡議將上院改爲「智囊團」，雖其組織與美國「智囊團」不同，但用意卻有相似處。）

所以我們不能將「智囊團」祇看做一種好玩的把戲，牠是應時代的需要，政治科學中一個新的發現！

（三）我們再談一談「智囊團」與專家政治的分別。人類從有政治史以來，便有一種理想。這理想便是要得到一個極開明的政治領袖。蘇格拉底主張要「哲學家干者。」中國永在追求「聖明天子」的出現，同時又以薦舉與考試的方法，選用官吏。英人穆勒會主張以下院代表人民情調，以上院代表一國的理智。晚近有孫中山先生提倡考試實行專家政治。這差不多全

是一個問題。

但我懷疑赤裸的專家政治能夠實現，我甚至懷疑牠應該實現。因爲政治，至終不祇是某一專門技術的問題。還有專家因爲研究一門問題過久，總恐祇見一偏。甚至同是一行專家，對於同一問題，都各有歧異的意見。比如美國現在所採的瓦倫購金政策，便爲另外的幣制學專家如斯莆雷格，干莫爾等教授所反對。所以在這種場合之下，必有一個富有常識與經驗的以冷眼的觀察來作最後的判斷方可。因此我以爲羅斯福的雅量容納無政治味的「智囊」的意見，而他自己作最後的裁判，實比眞正的專家政治也許還好。

因立憲問題，國人對政治都有極濃的興趣，又因孫中山先生有過專家政治的議論，所以我們在這裏特將美國「智囊團」的性質，與其在政治史中的意義，加以簡略的解析。希望國人因此能明瞭美國「智囊團」的囂嚷塵上，並不是絲毫沒有意義的事。

（錄四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意嚮之叩詢

日本自以廣田掌外交，一變其兩年來所取目空一切，旁若無人之姿勢；烟視媚行，以謀多方好合，見諸行事者，對俄釋路員而秘密談判中東路問題也，對美取得維繫和平，緩和空氣之換文也，此外在歐大陸尤滿布妥協之幻境；囂然塵上，引人入勝；數日來，復盛傳廣田將召回主要之駐外使節，以期洞燭駐在國家之實況，確定開展局勢之方案，而於駐華公使有吉氏，則將詢知我國政府對日之眞意嚮云。我人既疑任何國家在國際所鑄之大錯，如日本加之於我國及一切盟約公約之暴行者，有非外交手腕所得而消弭其罪惡；復以國際利害關係之錯綜複雜，而於強暴自食其惡報之前，以縱橫捭闔，亦得形成一時期之變態；在此矛盾之前提之下，無以論斷廣田外交之前途。即以美日換文而論，或藐視之爲內容空虛，一無價值，或重視之爲日美妥協，廣田成功之初步，此其無當厥均。

我國固日本對手之一國，亦周旋於洪流中之一員，既不容俯仰浮沉，由人擺布，即應確定國策，進謀應付，退圖自存。誠不知日使有吉之所以爲廣田報告者，將以默察之心得乎，抑將別有所詢乎？借令有吉於其奉命而歸焉，詣我國府，就外交當局而叩之曰：九一八以來之經過如彼，四省在彼控制下之現狀若此，將任局勢之推移，不知所屆歟，抑謀進退乘除，以求歸宿歟？有吉未必如此，若曰果然，然則我國當局將何以應之？

我人誠不知當局何以應之，所可知者，決不應之曰承認僞國耳，曰割讓疆土耳；不曰戰耳，亦不曰視若無覩，态爾欲爲，以待三五年十百年耳。嗚呼，利害得失，誠有難言者矣；因緣時會，亦未許謂今茲必勝方來，方來或愈於今茲也。顧竊欲爲我國朝野及日本告者；太平洋上之風雲，遠東大陸之糾紛，幻變張弛，誰得宰制；一旦戰爭爆發，固惟從頭算起；若今日者，誰能幸災樂禍於壁上之觀，誰得老謀勝算於漁人之利，誰則謂你死我活可操劵耶？則所以謀緩禍而紓難者，可謂人人同此要求，同此希冀。夫根本問題既在四省，則談四省乃爲不可避之步驟，離四省之問題而謀緩禍紓難，猶南轅而北轍也；然則日本爲四省問題而欲躲閃於九國方式之外，乃爲可恥之虛怯；而我國於日方或有之叩詢，坦示日方以所欲知之眞意嚮，固不亟求之於今茲，顧以無所期待於方來，則又何恤於今茲。

問題之解決，若恃力量之對比；此其歸宿，無待於叩詢；我國對於疆域主權，乃至對於域內僞國之意嚮，宜爲日本所夙知，更無待於叩詢；而恢復九一八以前之狀態，又爲國際情勢所難能；是則問題乃在夾縫之中間可知。誠使廣田放棄二年半以來日本軍閥所執持之極端，以共謀東省在我國主權下和平之發展，叩詢於我國，則披肝瀝膽之始，所得緩和太平洋暨遠東之空氣者，必遠在日美換文之上也。

（錄四月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國風社選

杭州探梅二首　纕蘅

靈峯。百。株。梅。顚倒。四。方。客。我來。七。日。遲。落英。漸。狼。藉。昔
游。値。冬。深。忍寒。花。未。坼。山亭。一。晌。留。彈指。三。年。隔。（庚午來游）
平生。氷。雪。腸。與梅。成。莫。逆。重對。澹。妝。人。奚異。摩。銅。狄。不
見。夢。坡。翁。遺詩。空。挂。壁。探梅。與。壽。蘇。一一。夢。痕。積。何者。
爲。不。朽。未可。恃。簡。册。異代。愛。屋。烏。翻借。嘉。樹。力。（梅爲夢坡手植）
人往。物。自。馨。地迴。春。猶。勤。再來。爲。辛。夷。準擬。蠟。雙。屐。（寺內辛夷一樹著花最盛）

杭州。落。吾。手。夢已。超。山。馳。脊來。聞。雨。聲。心竊。爲。花。危。凌
晨。徇。我。友。（謂暇岑）改計。趨。西。谿。沿緣。拏。輕。舠。載訪。微。君。祠。
咫尺。秋。雪。庵。髡柳。方。新。稊。萬萁。猶。未。綠。微惜。春。事。遲。佳
處。在。一。曠。江亭。疑。依。稀。若論。雲。水。光。燕郊。無。此。奇。牆東。
數。株。雪。自媚。空。谷。姿。雖非。天。水。遺。儻及。乾。嘉。時。南湖。老。
詞。仙。歷劫。有。餘。悽。留待。秋。林。霜。共薦。寒。泉。卮。

超山二首　衆異

梅花。如。知。己。得一。意。已。足。茲游。果。何。幸。散策。梅。所。族。孤
根。閱。千。載。萬本。嗟。汝。獨。賞花。動。空。巷。佞宋。趨。一。鵠。石闌。
復。鐵。網。愛護。情。殊。酷。遂令。澹。淡。姿。遠意。受。微。梏。來游。色。
香。海。於。法。不。用。觸。云何。攀。折。人。所見。儕。僮。僕。此花。眞。絕。
代。不解。閟。空。谷。終爲。俗。所。憐。身全。神。已。辱。（宋梅錮以石闌圍以鐵網苟免翦伐而已）

去年。我。來。游。突兀。湧。寶。坊。庭中。四。梅。樹。離立。如。我。長。綠
萼。色。尤。殊。瞥見。先。迴。腸。再來。僅。隔。歲。無地。尋。殘。粧。空門。
有。貪。夫。誨盜。由。慢。藏。火攻。固。下。策。熱惱。得。所。償。荼毘。一。
個。僧。坡語。非。荒。唐。梅花。爾。何。罪。共燼。難。周。防。何年。得。返。
魂。爲我。飄。暗。香。無言。耿。相。憶。我亦。萎。蕘。章。（盜奪僧金僧拒之盜火其居僧梅併燼）

輓王病山同年　石遺

鄙吝忠貞兩絕倫。常從殘夜望星辰。如何淚滴銅盤後。不附膺穿鐵硯人。置譽忽教三拜設。竇醫莫救一家貧。功名事業浮雲耳。山水詩篇最可珍。晉書卞壼傳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中舟出示藏墨四之一爲鬱華故物感賦　留垞

繼照從知事已非。重光繼照意園己亥書中語木蘭金茝語依稀。十年金茝約千里木蘭舟懷蕃生句見墨中癖同周宋眞無賴。物喜潘張尚得歸。發篋如新成譜錄。輟絃有客立斜暉。大弓寶玉消沉久。豈但西華感式微。謂壽茀

兆豐公園卒夷花下作　秋岳

玉山一畝意頹頹。隔日重看晚更宜。雲影壓林渾不瞑。春寒攜手若爲遲。稍愁靚極羞年鬢。又恐歡多換酒悲。留取靈峯倚天豔。年時湖上耐尋思。

題秋庭晨課圖即用季新丈自題原均　鶴亭

牆角都無舊短檠。憑將注海淚河傾。彌天事業親寧侯。早歲艱虞夢尚驚。剩有畫圖留寸紙。重談報答已來生。

錦衣郵及萊衣樂。頭白中書坐到明。

醫梅　疑盦

梅開羅虐雪。枝幹半摧夷。閱老徒相痛。扶傷幸解醫。縛纑堅鶴脛。搏土護龍肢。終奪天行酷。償吾一念癡。

張次溪爲齊白石翁作生壙翁自寫借山圖次溪乞小詩爲刻石　什公

詩人未化先營壙。政恐劉伶笑次溪。借得西山魂已妥。肯從湘水問東西。

玉樓春　次均會蒼虬要褒庵同作　病樹

東風闌入深深院。著意催花顏色換。花開卻自怨東風。輕遣流鶯來作伴。未成好夢腸已斷。酒淺恩深和淚嚥。愁邊遮莫憶江湖。箇裏風波人不見。

水調歌頭　元夕薄醉率拈坡仙句爲起調賦此　榆生

明月幾時有。大地見光華。笙歌花市如畫。是處殷悽笳。下界漫漫長夜。烈烈霜風飄瓦。眯眼避塵沙。一樣團圞意。要使遍荒遐。衆星隱。碧天淨。浩無涯。本來圓缺。隨分後夜莫驚嗟。此夕一輪高挂。照影江山似畫。欲醉流霞。更冀清光滿。休放暮雲遮。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題浙江詞科試帖後

雍正十一年。再開博學鴻詞科。詔內外大臣薦舉。浙江總督程、元、章、舉、嚴、遂、成、以、次十八人。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先會考於杭州。十四日、補試一次。翊年正月十九日、續試一次。此、册、即、彙、集、當、時、試、卷。仿、鄉、會、行、卷、而、刊、刻、以、傳、者、也。前有履歷一葉。各注其人名字行第、生年月日、籍貫出身。與、登、科、錄、同、門、錄、等。格、式、正、同。惟所載祇嚴遂成、厲鶚、周玉章、杭世駿、沈炳謙、齊召南、張懋建、周長發、汪沆、周琰十人。末又附周大樞文四首。意者尚有第四次補考。而此帙缺佚之歟。（詞科掌錄、載程元章所舉、尚有周大樞、萬光泰、陳士璠、邵昂霄、程川、孫詒年、李宗潮、錢載等、八人、）正、試、題、爲河清海宴頌。萬寶告成賦。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總論。賦得沖融和氣洽五言排律十二韻。補、試、題、爲玉燭醴泉頌。鵬奮天池賦。九法五政論。賦得禾比君子五言排律十二韻。續、試、題、爲景陵瑞芝賦。春雪詩七言排律十六韻。兩浙通志序。評二十一史。各題皆刊列卷首。其周大樞卷試。題爲秋水賦。擬漢樂府練時日。豳風七月篇說。洪範五行連珠五首。各卷前具人名一行。爲薦舉博學鴻詞第一名、湖州府烏程縣進士、原任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嚴遂成、下列總督程批。次列學院帥批。後列布政使張加批。篇中皆加圈點。與、後、來、通、行、鄉、會、硃、卷。殆、無、以、異。不意。煌。煌。綸。綍。頻歲。三。綸。（十三年凡再降旨、申諭內外、悉心延訪、於一年內齊集、）所謂。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盛。備。顧。問。之。選。者。乃。至。下。符。州。邑。集。試。省。闈。與。拔。貢。會。考。舉。人。覆。試。初。無。以。異。似。於。盛。世。弓。旌。大。典。稍。遜。異。矣。竊嘗攷諸事例。知丙辰大科。視康熙己未之舉。前後體制。迴然大殊。按己未薦舉人員。祗攷試之先。赴部投供而已。雍正諭旨。則有、遴、選、攷、驗、保、題、送、部、之、文。於是各省督撫。先行文府縣。由守令申送到省。會同

學政合考一次。然後送部。（據詞科餘話所載、丙辰無錫嵇公、署浙江總督後、試多士於院署、有春秋三傳異同說、余友仁和趙一清誠夫最爲詳盡、竟遭斥落、趙氏原文載入詞科餘話中、又沈文愨年譜云、雍正十二年、詔舉博學鴻詞、縣令沈光曾、以札幣來聘、余以學術淺陋辭、文宗召往、命應詔五月督撫學院考試、題係硃批上諭頌、時雨賦、一實萬分論、三才萬象共端倪長律、與試三十一人、取六人、余名第三、）於是有被舉而不願與省試者。有赴省試而被黜落者。當時名宿。如泰和梁機、錢唐沈埒、無錫華希閔。其辭薦書啓。皆有避之若浼之槪。埒謝蘇滋恢啓其警句云。曾無寸面八行。荷引重之恩。請俟三生一笑。謝成終之賜。先春暖氣。不到寒巖。大地華風。何關死草。謂高少室山人之價。已若浮雲。仍著終南捷徑之鞭。有如白水。其詞頗爲決絕。希閔謝吳眉菴少司馬書云。癸丑夏、詔開博學鴻詞科。縣郡漫舉其名。達三院檄令。閔以疾辭。乙卯、制府趙公專檄趣徵。力辭免。蓋壯不如人。豈能以踰六望七之年。復與英俊爭得失於寸管。去夏部檄至吳。有司督促就道。知出閣下薦剡。其爲榮幸何如。況得遙試殿廷。與進士對策相埒。較之槖筆裏墨。唱名魚貫。就試三院而待薦者。相去遙庭。閔雖愚。其愛榮醜褻。亦人情耳。能不喜哉。以此觀之。當日朝廷徵之以鶴書。而疆吏乃先試之於鎖院。凡懷才負節者。多拂衣而不屑爲。又以知凡京官所薦。得免於會考之辱。斯亦官吏不善奉行之過矣。且薦舉之中。亦有曾經掇甲科登淸要之人。而欲其屈身折節。與鄉里後輩挾策奏藝於三院之門。此尤人情所不堪。故泰和梁機以庶吉士出宰山西。其答從子欽郤薦書。述及茲事。致爲憤慨。其言曰。往者康熙己未開是科。亦併及失職之臣。當時但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天子親主之。今在外則先試於督撫矣。此在朝廷恩意闊徧。必俾之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爲避就。阿叔忝竊侍從。在詞館。屢經御試。曾邀殊恩。受勅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尚存。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咿唔。塗鵶於戟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漸之博學鴻詞爲也。準是而言。則丙辰大科。得人之盛。遠不逮於己未。非無故矣。夫薦進之始。既不優以禮。過及其甄用。又復多方限抑。故靳其恩榮。而欲天下之上爭赴效能。不幾於南轅而北轍哉。臨川李侍郎送趙意林序言。天下所舉士集闕下者百八十餘人。天子臨軒親試之。執事猶持嚴重之意。僅以十五卷上御覽。蓋取數視己未四之一耳。己未三取一人。而今十不能得一。其於斯舉也。蓋有微詞焉。杭大宗亦言。兩中堂之意。以保舉多有濫觴。（按此二字大宗失辭）取額遂隘。其實赤水遺珠。

不關。離朱。罔。象。也。兩中堂者。謂張文和鄂文端二相國也。杭氏更取未錄各卷周大樞王祖庚厲鶚洪德澧原文。載之詞。科餘話中。其、時、鑑、衡、失、於、[illegible]、平。士、論、蓋、不、無、餘、議、焉。夫以。一。代。旁。求。之。大。典。前後。相。去。甫六。十。餘。年。而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觀於。此。册。其盛。衰。升。降。之。原。使人。感。喟。於。無。既。然後。嘆。聖。祖。之。仄。席。求。賢。其冲。懷。閎。度。洵非。後。王。之。可。幾。及。矣。

按詞科掌錄。載歸安沈炳謙。以後到補試。題有九法五政論。蓋初學記偶儷牽合之辭。榜後試帖盛行。仁和孫之騄子駿。家居著述。其松源經說中。亦有一論。似攻擊沈君而作者。然風簷應試之作。未可與暇日獺祭者同論也。今沈氏九法五政論。正刊入此帙中。學者、以、松、源、之、作。比、類、而、觀、之。知、急、就、成、章。其、不、足、語、於、定、論、審、矣。又杭氏所稱榜後試帖。正爲此帙。當時固已風行。今日乃爲稀覯。且它省會考。其試帖當不乏流傳。當世儻有其書。其能惠然肯告乎。甲戌二月既望、藏園老人記、

試帖原載履歷、照錄于後、其它事蹟、附注一二、

浙江薦舉博學鴻詞姓氏履歷

嚴遂成　字崧占一字海珊行二甲戌六月初二日生湖州府烏程縣人雍正甲辰進士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

按遂成以父憂未與考。既闋。徵書屢促。有辭啓、致湖州唐改堂太守。載詞科餘話。典麗可誦。

厲鶚　字太鴻一字樊榭行二壬申年五月初二日生杭州府錢塘縣人康熙庚子舉人揀選知縣

按鶚赴廷試。題誤寫論在詩前。遂報罷。後以部選當得官北上。行至津門。留查氏水西莊數月。撰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

周玉章　字琡大一字藥欄行一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杭州府仁和縣人附學生

按玉章試罷。旋於乾隆丁巳成進士。入翰林。校書館閣。升侍講學士。

杭世駿　字大宗一字堇浦行二丙子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杭州府仁和縣人雍正癸卯正科舉人揀選知縣

按世駿廷試列一等五名。授編脩。在史館。纂脩三禮。校書武英殿。旋以考御史文。中陳四事。下吏議落職。

沈炳謙　字幼牧一字勞山行六乙丑年十一月初十日生湖州府歸安縣人歲貢生

按炳謙與兄炳震同列薦牘。與仁和二趙。錢唐二全。二王。一時傳爲佳話。省試名列第五。在杭齊之間。大宗因有王前盧後之謔。其省試也以五法九政說受知於帥蘭皋。然不知孫氏之已議其後也。

齊召南　字次風一字一乾行二丙戌年正月初十日生台州府天台縣人拔貢生雍正己酉副榜

按召南廷試列二等第八名。授檢討。升至禮部侍郎。後以族兄周華。獻書於巡撫。幷揭召南十罪。下獄。削職放歸。甲寅被徵時。書室生竹一莖兩歧。胡天游爲賦瑞竹詩。

張懋建　字介石一字　行七壬午年三月初四日生寧波府鎭海縣人拔貢生國子監教習

按懋建後官福建長樂知縣。

周長發　字蘭波一字朗菴行四丙子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紹興府會稽縣人雍正甲辰進士溫州府樂淸縣儒學教諭前翰林院庶吉士江西建昌府廣昌縣知縣

按長發廷試列二等第九名。授檢討。遷侍讀學士。隨園詩話言。雍正乙卯春。與周蘭坡同試鴻詞於杭州制府。詩題爲春雪十二韻。因是日下雪故也。蘭坡有句云。堆從梨蕊消難辨。迸入梅花認亦稀。今帖中所載正是此詩。

汪沆　字師李一字西顥行二甲申年十月十二日生杭州府錢塘縣人附學生

按沆廷試報罷後。客津門查氏。極一時文讌之盛。著有津門雜事詩百首。杭堇浦爲之序。

周琰　字青璐一字西序行一癸酉年十二月初九日生紹興府蕭山縣人附學生

按琰字以避廟諱。鶴徵後錄刊作炎。報罷後終於諸生。其試帖所載景陵瑞芝賦。杭氏采入詞科掌錄中。

凌霄一士 隨筆

辛丑和約訂立後，議商約於上海。關於裁釐加稅事，上諭令各省準備，中有「商約業經議定」之語，時商約談判，以德國有所爭持，尚未定議也。公使團見諭，照會外務部詰問。政府諸人以此實錯誤，而煌煌諭旨，對外認錯，未免顏面難堪，咸覺不易應付。王文韶閱照會後，神色不動，徐曰：『此供事繕送政府官報時誤寫，「一」字爲「業」字耳。可令官報處更正此一字，一面即可以是答復公使團。』於是輕描淡寫，大事化小。衆皆服其舉重若輕，不愧閱歷之深。當時文韶繼曰：『這是瞿大人的手筆，瞿大人筆下是敏捷的！』言外之意，譏瞿鴻禨之失於檢點也。鴻禨時爲外務部尙書，文韶則以大學士爲外務部會辦大臣，均直軍機。（吳沃堯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四十八回：廣東奏報命案，謂某日因看戲碰撞，扭毆致斃，而是日適爲忌辰，例不得演戲。臬署刑幕代總督草自行檢舉奏摺，言「看戲肇事」句內，看字之下，戲字之上，誤脫落一猴字，得以大事化小。文韶事頗與相類。）

聞兩宮回鑾時，慶王奕劻由京迎駕於開封，臨行詢李鴻章曰：『中堂有何話說？當爲代奏。』鴻章曰：『要說的話甚多，兩宮抵京後，當逐細面陳，惟老且病，不能久跪，將來召對時，可否破格賜坐，以便從容陳奏，請王爺先以此意代達。』以當時西后對鴻章之感激倚重，賜坐之曠典，或可邀准，惜奕劻見兩宮於開封時，鴻章已在京病逝矣。

兩宮在西安時。有一小奄寓中失竊，告長安令爲緝之。越數日，遇令於宮門，詢已破案否，令答尚未，怒而批其頰。令當衆受辱，不能堪，申訴於巡撫升允。升允大怒，即往晤總管李連英，語其事，並問曰：『此事總管奏，還是我奏？』升允性素强果，連英知不能回護，乃曰：『此輩胡鬧，必須嚴辦。即請大人奏聞，一面並由某面奏。』事既上聞，西后批交咸甯縣監禁，光緒帝更於「監禁」上加「永遠」二字。（時帝稍得發舒、回京後又如前矣。）處置亦尙嚴厲，惟啓鑾時，此奄仍得釋出，隨同回京。

回鑾時，臨潼令夏良材（江夏人，字楚卿，辛卯舉人）供張旣具，奄人來示意，索銀三千兩。良材未應。迨前站諸奄至，將行宮所備諸物砸毀，並水缸亦擊破之，且尋毆縣令。良材駭而逃，避於鄉村中。兩宮到後，諸奄前訴於后曰：『此間辦差，一物未備，縣令亦未在此伺候，請老佛爺示下。』后知其故，特於奄人婪索，實陰縱之，即曰：『應用之物，在我這裏拿幾吊錢去買罷。』升允隨扈，亟自往召良材，帶至宮門請罪。后召見升允，論以無庸深究。帝亦言，回鑾之始，不宜以辦差罪有司。良材遂得免重咎，惟因是罷職而已。覺園居士（劉焜）「庚子西狩叢談」述吳永語云：『八月……二十五日，由驪山行宮啓鑾，至臨口鎭駐蹕。自驪山至此四十里，均臨潼縣境。臨潼令夏良才，絕無預備，乃避匿不出。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內膳及大他坦均不得飽食，大他坦且無烟火，夜間殿上竟不具燈燭。上賞內監銀二百兩，令自覓食。此亦絕異之事。上年予在懷來時，拳匪圍城，潰兵四竄，正性命呼吸之際，兩宮倉猝駕至，予尙能勉力供應，不至匱乏。此次則半年以前已有行知，有人可派，有款可領，何以草率至此？聞夏令實已領款二萬七千金，揹不肯發、所以諸事不備。……然兩宮竟未有嗔責，此亦更歷患難，心氣和平，所以務從寛大也。……二十六日……申刻駕到渭南行宮駐

蹕，……督辦前路糧台升允奏參臨潼縣知縣夏良才辦事不當，貽誤要差，並自請議處。奉旨：「夏良才加恩改爲交部議處。其自請議處之處，從寬免議。」蓋兩宮以大駕方始發軔，不欲以供應之故，重罪有司，致沿途官吏多增疑懼，用意固甚深厚也。』深責良材，蓋於此中原委猶未盡悉耳。一說，良材事前曾以應否送宮門費請示於升允，升允言無須，故未應奄人之需索云。

開封行宮，設於撫署。河南巡撫松壽迎駕於潼關，隨扈赴汴。兩宮將至，松壽先驅抵行宮伺候。旋報李總管到，松壽亟出迎，見面即請安。連英傲不爲禮，亦不與交談。偕行入內之際，連英忽注視松壽，呼其名曰『松壽！』繼以冷笑一聲。松壽爲之悚然。當時連英之氣焰，可以略見。

過洛陽小駐時，値天寒，傳命備木炭。縣令亟選購進呈。奄人斥曰：『此何等物，可供上用耶！』令曰：『此即爲本處最上之炭！無更佳於此者。』奄曰：『宮中用炭，例有一定尺寸形式，須完全一律。其速更易送來，勿誤要差！』令無奈，浼人疏通，並致賂，始獲原物收進。

浙江提督呂本元在直隸統防軍，迎駕於正定。本元雖歷官至提督，向未召對。此次迎駕，計必召見，恐失儀，預請軍機章京楊壽樞指授儀注，演習再四。召見時，甫奏對數語，后見其態度踏踢，言詞吞吐，即問曰：『你是初次召見罷？』亟應曰「是」。奏對畢，如儀起身，由內室退至外室，方幸尙未失儀，啓門欲出，門忽不能啓，屢試不得當。后帝望見之，視之微笑。本元益窘，門益不獲啓。旋見帝已下座而前，將代啓之，更惶遽無措。適於此時，居然應手而開，遂亟退出。歸而對幕僚詳述召見情事，謂：「未俟皇上行至身旁，即獲出門，實爲萬幸。倘眞勞皇上代爲啓門，彼時將何以自處乎？」武臣初覲至尊，所謂天顏咫尺，震慄逾恒，故有此趣事。

沿途行宮諸物，奄人等席捲而去，蓋所過一空焉。兩宮將到之前，徹夜車聲隆隆，均運載擄獲品之輜重車也。

回鑾儀仗中，有五色大旗多面。直隸總督袁世凱，於辦差最致力，電保定大差局，尤注意五色旗及洋鼓洋號，蓋皆后所喜也。旗以湖縐爲之。即此一項，所費不貲矣。辛丑之五色旗，與辛亥之五色旗，可謂遙遙相對，特前者爲每旗一色耳。

行宮諸室之陳設，李連英室之奢麗，與后室相埒，僅不用黃緞，爲其差異。若帝室，乃較之遠遜。此大怪事，世凱等視爲當然也。

讀取考燈

(容)

尙節之先生取燈考(本刊十二期)引據繁博而論斷多不免錯誤。火之發明史西人論之已詳人類最初用火，當係取諸熔岩或雷電延燒之燼餘，此外如沼氣等自燃，容亦爲採用之源。大鳥啄木，燦然出火，顯然爲一種神話，不足爲據。鑽木取火，西人亦多論之，其方法亦迭有進步，徐應昶君於小學文庫火柴一書中卽論述其一部分。其事爲之甚難，故古人重視保存火種。尙先生因日用所需，推斷爲之甚易，殊不可信。其廢棄亦不關於好古與否，輪船代獨木舟，勢所必至也。考訂名物制度，須有普通科學常識，尤須略知進化原理，依時間空間排比資料，始能免於大謬。顧亭林兪理初等用力於古書非不勤，摭拾非不富，而日知錄癸巳類稿中仍多非常可怪之論，皆以缺乏進化知識故耳。篤古者不能通今，通今者又無能稽古，此中國文化史難治之主因歟。又尙先生引劉勰新論，此書實劉晝所作，近人考之已詳，未可因仍不改也。

邊城（八）

沈從文

十五

大老坐了那隻新油船向下河走去了，留下儺送二老在家。老船夫方面還以爲上次歌聲既歸二老唱的，在此後幾個日子裡，自然還會聽到那種歌聲。一到了晚間就故意從別樣事情上，促翠翠注意夜晚的歌聲。兩人吃完飯坐在屋裡，因屋前滴水，長腳蚊子一到黃昏就嗡嗡的叫着，翠翠便把蒿艾束成的烟包點燃，向屋中角隅各處晃着驅逐蚊子。晃了一陣，估計全屋子裡皆爲蒿艾烟氣熏透了，方擱到床前地上去，再坐在小板凳上來聽祖父說話。從一些故事上慢慢的談到了唱歌，祖父話說得很妙。祖父到後發問道：

「翠翠，夢裡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當眞有誰來在對溪高崖上爲你唱歌，你怎麼樣？」祖父把話當笑話說着。

翠翠便也當笑話答道：「有人唱歌我就聽下去，他唱多久我也聽多久！」

「唱三年六個月呢？」

「唱得好聽，我聽三年六個月。」

「這不公平吧。」

「怎麼不公平？爲我唱歌的人，不是極願意我長遠聽他的歌嗎？」

「照理說：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聽。可是人家爲你唱，是要你懂他歌中的意思！」

「爺爺，懂歌中什麼意思？」

「自然是他那顆想同你要好的眞心！不懂那點心事，不是同聽竹雀唱歌一樣了嗎？」

「我懂了他的心又怎麼樣？」

祖父用拳頭把自己腿重重的搥着，且笑着：

「翠翠，你人乖，爺爺笨得很，話也說得不溫柔，莫生氣。我信口開河，說個笑話給你聽。應當當笑話聽。河街天保大老走車路，請保山來提親，我告給過你這件事了，你那神氣不願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個人還有個兄弟，走馬路，爲你來唱歌，向你求婚，你將怎麼說？」

翠翠吃了一驚，低下頭去。因爲她不明白這笑話有幾分眞，又不清楚這笑話是誰諏的。

翠翠便微笑着輕輕的帶點兒懇求的神氣說：

「爺爺莫說這個笑話吧。」翠翠站起身了。

「我說的若是眞話呢？」

「爺爺，你眞是個……」翠翠說着走出去了。

祖父說：「我說的是笑話，你生我的氣嗎？」

翠翠不敢生祖父的氣，走近門限邊時，就把話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爺爺，看天上的月亮，那麼大」！說著，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着。站了一忽兒，祖父也從屋中出到外邊來了。翠翠於是坐到那日日裡爲強烈陽光曬熱的岩石上去，石頭正散發日間所儲的餘熱。

祖父就說：

「翠翠，莫坐熱石頭，免得生坐板瘡。」

但自己用手摸摸後，自己便也坐到那岩石上了。

月光極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層薄薄白霧，這時節，對溪若有人唱歌，隔溪應和，實在太美麗了。翠翠還記着先前祖父說的笑話。耳朵又不聾，祖父的話說得極分明，一個兄弟走馬路，唱

歌來打發這樣的晚上，算是怎麼回事？她似乎爲了等着這樣的歌聲，沈默了許久。

她在月光下坐了一陣，心裏却當眞願意聽一個人來唱歌。久之，對溪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複奏以外別無所有。翠翠就走回家裡去，在房門邊摸着了那個蘆管，拿出來在月光下自己吹着。覺吹得不好，又遞給祖父要祖父吹。老船夫把那個蘆管竪在嘴邊，吹了個長長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軟了。

翠翠依傍祖父坐着，問祖父：

「爺爺，誰是第一個做這個小管子的人」？

「一定是個最快樂的人作的，因爲他分給人的也是許多快樂；可又像是個最不快樂的人作的，因爲他同時也可以引起人不快樂！」

「爺爺，你不快樂了嗎？生我的氣了嗎？」

「我不生你的氣。你在我身邊，我很快樂。」

「我萬一跑了呢？」

「你不會離開爺爺的。」

「萬一有這種事，爺爺你怎麼樣？」

「萬一有這種事，我就駕了這隻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的笑了。「鳳灘茨灘不爲兇，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說過猛得像瘋子嗎？」

祖父說：「翠翠，我到那時可眞像瘋子，還怕大水大浪？」

翠翠儼然極認眞的想了一下，就說：「祖父，我一定不走，可是，你會不會走？你會不會被一個人抓到別處去？」

祖父不作聲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類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後的情形，癡癡的看望天南角上一顆星子，心想想「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會在七月八月死去」？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談話的經過，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房，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事情，心中有點兒亂。

翠翠忽然說：「爺爺，你唱個歌給我聽聽，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個歌，翠翠傍在祖父身邊，閉着眼睛聽下去，等到祖父不作聲時，翠翠自言自語說：「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便是昨晚上聽來的歌。

（十六）

二老有機會唱歌却從此不再到碧溪岨唱歌。十五過去了，十六也過去了，到了十七，老船夫忍不住了，進城往河街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夥子，到城門邊正預備轉入河街時，就遇着上次爲大老作保山的楊馬兵，正牽了一匹騾馬預備出城，一見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伯伯，我正有事情告你，碰巧你就來城裏！」

「什麼事？」

「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灘出了事，閃不知這個人摔到灘下漩水裏就淹壞了。早上順順家裏得到這個信，聽說二老一早就趕去了。」

這消息同有力巴掌一樣重重的摑了他那麼一下，他不相信這是當眞的消息。他故作從容的說：

「天保大老淹壞了嗎？從不聞有水鴨子被水淹壞的！」

「可是那隻水鴨子仍然有那麼一次被淹壞了……。我讚成你的卓見，不讓那小子走車路十分順手。」

從馬兵言語上老船夫還十分懷疑這個新聞，

從馬兵神氣上，老船夫卻看清楚這是個眞的消息了。他慘慘的說：

「我有什麼話可言？這是天意！……」老船夫說時心中充滿了感情。

特爲証明那馬兵所說的話，有多少可靠處，老船夫同馬兵分手後，于是忽忽赶到河街上去。到了順順家門前，正有人在燒紙錢，許多人圍到一處說話。攙加進去聽聽，所說的便是楊馬兵提到的那件事。但一到有人發現了身後的老船夫時，大家便把話轉了方向，故意來談下河油價漲落情形了。老船夫心中很不安，正想找一個比較要好的水手談談。

一會兒船總順順從出面裥來了，樣子沉沉的，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正似乎爲不幸打倒，努力想掙扎爬起的神氣。一見到老船夫就說：

「老伯伯，我們談的那件事情吹了吧。天保大老已經壞了，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兩隻眼睛紅紅的，把手搓著，「怎麼的，這是眞事！是昨天，是前天？」

另一個像是赶路回來報信的，插嘴說道：

「十六中上，船擱到石包子上，船頭進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彈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說：「你眼見他下水嗎？」

「我還與他同時下水！」

「他說什麼？」

「什麼都來不及說！這幾天來他都不說話！」

老船夫把頭搖搖，向順順那麼瞄了一眼。船總順順像知道他的心中不安處，就說：「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里有大興場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罷。」一個伙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拿走，到了河街後，低頭向河碼頭走去，到河邊天保大前天上船處去看看。楊馬兵還在那里放馬到沙地上打滾，自己坐在柳樹蔭下乘涼，老船夫就走過去請馬兵試試那大興場的燒酒。喝了點酒，兩人興致似乎皆好些了，老船夫告給楊馬兵，十四夜裡二老兩兄弟過碧溪岨唱歌那件事情。

那馬兵聽到後來便說：

「伯伯，你是不是以爲翠翠願意二老應該派歸二老……」

話不說完，儺送二老卻從河街下來了。這年青人正像要遠行的樣子，一見了老船夫就回頭走去。楊馬兵就喊他說：「二老，二老，你來，有話同你說呀！」

二老站定了，問馬兵「有什麼話說。」馬兵望望老船夫，就向二老說：「你來，有話說！」

「什麼話？」

「我聽人說你已經走了，——你過來我同你說，我不會吃掉你！」

那黑臉寬肩膊，樣子虎虎有生氣的儺送二老，勉强似的笑著，到了柳蔭下時，老船夫指著河上游遠處那座新碾坊說：「二老聽人說那碾坊將來是歸你的！歸了你，派我來守碾子，行不行？」

二老彷彿聽不懂這個詢問的用意，便不作聲。楊馬兵看風頭有點兒僵，便說：「二老，你怎麼的，預備下去嗎？」那年青人把頭點點，就走開了。

老船夫討了個沒趣，赶回碧溪岨去，到了渡船上時，就裝作把事情看得極隨便似的，告給翠翠。

「翠翠，城裏出了件新鮮事情，天保大老駕油船下辰州，掉到青浪灘淹壞了。」

翠翠因爲聽不懂，對於這個報告最先好像全不在意，祖父又說：

「翠翠，這是眞事，上次來到這里做保山的楊馬兵，還說我早不答應親事極有見識！」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見他睛眼紅紅的，知道他喝了酒，且有了點事情不高興，心中想：「誰撩你生氣？」船到家邊時，祖父不自然的笑着向家中走去，翠翠守船，半天不聞祖父聲息，趕回家去看看，見祖父正坐在門檻上編草鞋耳子。

翠翠見祖父神氣極不對，就蹲到他身前去。

「爺爺，你怎麼的？」

「天保當眞死了！二老生了我們的氣，以爲他家中出這件事情是我們分派的！」

有人在溪邊大喊渡船過渡 ，祖父忽忽出去了。翠翠坐在那屋角隅稻草上，心中極亂，等等還不見祖父回來，就哭起來了。

十七

祖父似乎生誰的氣，臉上笑容減少了，對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像不明白它的原因。但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過去，也就好了。兩人仍然划船過日子，一切依舊，惟對于生活，却彷彿什麼地方有了一個看不見的缺口，無法填補起來。祖父過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總順順的款待，但很明顯的事，那船總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二老出北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 ，沿河找尋那可憐的哥哥的屍骸，毫無結果，在各處稅關上貼下招字，又回到茶峒來了。過不久 ，又過川東去辦貨，過渡時見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夥子，好像已完全忘掉了從前的事情，就同他說話。

「二老，大六月日頭毒人，又上川東去，」

「要飯吃，頭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飯吃！二老家還少飯吃！」

「有飯吃，爹爹說年青人也不應該在家中白吃不作事！」

「你爹爹好嗎？」

「吃的做的，有什麼不好。」

「你哥哥壞了，我看你爹爹爲這件事情也好像萎悴多了！」

二老聽到這句話，不作聲了，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後那個白塔。他似乎想起了過去那個晚上，那件舊事，心中十分惆悵。

老船夫怯怯的望了年青人一眼，一個微笑在臉上漾開了。

「二老，我家裏翠翠說，五月裏有天晚上，做了個夢，……」說時他又望望二老，見二老並不驚訝，也不厭煩，又接著說，「她夢得古怪，說在夢中被一個人的歌聲浮起來，上懸岩摘了一把虎耳草！」

二老把頭偏過一旁去作了一個苦笑，心中想到「老頭子倒會做作。」這點意思在那個苦笑上，彷彿同樣洩露出來，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老船夫就說：「二老，你不信嗎？」

那年青人說：「我怎麼不相信？因爲我做傻子在那邊岩上唱過一晚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實話窘住了，口中結結巴巴的說：「這是眞的……這是假的……」

老船夫的做作處，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點，但一起始自己敘述這段事情時，方法上就有了錯處，故反而被二老誤會了。他這時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說出來，船已到了岸邊。二老一躍上了岸，就想走去。老船夫在船上顯得有點忙亂的樣子說：

「二老，二老，你等等我有話同你說，你先前不是說到那個——你做傻子的事情嗎？你並不傻，別人方當眞爲你那歌弄成傻像！」

那年青人雖站定了，口中却輕輕的說：「得了夠了，不要說了。」

老船夫說：「二老我聽人說你不要碾子要渡船，這是楊馬兵說的，不是眞的吧？」

那年青人說：「要渡船又怎麼樣？」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氣，心中忽然高興起來了，就情不自禁的高聲叫着翠翠，要她下溪邊來。不知翠翠是故意不從屋裡出來，還是到別處去了，許久還不見到翠翠的影子，也不聞這個女孩子的聲音。二老等了一會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氣，一句話不說，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個挑担粉條白糖貨物的腳夫走去了。

過了碧溪岨小山，兩人應沿着一條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那個腳夫這時節開了口：

「儺送二老，看那弄渡船的神氣，很歡喜你！」

二老不作聲，那人就又說道：

「二老，他問你要碾坊還是要渡船，你當眞預備做他的孫女婿，接替他那隻渡船嗎？」

二老笑了，那人又說：

「二老，若這件事派給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二老說：「我回來時向我爹爹去說，爲你向中寨人做媒，讓你得到這座碾坊吧。至於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傢伙壞大老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見二老那麼走去了，翠翠還不出來，心中很不快樂，走回家去看看，原來翠翠並不在家。過一會，翠翠提了個籃子從小山後回來了，方知道大清早翠翠已出門掘竹鞭筍去了。

「翠翠，我喊了你好久，你不聽到！」

「作什麼？」

「一個人過渡，……一個熟人，我們談起你，……我喊你你可不答應！」

「是誰？」

「你猜，翠翠。不是陌生人，……你認識他！」

翠翠想起適間從竹林裡無意中聽來的話，臉紅了，半天不說話。

老船夫問：「翠翠，你得了多少鞭筍？」

翠翠把竹籃向地下一倒，除了十來根小小鞭筍外，只是一把肥大的虎耳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兩頰緋紅跑了。

（未完）

清明雜感

劉海澧

春風春雨客心驚，異地湖山感不平。
碧草芊綿游子夢，綠波駘蕩故人情。
呼羣鴻雁誰憐苦，惜羽鴒原過愛名。
回首家山雲樹渺，那堪今日又清明？
浪跡天涯與已闌，感時傷己兩無端。
相慚司馬憑淩易，氣亞元龍對臥難。
厭說名流聲籍籍，卻輸良賈面閑閑。
書生欲下新亭淚，避眼偷將袖裏彈。

友誼

王任叔

『俺跟你是赤屁股就要好起，還講什麼虛套哇！』

在康腦脫路通到極司菲爾路那路口，徐三碰到了董小二，忙把董小二拉住，要他上自己家裏去喝杯淡酒。那麼地說。

『小菜是沒有的，一毛猪頭肉，四兩花生米。說不上請你，俺兄弟，多碰碰面，多談談心。也不枉要好一輩子咯。』

徐三還是那麼地纏住董小二。董小二可搖頭笑啦。

『老哥，你近來可多好興趣啊。』董小二一邊跟着徐三走去。一邊說。『一天到晚，喝酒喝酒，別把你那條命喝光啊。俺近來可不怎麼高興喝酒啦，想想俺做工的，儘那麼地喝酒喝酒，喝得個爛醉。拳頭伸出，不是打落了阿七底鼻子，就是打壞了老八的腿，這麼個殺勁兒，可不是玩的。』

『兄弟，你別說那麼一套正經話了。俺是喝酒談心。又跟誰去摔烏勁！』徐三回過頭去，準眼兒瞧着董小二，臉上露着獃笑。『再說你嫂子也吊住了俺一腿兒，再也不會讓俺出外去鬧翻天地哇。』

董小二想起。這可不錯。不比自己，是個光幹兒，沒得人管束。有一分家眷，多一分累。但多了一隻眼睛，也管得住一條腿，少惹些是非啦！老婆可眞少不了的咯。於是董小二輕輕地一笑。

『哈哈！這麼說來，老哥可全變啦！俺可不信，那麼硬朗的鐵漢子，也就成了個怕老婆了哇！』

怕老婆，這可打那兒說起。俺徐三是從不知道在女人面前屈一個指頭兒的。但是俺徐三現在倒有些閒情別緻跟老婆面對面地酌上幾杯酒啦。追原因就是那個——

徐三心裏雖然那麼想，嘴裏可換了一套說。

『變啦！怕俺兄弟都有點變了咯！作算俺是變作了怕老婆，可是你兄弟在那兒打野雞哇，往常到你那裏去，總是撲過空。』

這話也說的對。董小二也變啦！但那變可不像徐三那麼樣想的。打野雞，自己這半年來，可不會上四馬路去過。青蓮閣那茶樓，也一年左右不會上去啦！祇是自己似乎有點感到，往常那一筆糊塗賬，應該結束一下了。拜把子，出硬頭，天大的禍，自己隻手去頂。頂得有道理，倒還吧了。歸結一算，多半是自己想做個好漢。這總不算一會事。一個人，總當有一份人的責任。討老婆，養兒子，成家立業；自己是個工人，別往那路想。自己是必須做一個工人的分內事！那分內事，是什麼，董小二可還沒想出，在豐田紗廠木匠間裏，一天到晚，做着老闆打發下來的一分工；這似乎還算不了是工人的分內事。因為，俺現在做的那廠家，正是外國拆老開的哪！俺給外國拆老賺錢，可有些不甘心哇。得啦！俺有那一分不甘心，就是俺要幹一幹的。但這想頭還是董小二新近發現的。

二口兒都沒說什麼話，存善里到了面前。徐

三把董小二引到七號後樓上。嫂子也剛剛擀下飯盒子，從安迪生電燈廠回來。

『大嫂，你去打三斤花雕來。』徐三吩咐着女人，回頭請董小二坐。幽暗的，看不到天的後樓，給入晚的陰暗籠住，不點上支洋燈，可眞要把鼻子碰在掛釘上啦。徐三擦了擦洋火，燃起了一盞洋燈。

燈下，那青年的嫂子的臉，可騙住董小二了。怎麼不到五個月，嫂子那臉上竟長上一層說不出的好看的紅潤啦！嫂子看到董小二，斜過眼來打個招呼，嘴角噙住顆的溜溜會滾的笑。接着，又回過眼去瞧瞧自己底丈夫，也就出去了。

『俺多半為了她，把自己那一份浪心給平下來了。』徐三遞上一支仙女牌，眼送着女人走出去後影。『兄弟，俺不是說笑，倒很願你早些了成一分家。也不枉俺同一天拜老頭子哇。』

董小二聽了，還是淺淺地笑。自己也不知怎麼的，近來怪愛不出聲的笑。董小二跟徐三還有什麼不夠朋友，有什麼話說不了，用得着那麼不露聲色的笑。在鄉裏，雖然隔了一條水，是對村。但因為有些老瓜葛，常常走動，眞是赤屁股就要好起的。後來，又是大家一淘兒拿牛鞭子，看牛；拿犁頭鋤頭種田。雖然自己爸爸是個木匠，自己也曾學會了那一套生活，比徐三要多還一手手藝；可是六年前，鄉裏人發了狂，趁着高興打菩薩，搶尼姑，自己跟徐三又是一淘兒幹的。幹出花頭來了。自己又跟徐三一淘兒跑。一跑跑到上海。在滬東，找得個同鄉，又一同進了日華紗廠。徐三在拖紗間裏，自己就在木匠間；又是一淘兒上班下班。到後來，又兩口兒一淘兒在一條白紙上，寫了姓名，生肖，八時，給那公平路一個老頭子；同拜個了老師。從此，兩口兒更加上了一份親熱。好像徐三底性命裏有俺一份，俺性命裏也有徐三那一份。拳頭打出外，手背灣向裏。儘幫着自己弟兄說話，挺腰子。徐三今天這一分打算，不能說是沒有心的哇！所以董小二這不露聲色的笑，倒是為的自己——

『自己可也沒有人吒！』董小二最後終於這麼說了。憑俺那付力量，想想是也不會讓老婆餓死的。可是憑俺那付運氣，卻是打着燈籠，找遍天下，怕也不會有老婆的哇！』

徐大嫂子回來了。徐三發咐她怎麼去預備晚飲。她就躲在後樓外，角嘴裏，嘎嘎嚓嚓燒煮着去。徐三還是說他自己底話。

『不是俺說句不夠面子的話。』徐三說。『要是你兄弟有個看中的，俺就叫拜把子的兄弟，再來那一套。』

『唔！那一套』董小二臉上又攔住條淺笑。

董小二全記得，便是徐三也何會忘記。徐三此刻跟董小二談起這檔事，也為的，想報董小二這次的恩。原說是徐大嫂子跟徐三是早已軋上了，可是她那把她看作寶貨的娘，總是「敗死板凳」地割不斷，什麼禮金還差五十元啦！什麼首飾還不會送啦！什麼極七枝八的花頭，眞是多來兮，弄得徐三就一籌莫展。徐三不是王百萬，討一個老婆，要那麼多的錢。徐三是做工的，就是切雞葡片子，也沒那麼多工夫。熱了的桃子，可還待它爛了不成；反正是兩相情願。當然祇好來那一手了。那聰人常來的搶親那一手。當然，徐三可還不承董二底情？那時候徐三是預備做新郎啦，也得闊闊小客棧，張羅張羅。這搶親主角，就得董小二做。虧他弄一個巧門，哄出了她。把她放上租來的汽車。他自己還去跟她娘去說明。她那娘眞是個不明白的人，寧願讓肉吊臭，貓叫瘦的。一把拉住了董小二，就把董小二送往警察分所裏去啦！可是董小二講義氣，任那分所裏老爺怎麼

雄，可擲不出口徐三開的那客棧。因此上，一關把他關上一禮拜。總算徐三不自拜了老頭子，出來打圓場，補送了十元禮金。她那娘想想，潑出了的水，收也收不回來了，也就算啦，可是分所老爺還鬧彆扭，死不肯放董小二出來，又是老頭子出來打點，坐上二天，才喝徐三那杯留下來的喜酒。這情景，雖然一忽兒過了五個月。可是徐三那里忘得却。

『倒底你有沒有看中的哇！』徐三確是有意問。『便是你兄弟銀錢有些不湊手！俺徐三不比別人，還肯把你摔在一邊不管嗎？』

說着徐大嫂子，把鹹猪頭肉，花生米，和糟熱了的酒端上了。

在一屁大的靠床小桌上，兩口兒對着坐下。開始喝起酒來。

『人倒是有一個。』董小二這次却愼重其事地說。『但我不敢想要她。』

『是誰呀！』徐三咕嚕嚕地喝了口酒，跳了起說。這高興眞比自己掘到了一藏黃金還利害。『俺早知道你路道有點兒不對，一等有空兒，就往外而跑，任俺怎麼找也找不到你。』

『是誰，可是連俺自己也不知道。』董小二並不是說笑話。他碰到那個女的，還是一個月以前，在自己表妹家裏。她全不像個女孩子，說也來，做也來。眞是個陽氣的人。跟表妹同在一個廠裏做工的。那女孩子，說不上漂亮，黑的皮色，黑的髮，黑的眼睛，連那朱唇也是黑紫色的。但是自己常常從表妹口裏知道她有一付堅實鐵穩的心。要那麼幹，就那麼幹。人家，連那表妹，都叫她黑三姐。所以不知道她眞姓名，確是實話。

『哈！你兄弟又在俺跟前玩把戲啦！。』徐三一口釘住他 。『你兄弟還有什麼跟 俺說不出的。俺是有心成全你哇。俺近來在廠裏，連那朱老五也很相信俺啦！朱老五，你可不知道，是輪班，東洋人，頂頂相信的。白利南路那條衖，也要算一個啦。可惜俺在滬東，已經拜了老頭子，要不然我就要拜他老頭子。可是，也碰巧，論輩分人通武俠，俺俠字輩，他武字輩，剛剛是他下一輩。可是——可是——這不必說了。俺想成全你。俺有錢，你那個花老，是誰哇？你得從實說呀！』

『花老。』董小二這次却不再淺笑了，皺一皺眉。『你別那麼看不起人家。人家好好兒是個規規矩矩的，你怎麼惡口傷人呀！』董小二對徐三第一次感到不以爲然。但也不再說什麼，喝上了一杯悶酒。

『哈哈！』徐三可有興頭。『女人就是花老，花老就是女人。你兄弟可還不知這門檻，也犯着這麼正經正經地。』

『斬頭的！』門外大嫂子，也學了句小姊妹裏罵人的口吻。探進頭來說。『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你別生氣呵！董二叔！可是你看中的那個嬸子，倒底是誰呢？』

說句天地良心話，董小二是沒法回答這句話的。今天是董小二口子稍欠愼重些，給說出了。那個黑三姐，自己雖然歡喜她，但自己實在不敢歡喜她。至少他和她隔着里多遠的距離，連追也追不上的。自己是拜過老頭子，喝過香灰酒，一個拳頭打出去，不管人家傷痛不傷痛的。黑三姐，可是清水那麼的一本正經。她那一付眼睛，一張嘴巴，會把你打出的拳頭收回來。這不是爲了她有女人那一分的媚；或是什麼。是爲了她那黑面孔下長了一付熱剌剌的靈魂。和男子那麼的一分氣派。這氣派會煬着你手，燒着你心，使你拜下去。

『眞的，俺可不知道。』董小二祇好討饒那兜地跟徐二倆說。『俺不過見了三會面。俺不敢不

佩服她。這個人，那氣派，那氣派有點像鄉裏頭叫俺兄弟去打菩薩的喬少爺。』

這時候，徐三嫂子，縮回頭去，房門外嘎嘎嗆嗆地起了陣燒柴聲，室內充滿了濃重的荳油味兒，使董小二喝了熱酒後，打上了二個噎。徐三聽到董小二這一說 ，倒抽了口氣。心頭不知怎麼地飛來了一種憂鬱。連自己也不知所以然。但他確有點厭惡。如其讓他看到那個董小二說的花老，他一定會別轉頭去。喬少爺這氣派，現在回想起來，就够討厭人啦。眞想揍他一頓哇！

就是這麼着，他們又談了些別的事，喝上二斤半酒，董小二從徐三家走了出來。

倒並不是爲了醉。自己此刻確有了一份不大近于眞實的妄想。想去表妹家，繼續那個黑三姐看。就朝那勞伯生路走。無軌電車的鈴聲，特別響的勁。勞伯生路上的行人，特別地擁的擠。有了三分酒意，就覺得應該有大一點的路讓他走。看這情形， 他就老生氣 。「俺做工的，眞不是人。連電車也要向俺腿上輾過去似地」。要不是他那表妹家住的近，他眞要伸過拳頭去，把挨在他旁邊的任何一個人底鼻子打下。

到了表妹家門口。表妹剛剛走出來，像要上那兒去。手裏還拿了本什麼書。董小二一看到那書，又好笑起來。表妹不是個孩子啦，還上那兒去讀書，表妹夫已經給他養了一個孩子。做母親的人還要打頭來識字，這就有點出奇啦！

『哦！你上那兒去。』但嘴裏還是那麼問。

『上黑三姐那里去問個字。』

『哈！黑三姐可知道那個。』嘴裏笑，心裏却在跳。『可讓俺一淘兒去哇？』接着，却又硬上了這一句。

『行啦！』表妹笑着答。『黑三姐不比別的人，滿大方，不怕你們這些醜男子，雖然她還是個姑娘呢。』

姑娘不姑娘，董小二可不管。董小二是有那樣一份心的，自己歡喜作算不是姑娘，也還不減他那份歡喜的份量。可是董小二還有那樣一份脾氣。越是歡喜，便越不敢觸犯她，連小手指兒搖一搖都不敢。孩子似地，生怕把自己心愛的糊人兒碰壞的。

倒回頭走過來；還是走回存善里。在二十七號一間後退間裏，他看到黑三姑娘了。

黑三姐非常歡迎他的到來。黑三姐那種大方的笑，大方的舉止，使董小二反而感到局促起來了。沒說半句話兒，儘坐在退間窗桌的一條小凳上。看那簡陋的一間，四壁倒貼上些不少的小對聯，和月份牌畫片兒。那張木床上，整齊地鋪着條清淨的被，床頭邊似乎也堆了幾本小書兒。董小二越看，可越起一層敬意。嗳，這一來，董小二連把『歡喜』那念頭也打斷啦。

『你別獃着呀！』黑三姐把表妹問的那幾個字致了， 便回過頭來跟董小二說 。『咱們是自己人，什麼話都好說。大家談談呀！』

『好的。好的。』董小二全失却了，那份拳頭打人的精神。三分酒意，却使他更警敏地管束了自己話語和行動。格格不出口地，不知說些什麼好。

『咱們是自己人，什麼話都好說。』黑三姐再加上了這一句。接着她又問起他那翻砂廠裏作工的情形。東洋人管理的怎麼樣？ 廠裏走狗多不多？……這一套工人間常常，碰頭便會問起的老話頭。董小二却像學生在先生面前考書似地簡單的回答了幾句。

『可是咱們那廠裏眞叫人氣死啦！』黑三姐滿起勁地說：『本來呢，咱們那織紡間裏，一個女工，是管一部車的。現在不同了，那車做的靈活了，差不多可用不着人管。所以一個人，便要

管上四部。當然咯，無論車怎麼靈活，比較管一部那時，總辛苦得多了。工錢也沒有加，老是六毛錢一天。』

『六毛錢一天？能够給這麼下去，倒也好。』表妹撅着那女人慣會使用的用以表示意見的嘴。接上來說。『俺剛聽到有人說。東洋人還要裁人呢。說一個人可管八部車。有一半人可裁了。但是現在有工會。怕工會裏人要來說話，也就沒實行。不過東洋矮子，多肚腸，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方法，不裁人也可以，反正有飯大家吃。仍舊讓俺在那里一個人管四部車，但是工錢，却要每人減二毛，輪推磨轉地塡補一下。』

『眞的，有那麼事情嗎？』黑三姐跳起來。眞有點像男子那麼的粗暴。『這咱們可不承認，咱們要打聽，打聽，先下手爲强。咱們一定要跟東洋人拼命哇！咱們情願餓死，不做東洋人的工！東洋人說，有飯大家吃。放他媽的賊狗屁。東洋人還不是想扣咱們二毛汗血錢，去塡他媽的肚！咱可不承認：咱就是一個人也要跟東洋人拼命！』

黑三姐眞是個性急的人。董小二此刻對她突然又從敬佩，移到畏懼那觀念上去了。黑三姐確是可怕的人。正如火那麼可怕。在冬天，濃雲密佈，冷風怒吼，誰都凍的瑟瑟的作抖，連透一透氣的膽量都沒有，怕會因此吸進了劍一般寒冷，喪了性命。這時候，便誰都記起火的用處。她對他們，却也正同這一樣。所以雖然可怕，却是越可怕，越使董小二越想接近她。

『你想。董大哥。』黑三姐竟把董小二叫起大哥來了。黑三姐有那樣一份心。做工的，誰都是兄弟姊妹一樣。誰都應該親親熱熱地稱兄道弟，別作生分那樣女孩子氣。她那麼地叫了一聲，又復訴苦似地說下去。『這事情，氣不氣。現在這世界，眞是咱們許多人汗血，供給一些少數人作飲料的世界了。一步逼近一步，來刻薄咱們，咱們可還受得了。看咱們手空空的打不下天下來。咱們一定要幹。幹出個數目來。』

黑三姐說着說着，突然轉了個身，跟表妹說去。

『這話那里來的，咱們要仔仔細細打聽一下哇！咱可不願這麼地讓他們立着割，睏着割，剝皮抽筋！』

董小二是同情這氣憤的。董小二想，俺在豐田紗廠裏，東洋老板也不缺那一份刻薄。一月裏，有四個禮拜天休息，便說，沒做工，領工錢，算作了賞工吧。名義上眞好聽，東洋人待俺工人多客氣，一個月，有四天賞工。可是，回過頭來看實際。告一天假，便得扣二天賞工，二天假，賞工就多沒了。三天假呢，沒有四天賞工，還要外加二天。說是照例類推。這一來，俺有病也得上工去啦！然而，有什麼話說。俺知道，俺爹娘根本是爲這批東洋人養下俺的。俺能喝醉了酒，伸出拳頭去打自己兄弟，俺可沒想那拳頭却也爲東洋人長的。此刻董小二酒意完全退盡了。全身却長上了一份力量，恨不得眼前就有個東洋人，給他三拳二腳！

黑三姐還是說那二句話：「打聽打聽？」接着，黑三姐又復獨自一個兒在退間裏踱起來！怪像個男子似的臉。在黑三姐腦子裏，可藏着百萬神兵哇。董小二想。

街上的電車聲，叫賣聲漸漸喧起來了，董小二告辭了出來。

『用着俺時，可叫表妹來叫俺哇！』董小二心底裏那種江湖精神，又被黑三姐這一份義憤，一派氣慨挑動了。『俺話是一句算數的。』

一禮拜後，董小二在泗陽樓茶樓喝茶，董小

二知道絹絲新廠的確是搖班了。但這幾天，董小二也得不到消息。總碰不到表妹。幾次到存善里去找徐三，也總是撲個空。有時，徐大嫂子招待他，給總斟上一杯茶，談些東家長西家短街坊上那些小新聞。問問徐三在那里，徐大嫂子，不說他上茶樓去啦，總說他去打牌啦。董小二想打聽打聽那老廠情形，會不會跟新廠合起來幹。也無法打聽得。徐三在老廠做，那里會不知道這底細，董小二想。徐三眞應該和黑三姐合起來一淘兒幹呀！

『他媽的。』坐在茶樓上獨自個兒喝茶，獨自個兒想；想不出一個數目，也懶數心頭氣似他『管他鳥賬。自己一雙手也管不了自己一張嘴！還去數別人家×毛！』

可是心雖然這麼想，耳朵還是立了起來，去聽他人的談論。

『搖班眞的搖下來啦，』『那隔桌上有這麼的一聲。董小二，即刻別轉頭去，那是一個短衫的工人。『那一天，呃，還是前五天哇，工廠裏果然來了個，減薪的掛牌！織綢間裏一部分女工，首先鬧了起來，衝出了工場，接着那些男工們也衝出來啦！東洋人立刻叫印度阿三關大門，派人跟他們說。想用軟手段，先給騙一騙。可是女工們多叫罵起來，不接受那一套胡說。把印度阿三推開一邊，自己拔了門閂，衝出來。』

『女工才利害得啦！』另一個穿黑綢夾袄的說。看他那樣子，也是自家兄弟。可是董小二從滬東轉到滬西還祇五個月，街坊上，江湖朋友，認的還少。不知他拜的是那老頭子。他接着，豁露一瘢，回憶似地，接下去。『朱家裏，你別小覷女人呵！女人的辣手段，我是嘗到過的。』

……

『但今天新廠可又開工啦！』那姓朱的工人，偏偏擺出一付不屑的神氣。

『眞的。——女人就沒有耐性哇！』黑綢夾袄也轉了一舵。『這就是月好晒不得穀，女好上不得屋。』

『倒也不是那一會事。』那工人邊喝茶邊說『是今天朱老五親自出馬，坐了汽車，在街上，捉那些路上走着的女工哪，碰到一個，捉一個。一捉上車，那些女工，也就情情願願上工啦！倒底做一天吃一天，沒有一禮拜硬勁好過呀！……』

『這手段不錯，這叫做不硬不軟。』黑夾袄又淡然地笑。『女人是看到硬，要叫；看到軟，要刁，不硬不軟，才好哇！哈……』

『哈哈！』董小二也傳染病似地和着笑起來。董小二還不曾笑完。眼前現了個黑影。吃驚似地一看。正是他那表妹。

『你來一下子，俺有話對你說。』表妹說着，就往下跑。神態匆忙，像有什麼要事。

董小二回了茶錢，跟了去。一顆心，不禁神秘地跳起來。

抹了個灣，他們走進存善里去。董小二這個跳着的心，差不多暴裂了。用得着俺啦！用得着俺啦！

二十七號後退室裏，黑三姐正在急得發跳。

『眞豈有此理，眞豈有此理』立刻轉過來，跟董小二說。『坐着汽車捉我們去上工 。 在這街頭，連咱們走路的自由也沒有了。連咱們情願挨餓等死的自由也沒有了。警察可也吃了東洋人的飯，連這樣白日搶劫，搶劫咱們汗血 ，也不管了。』

董小二覺得黑三姐的話，句句打入自己心底深處。心底一角裡一種說不出的隱秘，怎的突然失散了。董小二此刻倒沒有了虎檻裡爲貴婦人取手帕那一份義憤，祇漲上了一種爲自己掙扎的義務。想：這世界，就得讓俺有力氣的人來管管了

呢！在俺兄弟姊妹力氣上賺飯吃的，就得滾出去。

『俺講過，俺話一句，有什麼用得着俺，——』董小二拍拍胸。

『是呀！就請你明天到白利南路那一頭，靠兆豐公園去那一頭，揀個荒場，去等着，叫你打一隻走狗！一隻走狗呀！請你別把他放走哇！』

『這個嗎？俺話一句！俺有那鐵拳頭！打死不要你們去出頭！俺去頂。——』董小二許下這一分大願。在他，覺得跟這樣一個有力量的女孩子服務，可算是無上光榮。他最初是歡喜她，敬佩她，畏懼她，到現在，在她那發火的黑眼睛下，看出了她是個了不得的巨人，可就不得不聽命她了。自己也決沒有想從她個人取得什麼報酬的想頭。自己和她都是做工的，應該要從她學得一份義憤。爲她們挣回餓肚或等死的自由，他是必須這麼做的。

第二天上午。秋天的陽光，無力地撫着路旁草尖底露珠，董小二早在白利南路一角荒場上徘徊，手裏拿着條斧頭。惟恐給人發現，把斧口藏在背後衣服裏。睃着眼，四面看人。

沿白利南路零零落落地散珠那麼地走着幾多女工。每個人相距，不到一丈遠，像等着誰似地慢慢地在走。也像赴什麼集會去似地零落地走。

不多一會兒，從白利南路頭，那三义口上駛來了一輛汽車。向那些女工們趕來，女工們惟恐追及似地盡力向前奔。可是終於免不了這悲運，一個又一個的捉上汽車去。而汽車也將駛到了那董小二站着那個荒場旁來了。

黑三姐是最末的一個，一邊叫着，一邊跑。跑到那荒場，一隻黑大手又從車裏撩下來，差不離要把黑三姐領頭提住了。突然一斧頭飛過來，去了半個車窗。汽車停止了。董小二虎的跳上車，把那向黑三姐抓來那隻手，嚇的拉下車來。被捉上汽車的姑娘們，到這時，也有組織地叫喊起來。向一個大胖子朱老五撕撕拉拉地進攻。朱老五可機警，看這勢頭兒，算一算，知道她們這一次，是特地誘他那車子，到這荒涼地方來。這眞不是一會事！趕忙跳下車，自己逃命去！

那時候，董小二已經把那隻手，拖到荒場上。瞧！是徐三！是拜把子兄弟徐三！哇！不禁呆住了！

『俺可還不够朋友嗎？怎麼自家兄弟倒打起來了！』徐三涎着笑臉說！『請你放手哇，到俺家去喝上三斤花雕吧？』

董小二還是獃住。可不會把他放了手。看看黑三姐，那黑的皮色，黑的頭髮，黑的眉毛，黑的眼睛……是威權！是力！是鐵的意志！是鐵的命令！

『他就是那條走狗呀！榨咱們幾百個女工的血，去孝敬東洋人的走狗呀！』黑三姐終於叫了出來。

這叫聲，加了董小二一份精神，一份力量。一潮洪水，一把火給心角落裏舊感情，一個大掃除！

『着啦！俺那里够得上你朋友！你跟東洋人，老闆們够了朋友，俺可够你不上啦！俺祇有跟做工的够朋友！俺是吃那路飯，講那路話。俺要跟你一刀兩段，割斷那一份紅貼子！來！讓俺來試一試刀哇！——俺可還不够你朋友嗎？哈哈！徐三！』



理髮店

寶琴

「二姑娘，你不是病來着嗎？」

「可不是嗎？嫁了十二年，好容易有個小孩，誰知又小產了！」二姑娘左手握着吹髮電機，右手用梳挑着王太太的頭髮，無力地回答，心裏不知是怨是恨。

「那眞是心痛！」王太太同情地惋惜着。

「其實沒有更好，自己連飯都吃不上呢，那裏還敢要小孩？」

「那能那麼說呢，」王太太從鏡中望着二姑娘慘白無光的瘦影說道：「產婦的身體最虛弱了，你怎麼沒有歇一禮拜就出來了？」

「您眞會說笑話，」二姑娘從苦笑中掙扎出話來：「我們那能跟有錢人比呢！我們當家子病了十多天了，燒得整天說糊話，我還沒張羅着請大夫呢！」

強烈的燈光照得 她紅絲網着的 眼睛直淌淚水，說到傷心的地方，淚水更自然地流了出來，忙俯身掩拭，誰知整天挺着的腰板和雙腿，都僵硬得不能自由伸屈了。尤其是從小腿肚到脚後跟那一節，像有無量數的綉花針在亂扎，按說產後的弱軀，應該休息，但回想到瘋癱的公公，整天待人洗刷補綴而不一飽的婆婆，失業而又病重的丈夫，她那裏還敢偷閒？理髮店的規則，一告假就得扣薪，本來只有十塊錢一月，因爲小產已經告了三天假，再告假這一家四口人可吃什麼呢？

這位王太太是這店裏的老主顧，每回來時，總是找二姑娘替她洗頭，二姑娘見她爲人和善，常常向她訴苦，那位太太又好問個家長里短，聽她提到丈夫，接着又問：

「你的當家子不是在局裏作事嗎？」

「唉，這個年頭什麼都不講理的，他們局長一撤換，所有的職員都換了，接着庶務主任也換了，您想庶務主任一換，那些當差茶房那個留得住……」

外面一陣汽車聲，打斷了二姑娘的話頭，接着進來一位驕貴十足的闊太太，後面跟着一位似女僕而又似女伴的婦人，再後面還有一個跟班的男僕。這位太太一進門，女侍們都迎了上去，爭着脫大衣，讓座位，有工作的女侍們都躬腰致敬，二姑娘也跟着問了聲：「您來啦！」

那位太太一坐就坐在二姑娘 身旁的 理髮椅上，那女伴像是專來奉陪的，所以只在後排小椅上坐等着，跟班的長長地侍立在進門地方。那位太太坐定之後，用她那副失神的眼光掃射全室一週，帶有長鍊耳環的頭搖晃着，滿屋裏的人們都看見她那對發光的鑽石耳環。聰明的女侍們知道這是一位了不起的闊太太，趕緊一個送上茶來，一個遞上烟來，那個遞烟的小心地低聲問道：

「您先洗頭吧？」

那位太太誇富般伸出一隻帶有兩個鑽戒的手接過烟來，另一隻鑲着翡翠玉鐲的皓腕撫着自己已鬆的捲髮，望着對面的鏡子，那副向上翹的濃眉毛皺了皺，牛眼般的眼珠轉了轉，鷹準的鼻尖聳了聳，慢慢地問道：

「你們這裏誰洗得最好？」

「誰洗得都一樣，」伶俐的女侍敏捷地回答：

『只要好的，我可不怕多化錢。』用了懷疑的眼光又四邊射來，恰巧落在二姑娘的身上，見她正握着電機輕巧地給王太太擱頭髮，她看了似乎還滿意，用烟頭指着說道：

『就叫這個給我洗吧！』

『好』二姑娘乖覺地答道：『伺候完這份活，就來伺候您的。』

說着，把眼光送了過來，仔細端相，幾乎嚇了一跳，心想那有個女子長得這般高大，濃眉大眼，彎鈎的鼻端，大厚的嘴唇，粉面上透着青，尤其是睫毛兩旁和下攏的口緣的上下，更是一堆蒼然。雖然是抹粉塗脂，却也掩飾不了她那一臉橫肉，一臉殺氣。生得直是粗野，可惜了這身服裝，會披在她的身上，想着不免浮起一絲睥睨的竊笑，誰高興理這種顯富誇貴的人們，但她是主顧，那敢待慢？

強陪着笑，拿了毛巾，圍襟過來，闊太太先嗅了嗅，然後問道：

『這些東西都潔淨嗎？我的綉花旗袍可怕沾的！』

『潔淨的，不潔淨，我們也不敢拿來給主顧用。』

洗頭水剛舉到頭上，她又把頭閃開，厲聲問道：

『冰冷的怎能用？』

『溫和的，您放心吧！』

洗頭水剛倒下去，她又不住地搖着頭，弄得二姑娘不知往那邊倒合適。愈小心愈出錯，一下子洗頭水濺到前面圍襟上了，闊太太跳起來問道：

『叫你小心，你偏不小心，你知道我這綉花旗袍怕沾嗎？』

二姑娘一面急拿塊毛巾來擦，一面想說你這樣有錢，壞了，再做一件好了，話已到口邊，却又咽了回去，默默擦完了，又來倒洗頭水。心裏却憤憤不平，才有一滴水落到圍襟上，準會透到衣服上嗎？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嚷！即使沾了，也不是存心的。反正有的是錢，再作一件，有什麼關係？人家都說窮人小氣，敢情闊人更小氣！大家不都一樣是人嗎 ？ 你就敢仗着錢叱責別人嗎？想着，抬起頭來，望到鏡中自己的頭正和被洗的上下成一條直線。不都是一條鼻子兩隻眼睛嗎、憑什麼人敢欺侮人？恨不得順手給她一個耳光，但是手却伸不出來，只覺得兩手又漲又痛，肥皂水滲到裂縫裏，又像綉花針刺着一樣尖痛，兩條腿已經酸痛得麻木了，兩隻脚心却一抽一抽的乾痛這引起她滿懷的憤恨怨懟：

『眞她媽的，自己長着兩手動也不動，還要叫人來洗頭 ，天下那有這樣的事！莫怪三姑娘說，窮人眞是沒法活下去了……』

想到這裏，一幅三姑娘來辭行的情景又懷懷到眼前。

那是去年一個冬夜吧。公公婆婆已經睡了，丈夫還沒回來，自己因爲等門，縫着白色的女侍制服。忽然聽見敲門聲，以爲是丈夫回來了，誰知進來的却是一團黑東西，二姐嚇得剛要叫了出來，那黑團裏早已跳出一個人來，那正是三姑娘，大雜院裏說話不方便，兩人相携進了屋裏。

『爲什麼這晚還跑出來？』

『特來辭行的，也許咱們從此見不着了。』

『這是什麼話？像你這樣豁亮的人，總不至於因爲掌櫃的散了你就要……』

『二姐，你眞是老實，你怕我自殺嗎？我才不平白無故死呢！』

『那你爲什麼要走呢，打算上什麼地方？』

『那你就別管了，反正我再也不當理髮館裏的女招待了，一個月賺來的錢，也養活不了我的

一家，與其白白餓死了，不如出去撞一撞，成功了更好，不成功反正也只有一死。這個社會眞是太不平了，閒的人閒死，累的人累死。那些閒的人還要想着法兒來欺侮累的人，我可不能再受這個累了。我們這些受累的人非得合起夥來，幹他一下，不能有出頭的日子……

『幹什麼？我也願意湊上一份。』

『你也願意？那咱們都是同志了，你就跟我走吧！』

同志這個名詞，雖然自己不甚了解，但據一般人推測和應用，準是一個帶有危險性的名稱。再回想到三姐在店裏一切言語舉動都表示着氣憤不平，掌櫃的背地裏也說過她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女流，這次被散，就是因爲她話說重了，得罪了主顧，也許她眞是帶有危險性的，想到這裏，二姐遲疑了，三姐等了半天，沒有下文，簡捷地說道：

『咱們在店裏時是最好的夥伴，所以臨行來辭個行，再見吧！』

三姐就這樣走了一年了，從她妹妹手裏得過她三封信，自己也從她妹妹手裏轉過幾封信。據她來信的口氣，她是很快樂的，難道她眞得了好處？她說她成功之後，不但救了她自己，還救了所有受累的人，但是爲什麼自己還沒得救呢？難道她正在夢着，沒有成功嗎？……

閻太太一聲的叫喊　，才把二姑娘的思路遮斷。原來閻太太洗頭洗餓了，吩咐跟班的到隔壁的飯館裏去叫雞絲炒麵，三鮮包子。一方面又要喝茶，二姑娘忙叫人來遞茶，閻太太嫌自己面前那杯太涼了，那個小女侍又斟了一碗來，她卻又嫌太燙了　。小女侍忍耐地用兩隻杯倒來倒去涼着。閻太太眞是須要潤喉了吧？聽她一聲兩聲的乾咳，一口兩口的吐痰，從她進來到現在地上已洒滿了青而黃的濃痰，掌櫃的雖然心痛自己花漆布的地毯，但她是闊主顧　，而且又是第一次光顧，那敢待慢？還不時地走過來問候，要不要吃些蜜橘清火？二姑娘瞧着看着，眞是噁心肉麻。自己當了二年多的女侍　，所見的主顧也不下萬人，但從來不會見過這樣的怪物。大約愈闊的排場愈大，也愈討厭吧？二姑娘的面上一陣一陣地露出青來，顯出白來　，恨不得乘着兩手替她撓頭的時候，把她的頭撳到腔子裏去。只是偪於情勢，不得不耐住火性工作。心裏卻不住的自詰，她憑什麼這樣輕閒自在，自己爲什麼還樣受苦受累？

閻太太半瞇縫着眼，舒適地坐在籐圈椅上，叫她的女伴給三爺打電話，報告他她們正在理髮呢。電話裏三爺叫她們快回來，到北京飯店吃晚飯，然後再到哈爾飛聽戲。 閻太太嫌女伴不會答話，突然立起身來，也不怕肥皂水沾了綉花旗袍，急去接電話，二姑娘跟在後面，用乾毛巾托着她的頭髮。

『撓得也不痛快，乾脆給我沖吧！』閻太太接完電話，回過頭來吩咐二姑娘。

二姑娘那敢待慢，一聲「預備水，」應的就有三四個。一個拿乾毛巾，一個洗白瓷盆，一個調冷熱水管。閻太太得意地走到沖髮盆旁坐下，又吩咐道：

『我的頭火大，把水對得熱點，給我使勁兒一澆！』

二姐接過水管籠頭來，一手試着水的溫度，慢慢地往頭上沖來，閻太太嘴裏還直嚷：『還得熱，還得熱！』

忽然閻太太跳了起來，順手拍地一響打在二姑娘的右臉上，惱着吼道：

『你要燙死我嗎，死不了的丫頭！』

掌櫃的，管賬的，女侍們，連那邊男部的理

髮師都圍了攏來，掌櫃的惟有請安陪不是，闊太太嚷嚷道：

『我一進門來，就看見她滿面殺氣，沒有存着好心。』

『她是個窮了頭，那裏敢！』

『那里敢！剛才給我攙頭時，她板着面孔，一點笑容也沒有。一個手藝人那許這樣不和氣，簡直存心要害死我！掌櫃的你非得把她開除，這倒不是爲我個人，我是爲所有的主顧設想。你要是不開她，我就叫公安局長來封你的門！』

掌櫃的走到二姑娘身旁叫她過去陪不是，二姑娘被她一打一吼，不知是嚇的抑是氣的，覺得天也轉了，地也轉了，眼前一片昏花，耳裏鳴鳴叫着。這時被掌櫃的推了一把，才清醒過來，一看自己四週包圍得水洩不通，自己的對面就是自己的敵人，牛眼般的烏珠睜得益發大了，兩條毛毛蟲般的濃眉倒豎着，頭上的水點從髮根流下來，到了臉上，身上，頭上還兀自冒着熱氣。二姑娘看着又好笑又好氣，兩個拳頭捻得鐵一般硬，胸口一起一落地喘着。她打了人，還要給她陪不是，哼，等着吧！二姑娘不動，也不言語，挺直了腰板，仰着頭，面上罩着嚴霜。急得掌櫃撫着大肚皮，直向闊太太請安，其餘看熱鬧的也跟着說好話，闊太太自然不能這樣就甘休，又問掌櫃道：

『她是你的女兒嗎，要你這樣袒護着？你不開了她，我就叫公安局長封你的鋪面。』

說着，便喝令剛要把炒麪包子端上來的跟班，往公安局長宅裏要電話，掌櫃的又氣又急，覺得二姑娘近來也染上三姑娘的皮氣，一天比一天强横起來，將來也許還要惹別的簍子，不如借此開了她，還可討闊太太的好，於是命令賬房的快給二姑娘結賬。二姑娘覺得掌櫃的太趨炎附勢了，自己絲毫沒有過錯，平白無故地辭退人！正在洶湧的熱血更沸騰起來，滿眼冒着火星，好像自己的身子膨脹得比理髮室還高還大，一切的人物都在她的脚下，她如猛虎般撲了過去，抓住闊太太的頭髮，連着三拳，大家才把二姑娘拉開，闊太太邊哭邊嚷快叫巡警，二姑娘乘勢逃了出來。

凜冽的寒風，吹到身上，才把她吹醒過來，店是再也回不去了，自己現在也失業了，回想到找個職業的煩難和艱辛，不禁又失悔自己方才太鹵莽了，現在到那里去！回家吧？但是家裏病的病着，餓的餓着，自己手裏一個錢也沒有，回家去，不也一樣餓死嗎！

『唉，我不忍見他們餓死，我也不能平白無故地餓死。』二姑娘瘋狂地向前跑着，忽然三姑娘一團黑影閃到眼前，姑站住了，回憶過去的一切。

『不如我三姐去！』最後她決定了，於是轉入一個小而且黑的胡同裏去訪在店裏和自己說得來，而現在正在家病着的五姑娘，託她給自己家裏捎個信，順便向她辭個行。



原文献残缺